

前 言

《不屈的农奴》，是一本甘孜藏族自治州翻身农奴家史的记录。书中选编的二十四篇家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记述了藏族人民的苦难、斗争和翻身的史实；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歌颂了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全州面积一十五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是川藏高原的一部分。全州六十七万人口中，藏族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他还居住着彝、回、汉等民族。

高原上，从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到波涛汹涌的金沙江，雪峰耸立，草原毗连，激流奔腾，森林茂密，一派壮丽雄奇的风光，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藏族劳动人民，在河流两岸开垦了成片的良田，在草原、山麓放牧着成群的牛羊，并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文化。但是，直到解放前，这里仍然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阶段。

列宁在谈到农奴制时指出：“**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由此就有农奴制这一概念。**”在农奴社会里，一小撮农奴主（包括土司、头人、寺庙上层喇嘛）霸占着几乎全部的土地、草场和牲畜。

处于依附地位的农奴，为了得到一份差地，不知付出了多少名目繁多、数量繁重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加上支不完的“乌拉”（差役）、多如牛毛的捐税、苛刻无比的高利贷，广大农奴往往被压榨到赤贫的境地，不少人被迫讨口、流浪，甚至沦为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农奴社会里，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农奴制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喇嘛寺庙的反动上层和土司、头人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则享有很大的特权。特别是喇嘛寺庙，它不仅使大量的劳动力脱离生产，征用大量劳动力为寺庙服役，而且用种种荒诞的宗教迷信思想从精神上奴役群众。为了维护腐朽黑暗的农奴制度，寺庙还设有监狱、法庭、军队、刑罚等反动专政工具。寺庙反动上层同土司、头人互相勾结，用割鼻、割耳、挖眼、抽脚筋、挖心、活剐、活埋等数十种酷刑，对广大农奴实行极其野蛮残暴的反革命专政。这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和历代的反动统治，是这个地区处于长期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社会里，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从未停息。反抗的方式，从怠工、逃跑、毁坏农具、杀死农奴主，直到大规模的起义时有发生，沉重地打击了农奴主的反动统治。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充分显示了藏族人民不甘屈辱、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在红军长征路过这个地区时，藏族人民接受了革命的真理，积极支援红军，参加红军，写下了藏汉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新篇章。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广大农奴创造历史的

伟大力量冲天似地爆发出来。他们团结奋起，勇往直前，为铲除黑暗的农奴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英勇斗争。经过一九五六年开始的民主改革和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粉碎了一小撮反动农奴主的疯狂抵抗和破坏。甘孜藏族地区，从腐朽的农奴制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把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猛地推向前进。人民公社普遍建立并得到巩固，民族干部茁壮成长，民族团结空前增强，农牧业、工业交通和文教卫生事业飞速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涌现，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翻身农奴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把翻身农奴的家史记录下来，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愿望。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指示，曾到甘孜藏族自治州深入群众，广泛收集材料，并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文教局的同志一道，整理、

编写了这本家史——《不屈的农奴》。这本家史，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一部比较好的材料。在收集整理过程中，得到甘孜自治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翻身农奴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以及担任翻译同志们的大力协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和语言不通的限制，书中不足之处一定不少，诚恳地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提出批评。

甘孜藏族自治州文教局 编写组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七五年二月

目 录

红太阳照我向前进·····	洛 泽 (1)
血染差途 仇恨冲天·····	泽 呷 (14)
挣脱锁链的人·····	尺 召 (28)
一根马缰绳 两代血泪恨·····	拉 佩 (36)
苦难的科巴站起来·····	邓珠娜姆 (46)
决不准吃人的“政教合一”复辟·····	扎 洛 (54)
痛诉一腿牛肉债·····	益 呷 (62)
“活鬼”的新生·····	斯朗志玛 (70)
忘不了的伤痕·····	阿壤拉姆 (80)
满腔仇恨诉乌拉·····	洛 惹 (88)
不屈的山鹰·····	沙 加 (97)
扎绕山上红旗飘·····	妞 妞 (108)
锅庄场上斗志昂·····	尕玛他生 (116)
穷苦扎巴求解放·····	年 他 (124)
我们不愿做奴隶·····	布 穷 (133)
红军的话儿记心上·····	志玛青措 (142)
世世代代记住这笔账·····	她翁志玛 (152)
毛主席给了我双眼·····	阿妈帕里 (160)
波日山下迎亲人·····	阿依洛线 (169)

抗震救灾话今昔·····	扎西泽登 (176)
大女儿的惨死·····	白马错 (187)
雪肯的女儿上大学·····	日 珠 (195)
革命路上永不停·····	巴 珍 (201)
格桑花开永朝阳·····	赤乃彭错 (209)

红太阳照我向前进

洛 泽

清晨，庄严亲切的《东方红》歌声从广播中传来，声声都印在我心坎上。

红太阳升起来了。迎着金色的光辉，我热血沸腾，久久地凝视着东方，激起了我无限的遐想。从漫漫长夜过来的人，最珍惜太阳的光辉；熬过严冬苦寒的娃子，最懂得太阳的温暖。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翻身农奴前进的大道上，到处洒满了红太阳的光辉，我怎么不对红太阳满怀深情，无比热爱！

七岁的“罪人”

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农奴制度下广阔的石渠草原，就象我们农奴的一个无边无际的苦海。

我在这苦海中刚泡到六岁，就被迫到牧主耳日家当娃子了。

去耳日家的头天晚上，阿妈爱抚地喊我到她身边，深情地把我从未见过的阿爸、阿哥的事告诉了我。闪烁的牛粪火光，照见了阿妈悲愤的双眼。她说：“阿泽啊，还是你下地之前，国民党匪兵来抢我们家的牛羊，把你阿爸打死，把你两个阿哥抓走了。你的阿姐后来也被拉去当娃子了……”那一晚，阿妈守着我没有合眼，仇恨的种子撒在我心的深处。

在耳目家，他们逼着我去放牧两三百只牛羊。从早到晚，两头不见亮。饿得慌了，我找点野大黄、生白菌来咽下。冻得发抖，我就把脚塞进热牛粪里暖一暖。

有一天，我赶着牛羊回来，又冷又饿，四肢发软，头上冷汗淋淋。耳目摇头摆尾走过来，拍拍这头牛的背，摸摸那头牛的肚子，翻着白眼，故意地说：“臭娃子，你让我的牛饿肚子，我也叫你饿肚子，你今天休想吃东西！”说完就钻进帐篷去了。帐篷里烟雾腾腾，冒出一股股酒肉的气味。我心想：“这家伙跟狼一样狠啊！我不给你放牛放羊，哪里来的奶子和酥油？累了一天，为什么不给我吃的？”我转过身就钻进耳目家存放东西的帐篷，在那堆着比人还高的粮包和酥油袋里，拿了一小坨酥油。刚跨出帐篷，一头撞到一个人身上。我抬头一看，正对着耳目双眼射出的凶光。他哼哧一声，扬起那熊掌似的巴掌就是一下，我耳边嗡地一声，扑倒在地上。这时候呀！我怒火满腔，就地一滚，跳将起来，指着他帐篷里热气腾腾的牛肉锅质问道：“你的肚子成天装肉灌酒，我的肚子为啥就该空着？”耳目的两手不停地抖着，气得直哼，又飞起一脚把我踢翻在地。他骑上马，连声吼叫：“小东西，你还有理？变了牛羊要晓得鞭子的厉害，我叫你晓得这个道理！”话还没有说完，他猛抽一鞭，就打马往菊母寺那个方向跑去。

第二天，来了两个凶神恶煞的喇嘛把我捆起，推到了菊母寺。豺狼和豹子是走在一路的，反动喇嘛同牧主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我被拖到经堂上，一看，上面坐着三个人。一个是菊母寺的活佛，一个是大头人，还有一个是国民党匪军的军官。大头人见我来了，他斜眉吊眼地瞅着，诬我“偷”酥油的事，我还是用回答耳目的话回答他。他见我不吃硬的，又装出一副笑脸，要我认“罪”。我

心想，饿了吃一点酥油，哪来的罪呀！唬了我一阵，我只是一个不理。大头人气得脸上青一阵又白一阵。那活佛见半天问不出个结果，就插嘴说：“你生就的贼骨头、穷娃子，有不偷东西的？”烧沸了的酥油见不得火，活佛的话一下激起了我心中的愤怒。我气极了，使尽浑身的力气连声喊：“我没偷！没偷！就是没偷！”活佛的脸色一下刷白，佛珠在他手上喇喇颤抖。接着，那个匪军官在一旁连声地吼起来：“臭小子，我叫菩萨好好管教你！”他在活佛耳边叽咕了几句，活佛那个翻白眼珠一转，突然惊叫起来：“中邪了！中邪了！来人，给这小东西除邪去！”

两个铁棒喇嘛^①上来扒去了我的衣服，把我拖到寺庙后荒坡上的一根杆子前。这根杆子是专门吊人的。我当娃子以前，有时从附近走过，见到不少穷苦的乡亲被吊在上面。今天他们要吊我了。我心里正在盘算，但是铁棒喇嘛的嚎叫，一下使我清醒了。阿妈的话，顿时在我耳边响起，为了不让牛羊被抢，阿爸曾同国民党匪军搏斗，阿哥还提着刀砍杀匪兵，那时才几岁的阿姐也抡起小拳头打那些魔鬼。我心里积满了仇恨，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统统打死。铁棒喇嘛把我高高地倒吊在木杆上，飞舞的皮鞭，象毒蛇一样咬扯着我的皮肉。我咬着牙，憋住气，无论如何不哼一声。尽管是严冬天气，我仍然痛得汗水直往下淌。倒吊久了，我只觉得两眼发胀，胸口发闷，脑袋就象要炸裂一样，耳朵里不断嗡嗡地响，但是我仍听得到凶手们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皮鞭呜呜地卷起旋风，……不知什么时候，我在他们罪恶的皮鞭下昏迷过去了……

我在寺庙的监狱里被关了两个多月，成天拖着脚镣手铐，身上

^①铁棒喇嘛：寺庙里专门负责执行法律的喇嘛。

伤痕重伤痕，血疤凝血疤。他们见我死不认罪，就使出了另一条毒计。一个阴沉沉的傍晚，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坡上，逼着一些穷苦的乡亲和小扎巴围拢来，一个满脸杀气的家伙高声嚷着：“洛泽是一个浑身沾满邪气的‘罪人’，……不准他同家里人见面，不准……他家的全部财产没收，交给耳日作为赔偿。……三天之内离开石渠县境，如有违令，就要处死！”

这时我才七岁啊！我望着茫茫的草原，却望不到尽头。我被他们撵走了，却不准我的阿妈、阿姐来看看我！深仇大恨凝结在心头，我恨透了耳日，恨透了国民党匪军，恨透了土司、头人和面善心恶的活佛，这些魔鬼想把我撵出人世，我偏要活下去。

旧恨添新仇

怀着刻骨的仇恨，我离开了家乡。

我走啊，雪地留下的脚印中渗着血迹。

我走啊，岩窝里留下的乱草上凝着泪痕。

那些日子里，伴着我的只有一个烂木碗，一根打狗棍。我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从一个部落走到另一个部落。不知过了好久，我只觉得扎巴皮袄越来越短，打狗棍没原来的长，烂木碗也变了许多。在苦难中，我长大起来了，离有力气报仇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没想到，报仇的日子真的到了眼前啦！我讨口来到一个牛场上，听一位穷苦的阿尼^①说：“不久前高原上降下了天兵，每一个

^①阿尼：即老大爷。



天兵头上都有一颗红光闪耀的五星。那红星发出的光芒象万支金箭，牧主、头人见了吓掉魂；那红星发出的光芒又象万支火把，穷人、娃子见了找到光明。”我听得入神了，急不可待地问：“是真的吗？”阿尼抚着我的头说：“真的，有人见过啦！”听了阿尼的话，望着他脸上的笑容，我满怀着希望，泪水一下涌出了眼眶，我决心找头戴红星的天兵去。

迎着漫天雪花，踏着遍地冰凌，我一路讨口，一路打听，来到一个叫玛当坝都的地方。我只顾往前赶路，突然从路旁传来一声叫唤：“小讨口的，过来！”我回头一看，那里是一座乌拉站，门前站着一个穿羔儿皮袍的胖小子。我没理他，转身又往前走。他又叫起来：“喂，过来，给你吃的！”那时，我一心想找到天

兵来杀尽那些豺狼，我只顾赶路，饿得发慌也不觉得。那小崽子的话提醒了我，我想，能要点东西路上吃，赶路更快，便停住脚步望着。谁知那小子一阵干笑，做着鬼脸：“来，我屙屎给你吃！”听了这话，一股怒气陡然在我心中冲起。“哼！救穷人的天兵都快来了，你这崽子还这么欺侮人！”我气不过，就扑了上去。那崽子吓得直叫嚷：“杀人呀！杀人呀！”正在这时，房子里忽地跑出两个藏兵来把我抓住。接着又撞出一个戴眼镜的大肚子老家伙，他扑上来，就是一巴掌，我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他一边用皮靴踢我，一边嚎叫：“你这小妖魔，要杀我儿子，看我斩断你的爪子！”我撑着身子，闪闪发亮的红星就象一下出现在面前，我指着他大声地说：“戴红星的天兵已经到了草原上，你们还敢横行霸道？”那老家伙的镜片上闪着寒光，咬牙切齿地嚷道：“这穷小子，还要去找天兵哩，看我先宰了你的腿！”

两个藏兵把我拖进乌拉站，用牛皮绳把我吊上高高的屋梁。戴眼镜的老家伙还在不停地叫骂：“看你去找天兵吧！等我办完了公事再来收拾你！”

从上午到黄昏，那些吃人的野兽把我折磨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我不知道他们还要怎样来迫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去找天兵来收拾这些恶狼。

太阳落坡的时候，那只老狼带着四个藏兵又出现在我面前。那老狼的脸上布满了杀气。两个藏兵把我放下来，用绳子把我的四肢捆在木板上。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就挣足了全身的劲骂道：“你这头老狼，你把我吃了嘛！你整死我，天兵会给我报仇的！”那老狼冷笑一声，呲着牙说：“整死你？你想死还不得行哩，我偏要把你弄个半死不活。”这个歹毒的家伙叫了声“钉！”

一个藏兵就把一根竹钉钉进了我的手心。一阵钻心的剧痛，使我的肝胆都象炸裂了一样，等到手心、脚心都钉上竹钉，我已经昏过去了。

剧痛使我昏死过去，剧痛又使我苏醒转来。我一睁开眼，那老狼就问道：“还找天兵吗？”我答道：“你怕我找天兵，我就偏偏要找！”老狼气红了眼，向那几个藏兵吼道：“再给我钉！”话音刚落，一个藏兵拿来四根生锈的铁钉，把我的手脚都钉在木板上。就这样，他们把我一直折磨到深夜。可是，这条黑心的老狼还不罢休，又吼叫藏兵把铁钉、竹钉一根一根拔出来。抽一根，摇一下，每摇一下，每抽一根，都象有一把尖刀在剜我的心。不等抽完，我又昏死过去了。后来，他们把我关进了一间石砌的黑屋。

刺骨的寒气把我冷醒过来，我只觉得四肢象火烧油炸一样难受。白天的事又浮在眼前，耳边又响起那老狼的声音：“你还去找天兵吗？”我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找到天兵，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地躺下了。

深夜，我被一声声亲切又急促的呼唤声叫醒。睁眼一看，一位阿尼正把我抱在怀里。他见我醒来，轻轻地对我说：“孩子，快逃吧！明天他们要挖你的眼睛，抽你的脚筋啦！”“什么？”我惊愕地望着阿尼。他又对我说了一遍。我听懂了他的话，泪水直往下滴，叫了声“阿尼”，就搂紧了他的脖子。过了一会儿，阿尼在我耳边轻声说：“孩子，天兵已经到了石渠草原，那就是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啊！你快去找他们吧！”听到说金珠玛，我急忙问道：“就是头上戴着红星的天兵吗？”阿尼连连点头。他为我包扎好两只脚，把我背出牢房，又走一长段路，才把我放下。我望着阿尼，喃喃地说：“阿尼，你……”阿尼塞给我一个装满

糍粑的口袋和一根棍子，急切地说：“放心吧，孩子。既然光明已在眼前，就决不能再让魔鬼轻易把我吃掉！你快走吧。”说着，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要我上路。

黑夜沉沉，风雪漫漫。我忍着绞心的疼痛，艰难地挪开步子。为了找到救星，就是爬，我也要爬着去啊！我总看见那颗红星在眼前闪闪发光，我在心中默念着：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啊，小洛泽爬着找你们来啦！

找到了救星

走啊，走啊！我忍着剧痛，好不容易爬到了海子山，手脚都肿得失去了知觉，只好爬到一个山洞里歇下来。靠了寻找金珠玛的心愿，靠了阿尼留给我的糍粑，我把雪花和着糍粑吞，找来草药敷扎伤口，等到能勉强走路，我又继续往前奔去。

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岭，也不知淌过了多少水流。日日夜夜，风里雨里，我熬到十四岁了。有一天，听说离金珠玛住的县城不远了，我彻夜不停地往前赶路。我爬上一层山岗，坐在山脊的一块石头上，想到马上就要找到金珠玛，激动得泪水扑簌扑簌往下掉……

一霎间，象通天的火把在天边举起，一轮红日腾腾升起，我目不转睛地望着金光灿烂的太阳。突然，耳边响起一阵嘹亮的歌声：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唱歌的人就在附近，我象展翅的小鹰，迎着阳光，寻着歌声飞一样地跑去。一个阿姐正赶着羊群，她一边走，一边高声地歌唱。我便跑去问她：“阿姐，你看见金珠玛了吗？他们头上戴着红星……”她笑了笑，亲切地说：“看见了！他们就住在前面！”我急忙说：“阿姐！你快带我去吧！”阿姐引我到一个小土坡上，指着远处洒满阳光的一片草场。那里有几座帐篷，帐篷上火苗儿一样的红旗正迎着晨风飘扬。“阿弟，看见了吗？飘着红旗的帐篷里住的就是毛主席派来的金珠玛，快去吧！”听完阿姐的话，我象经历了漫长的黑夜，突然看到雪山顶上露出一线曙光。我象长上了翅膀，掠过湿漉漉的青草，跃过亮闪闪的水流，飞到了红旗下，看到了那闪闪的红星，投进了金珠玛的怀抱。我拉着一位年纪较大的金珠玛的手连声地说：“救星，我终于找到你们啦！”这位金珠玛热情地把我接进了帐篷，指向挂着的毛主席像片，亲切地说：“阿弟，毛主席他老人家才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啊！”

在毛主席像前，我注视着老人家慈祥的笑容，看啊看，激动的眼泪成串地挂下来，洗尽了我脸上的灰土，浸湿了亲人的衣襟。我这个七岁就被判为“罪人”的小娃子，终于结束了那暗无天日的生活。

不久，我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离别多年的阿妈。望着她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我哭了。阿妈抚着我满是伤痕的双手，伤心得浑身打颤。阿妈心疼地说：“阿泽，……你阿姐还在给牧主当娃子呀！”

那以后，我给金珠玛送信、带路……浑身都象有使不完的劲。有一天，我在路上迎面碰到同活佛一起判我为“罪人”的那个大

头人。他见我穿着金珠玛给我的衣服，把我叫住，恶狠狠地直嚷：“你这个罪人，竟敢跑回来，你不想活啦！三天之内给我滚出石渠县！”新仇旧恨顿时涌上心头，我怒视着，不紧不慢地答道：“我跟金珠玛做事，你少管！”说完“呸”了一声，转身就走。背后，还听到那家伙冲着我结结巴巴地吼叫：“穷……娃子，放……放明白点，……共产党是河里的水，我们是水里的石头。”

仇恨在我心中翻滚，我迳直跑到金珠玛的帐篷里，向金珠玛首长诉说了活佛、头人残酷迫害我的情况。首长叫我坐下，慢慢地给我讲革命的道理，讲党的政策，最后他指着毛主席的像坚定地说：“毛主席同广大农奴心连心，他老人家最懂得农奴们的革命要求。只要我们照着毛主席规定的方针、政策去做，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他把我满是伤痕的手紧紧握着，亲切地说：“洛泽，革命可不只是报个人的仇呀！我们要把广大农奴团结起来，为推翻整个剥削阶级而斗争！”我久久地望着毛主席像，心中反复地默念着那些革命道理。

在金珠玛的关怀下，我不断成长。这时我已十六岁了。

一九五六年，党让我作为穷苦牧民的代表，到内地去参观。第一次到了北京——我日夜想念的地方。“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幸福地见到了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我情不自禁地举起这农奴的双手向着天安门城楼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沸腾的人海里，我多么盼望能更近地见到毛主席，把我们农奴的知心话说给他老人家听啊！

从祖国各地参观回来，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们广大农奴也要象汉族劳动人民一样，把剥削阶级都打翻在地，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毛主席万岁！”

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很快就开始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不甘罢休的，他们竟疯狂地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在激烈的民主改革斗争中，我当上了民兵排长，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

一九五八年初春的一个早上，一群土匪偷偷摸摸窜到菊母寺附近，抢走了群众的六百多头牛羊。当时，民兵排的同志都外出配合金珠玛执行任务去了，留下我正准备去县里开会。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声，燃起了我一股无名怒火。我急忙提起步枪，背上子弹，顺着敌人的足迹追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把那股土匪打跑了，夺回了全部牛羊。当我把牛羊赶回村时，乡亲们都迎上来称赞，我急忙说：“是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呀！”

在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下，我们的民兵排迅速成长起来。

一九六〇年四月，党决定派我到北京出席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喜讯传来，乡亲们跳起欢乐的舞蹈，阿妈为我拿出最好的衣裳。

我跨上枣红马离开了家乡，民改后的石渠草原一片喜气洋洋。

到了毛主席身边，我同各族民兵的代表都迫切地期待着最幸福的时刻快快到来。

这一天来到了。我终身难忘的这一天啊！天空分外爽朗，阳光格外明媚。我们在草坪上站好队，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这一刻，高原农奴的苦难和斗争，临行时阿妈的深情嘱托，乡亲们的

亲切叮咛，一齐涌上心头。一会，人群欢腾起来。我眼前忽地一亮，毛主席来了！毛主席迎着我们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一阵。顿时，我热泪滚滚，目不转睛地盯着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正慈祥地向我们微笑，向我们招手哩！毛主席握住我的手了！多温暖的大手，多坚实的大手啊！一股热流在我全身疾速地激荡，准备好的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我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连连喊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毛主席和其他的首长都走了，毛主席的笑容还在我面前，无比的幸福象泉水一样从我心中涌出，在胸中翻滚。我把双手举到眼前，叨念着这双手啊，这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巨变！望着这双手啊，我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毛主席万岁！”我带着党中央送给我的毛主席著作和一只崭新的半自动步枪，更明白了今后应当怎样去战斗。

胜利向前进

在我们草原上，暴雨之后才有一碧如洗，飞虹腾空的美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也只有经过艰巨的斗争才能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那是一九六二年，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十分嚣张。上级党委决定调我到蒙宜乡去工作，临行时，领导同志告诉我：“那里的情况十分复杂，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疯狂反攻倒算，打击民改积极分子，抢劫集体财产，甚至组织暗害活动。任务很艰巨啊！”我点点头，暗暗下定决心，一到蒙宜，我和广大翻身农奴一起就投入紧张的斗争。

阶级敌人的活动激起了翻身农奴无比的愤恨。无论走到那里，都听到了阿尼、阿婶控诉敌人的罪行，要求对敌人进行坚决打击。望着阿尼、阿婶们，民政前农奴们的痛苦生活又浮现在我眼前。幸福的生活决不能让敌人破坏，乡亲们过去的苦难决不能重演。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武装中队队长，一定要搞好民兵工作，用我们手中的枪杆子，狠狠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我们的美好生活。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一看，哪里还象个家啊！帐篷已被撕成了一堆破烂。吃的、穿的被抢得精光，家俱都砸得稀烂。敌人的暗害，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仇恨。我翻身上马到牧场上去了。广大翻身农奴都行动起来，和我们一道展开了激烈的对敌斗争。

失败的敌人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他们偷偷用石头把我那匹枣红马的腿砸断了。我就用自己的钱又买了一匹马，不久，也遭到敌人暗害。这些鬼鬼祟祟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只能说明敌人的虚弱。在党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的战斗作用，在广大翻身农奴的积极配合下，很快破获了敌人的反革命组织，逮捕了万恶的反革命分子。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牧业合作社巩固了，人民公社诞生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大踏步向前迈进。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石渠草原啊，从来没有这样的美丽。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又象万道金光照征途，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应当怎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敌人，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翻身农奴继续革命，一往无前的步伐。

血染差途 仇恨冲天

泽 呷

德格县的扬西村，山青水秀，土地肥沃。这块便于耕种，适合放牧的好地方，就是我亲爱的家乡。可是，解放前，德格土司、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寺庙反动上层相勾结，在这里实行三位一体、政教合一的反动统治，使这块美好的地方长期处在黑暗、落后的状态。

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摧毁了万恶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合作社，初步改变了这个穷山沟的面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成立了人民公社，扬西的变化更大了，成为德格县先进的社队之一。

每当我看到山花烂漫，连年丰收的扬西，不由得想起我阿爸朱扎和扬西村的前辈们度过的悲惨年月和走过的艰苦道路。

一

一九二三年的康藏高原，寒冬来得特别早，刚进十月，暴风雪就从康北草原漫过雀儿山巅，向金沙江河谷袭来。鸟兽不敢出林，商贩早已歇脚，只有长年累月为土司、头人、国民党反动派服差役的差巴^①们，才拖着沉重的脚步，踏着冰雪，赶着牛马，

^①差巴：领种农奴主一部分土地，每年向农奴主缴纳一定的粮食、酥油等实物和服一定劳役的农奴。

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这个无穷无尽的支差路上走向茫茫的远方。

我阿爸朱扎就是千千万万苦难深重的差民中的一个。阿爷一代就是德格土司家的差巴，阿爷在支差途中折磨死了以后，阿爸便接过阿爷留下的鞍具、皮绳，踏上阿爷的脚印，度着他苦难的岁月。

当阿爸二十九岁那年，有一次，他正赶着一匹载着两个大皮口袋的老马，在夜色苍茫中，沿着苏奈山顶的小道一颠一跛地走着。忽然，冰凌一滑，马蹄陷进了雪坑。阿爸赶忙上前，正想拔出马蹄，只见马嘴流血不止，一阵抽搐，就一动也不动了。饥寒交加的阿爸，看着死去的老马，心情十分沉重，他无可奈何地慢慢解开驮子，卸下马鞍，把两个沉甸甸的大皮口袋一齐压在背上，拄着一根枯枝，朝着遥远的卡松渡一步一滑地走去。

我家原是德格土司的马差户^①，种了土司三十亩份地^②。按土司“规定”，凡是马差户，农忙时，必须出二至三人到土司的自营地上服无偿劳役，还要抽一人一马自带口粮、饲料，常年给土司、寺庙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支差。差马死了，必须买来顶上。我家的马在支差途中都接连死去，这次累死的是最后一匹马了。

几天以后，阿爸拖着疲困的身子，回到了家门。日夜盼望的

①马差户：常备一人一马为农奴主支差，支差时间一般是6—9个月。在支差期间，差巴自备口粮和牲畜的饲料。农忙季节，还必须出二至三人到土司的自营地上服无偿劳役。

②份地：农奴主将自己的全部土地分为自营庄园地和份地两种，强迫农奴耕种。农奴领种农奴主的这份土地称为份地。农奴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随便迁徙。每年要付出繁重的无偿劳役和上缴很重的实物地租。

阿妈，一见阿爸，又喜又忧，喜的是阿爸终于回来了，忧的是阿爸两手空空地回来。我们都赶忙上前问这问那，只见阿爸神情恍惚，两眼深陷，紧握拳头，好一阵才吐出一句话：“马死了！”这句话，就象一个炸雷打在头顶上。老阿依瘫坐在地上，阿伯扶着木杖低下了头，阿妈痛苦地看着阿爸瘦削的脸，幼小的阿哥、阿姐惊愕地张望着。半晌，阿爸抓住阿妈的臂膀大声地说：“我要走！我不能白白等死，我要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啊！”

听了阿爸的话，都感到惊奇。老阿依噙着泪水说：“你不要乱想呀！这里的天，是德格土司的天，地，是德格土司的地。你就是生出翅膀，也飞不出土司的牢笼啊！”阿妈在一旁失神地抱着阿姐，屋子里显得格外沉闷。阿爸也预感到未来的可怕：阿依老弱多病，阿伯常年支差，风里来，雨里去，得了严重的脚疾，一年中的大半时间都躺在床上。阿妈下地劳动，还要拖着两个小孩。要是一走，家里的“乌拉”^①谁来支？份地谁来耕种？……可是，不走又怎么办呢？支差得有马呀！哪里有钱去买马？天一亮就要到土司官寨听差……阿爸想着想着，抽了一口冷气，一头栽在墙边的破榻上。

“你走吧！”久病的阿伯扶着木杖走到阿爸跟前说道：“走吧，家里的一切，有我和你姐夫承担。”说罢，转身对老阿依和阿妈说：“就让他走吧！狼窝里的羊羔，早晚会被吃掉的，坐着等死，不如出去奔一条生路。”

全家人都陷入沉默之中。过了好一阵，老阿依才拿出一个破

^①乌拉：脚差役。

皮口袋走到屋角里，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元根装了进去，塞到阿爸手里。

阿妈含着泪，看着阿爸的背影，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暮色里。

远走高飞的阿爸，并没有逃出牢笼。他刚到邓柯，就被土司的追兵抓了回来，被毒打一百皮鞭，绑吊了六次。阿爸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忍着痛，含着恨，咬烂了自己破羊袄的前襟，却没有在土司面前哼一声。等家里知道，老阿依奔到土司官寨时，阿爸已被土司关进牢房了。

二

半年以后，阿爸被逐出土牢。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蔑视地向土司的官寨扫了一眼，便袖子一甩，大步地跨出那阴森森的黑牢。

回到家里，土司已强行收去了十五亩份地，把我家由马差户降为牛差户^①了。看到破漏的差房，空空荡荡，阿爸想到死去的几匹差马，土司收去了份地，家中既无种籽，又无畜力，今年要给土司、国民党反动政府交贡赋青稞七斗，给寺庙上“协拖”^②四斗，给相子^③上“惹乃”^④一大盘，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牛、羊捐，鸡、蛋税，“防雹经”费，“防霜经”费，以及酥油、柴草等等，怎

①牛差户：常备一人一牛，等候农奴主差遣，支牛差的时间约占全年的二分之一以上。支差的项目是，无偿耕种土司的“自营庄园地”，驮运货物，迎送反动政府的官员，等等。

②协拖：德格土司规定的一种土地税。

③相子：寺庙掌管财务的管家。

④惹乃：品评租粮费。

么办啊？想到这些，阿爸的眉心又紧紧地拴起了一个疙瘩。

家里从马差户降为牛差户后，日子更难熬啦！差，还得要支呀！担负着一家生活重担的阿爸，仍然只好咬紧牙，含着恨，赶着驮牛，继续在血迹斑斑的支差路上奔命。

在那黑暗的时代，苦难的日子真是没有尽头啊！一九二五年夏天，阿伯拖着病从外地支差回来，走到色曲河边，劈头撞见了小头人底勒刀结，这家伙硬要逼他当马驮起过河，阿伯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凌辱呀！横着心，一下就把底勒刀结翻在河里。这家伙顿时暴跳如雷，竟活活地把阿伯打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没有好久，国民党官府又派人来我家催交灯差^①。老阿依对催差的说：“老爷，我们家只有一头驮牛，一年到头在外面支差，羊子早就没有了，哪有酥油上交呀！”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偏着脑袋说：“你没有牛羊关我什么事，这是官府命令，酥油一两也不能少，今天下午不交，要你的老命！”

阿妈再也忍不住了。她猛地从屋里冲出来，指着那个狗官骂道：“虎豹出山还要分个季节，豺狼吃人还要留一把骨头，你们这群野兽，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就只有我们的影子没有被你们抢走！如今我家连吊命的元根都没有，哪里去找酥油！酥油是没有的，要命有两条！”

“没有？哼！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它榨出油来！”狗官说着就要冲进屋内。

“不准进去！”阿妈挡在门口继续骂道：“你们这些吃人不

^①灯差：给国民党反动政府上酥油点灯。

见血的豺狼！”

那个龇牙瞪眼的家伙，狠毒地对着阿妈就是一掌，两个衙丁扑上来疯狂地乱打乱踢，可怜阿妈顿时就倒在血泊里……

老阿依见阿妈遭到兽兵摧残，奋不顾身，猛扑过去，不料又被狗官一脚踢翻。

一阵惊呼，很快传到了阿爸耳里，他从差房赶来，一进门就看到老阿依坐在地上泣不成声……

阿爸失声地呼喊，阿妈哪里还能答话哟！她一对愤怒的眼珠，直直地盯着门外灰暗的天空。心烦意乱的阿爸，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禁怒火心中烧，一转身就冲进里屋，抓出一把砍刀。

阿爸正要冲出口口，老阿依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你不能走，山兔哪能斗得过猎狗，你这是去白白送死啊！”阿爸低下了头，象在思索着什么。突然，他拔出腰刀冲进屋里，从墙缝中抽出一块木板，在那上面深深地刻上了几条刀痕，记下他郁积的旧恨新仇！

山花开了又谢，野草绿了又黄，我一家在风雨飘摇中，苦熬到了一九三一年。这一年，罕见的旱灾和虫灾使杨西村的庄稼颗粒无收。春天撒下的青稞种，到头来得到的是一堆枯草。可是土司的贡赋却一粒也不能少啊！土司的狗腿子，寺庙的管家，官府的衙丁，仍然如狼似虎地窜来。稍微好点的人家被催逼一空，家无颗粒的差户，就只有远逃外乡了。扬西，这个只有二十来户的小山村，外逃的就有七、八户，竟饿死了六十多人。这年夏天，我阿孃的丈夫和小儿子就活活地饿死了。到了十月，老阿依、阿孃、阿叔和一个叔阿哥又接连死去。罪恶的农奴制度就这样活生生吞噬

了我一家的几个亲人。接二连三的打击，给阿爸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好不容易在老阿爹阿麻尼马的帮助下，才把几个亲人草草掩埋在村头的荒坡上。可是，还不等阿爸走回家门，小头人热嘎布早就堵在门边催逼阿爸去支差了。

阿爸按捺不住仇恨的烈火，恨不得有一把锋利的钢刀，把他刺死！他面对着这个吃人的野兽，鼓足浑身力气，飞起铁拳一下就把那个嚎叫的恶狼打翻在地，上前一脚，踩在热嘎布的凸肚上，正要补上几拳，那家伙直是告饶，阿爸才牵着阿哥和阿姐一步步向乌云滚滚的德格城走去。

三

在漫长的差途中，我家的马死了，牛也死了，份地里长满了野草，八个亲人离开了人间，只剩下阿爸、阿哥和阿姐挣扎在饥饿线上。土司见我家再也无力支畜差，便又收去十多亩份地，最后只给留下三亩生荒地，家里从牛差户降为人差户^①了。

人差户，就是用人力为土司支差。不管支差人的家境如何困难，总得有一人常年为土司支差，或无偿地服各种劳役。那时候，土司“规定”，一个人差必须同一条牛驮的重量一样，轻驮一百五，重驮两百多。我家被降为人差户后，阿爸长年都背负着沉重的驮子，翻过一架架雪山，涉过一道道河流，到几百里外的长松渡、邓柯、白玉、石渠、甘孜等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①人差户：常年出一人为农奴主服劳役，包括种地、放牧、砍柴、割草、背水、烧茶、磨糌粑等。服役期间口粮自备。

不停地奔波。“雀儿山，苏奈山，乱石生野草，冰雪堆齐天，差巴行路难，血泪洒荒山！”每当阿爸听到这悲歌时，总会勾起他对亲人的怀念，对仇人的愤恨！

由于阿爸长年在外，生活无着，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我三岁的阿哥只好跟人到几百里之外的道孚去讨口。不久，我的阿姐也提着破口袋，越过金沙江，流浪到西藏去了。

当阿爸回到扬西时，除见到家门口长满的野草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对着群山，悲痛地呼喊着重阿姐、阿哥的名字，可是，回答的只是群山隐隐约约的回声。在艰难的日子里，阿爸又勉强安了家，生下了我这苦孩子。

四

生活的长河在奔流。阿爸的苦难身世已捱过了四十九年。他历尽苦楚的脸上，被风刀雨剑刻上了无数道深深的皱纹，两颊低陷，颧骨高耸。这时，阿爸又从人差户沦为土司的家奴了。家奴的日子更惨啦！平时就给土司官寨做死做活，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逼起出外催差。

有一次，土司派小头人则马泽仁叫阿爸到扬西去催差巴们交马草和酥油。阿爸一回到家乡，就去同那些苦命人商量抗租抗差的办法。这事很快被土司知道了，急忙派涅巴^①带着土兵把阿爸抓了回去。土司冲着阿爸骂道：“朱扎，你这个老贱货，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违抗我的命令，煽动那些穷鬼抗差抗债！”

^①涅巴：为土司分管财政、军事的大臣。

阿爸瞟了一眼，一句也不回答。“快给我打！”随着一声狂叫，狗腿子抓起特制的皮鞭，不停地乱抽，阿爸顿时被打得死去活来。过了一会，阿爸微微睁开了双眼，只见土司还在嘶吼：“说！还抗不抗差？”阿爸恨了一眼，狗腿子的皮鞭又象雨点一样落在阿爸身上。等阿爸醒来，他已被丢进土司的黑牢里了。

这黑牢，是一个不见天日，阴森霉湿的土洞，里面有数不清的毒虫，只要被咬上一口，就会恶痒恶痛，马上鼓起一个个紫黑色的包块。这一群群毒虫，一碰到人就叮着不放。这是土司专门对付“重犯”的。

半月之后，阿爸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土司把他从黑牢放了出来。但恶毒的土司马上又把他交给了更庆寺。

更庆寺是德格土司的家庙，每逢土司祭祖、祈神、禳灾、问卜都要到这寺庙里朝拜。寺庙里的活佛、大喇嘛都是土司的亲信。寺庙刮来的东西都要由土司摆布。阿爸刚被抛进这个罪恶的魔窟，里面的堪布^①就朝着他乱叫：“三天之内，找来人头、马头、狗头、鹰头献给菩萨赎罪！”阿爸睬也不睬。深夜，他悄悄摸回了扬西，告别了村里的受苦弟兄，连夜钻进了深山老林。

多奸多诈的土司，不知从哪里探听阿爸躲进了山林。不久，阿爸又被抓了回来，仍然叫他在官寨听差。

一九四四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驻德格的官员要阿爸去通知柯鹿洞差巴交五匹差马，因马匹没有及时到齐，那个反动官员便指着阿爸大骂，并威胁说：“马不够，老子就骑你！”说罢，一

^①堪布：甘孜藏区，在没有活佛的寺庙里，堪布则是寺庙最高权力统治者；在有活佛的寺庙，堪布的权力仅次于活佛。

招手，几个鬼兵就给阿爸嘴里套上马嚼子，把人按倒在地，捆上马鞍，一个麻子反动官员跳到阿爸背上，一扬鞭，就要阿爸驮着他朝前爬。这种凌辱，阿爸哪里受得住啊！他猛一翻身，便把那个大麻子摔了下来。这一来，我阿爸挨了一阵枪托的捶击。可是那个狗官还不死心，又叫兽兵把马嚼子套在阿爸嘴上，他紧抓住缰绳，用力往后一带，只听得“卡卡”几声，嘴里的门牙全被勒掉了。阿爸疼痛难忍，怒火万丈，用力一抖，那个反动家伙一下就被掀下地来。那群野兽，又是狠狠地一阵枪托，把阿爸打得昏死过去。等阿爸醒来，几个穷苦兄弟已把他抬回了差房。经过几天的草药敷治，阿爸又能挣扎起来。他想到自己的惨痛遭遇，竟使弟兄们格外担心，他决心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这次出逃是阿爸一生中的第四次了！

岁月被腥风一片片撕去，阿爸在恶浪险滩上走完了他五十七年的苦难历程。

啊，云开了，雾散了，天亮了！金太阳从雪山上冉冉升起，万丈红光照亮了高原簇新的天地。

一九五〇年五月，德格解放了！

阿爸从驮脚那里听到了金珠玛米到德格的消息，他高兴得心都快蹦了出来。

阿爸抱着对亲人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急切地赶到德格县城。在一间平常的屋里找到了军代表，一汪血泪象涌泉一样从他老眼里直冒出来，军代表连忙把他扶在一张凳子上，可是阿爸哪里顾坐啊！他把牙一咬，“唰”的一声拉开自己的破羊皮袄，露出了老松树一样满是创伤的上身。军代表双手哆嗦着抚过他身上的伤疤，两行热泪落到了阿爸的身上。

从此，阿爸在军代表那里开始接受了革命道理，便在乡亲们中间宣传：“红太阳已从雪山顶上兴起，还要我们支差，这怎么行！”乡亲们被他鼓动起来，个个都表示决心要同土司作斗争。

一九五五年秋，阿爸和泽仁扎西等发起的抗差斗争掀起来了！阿爸把在外支差的扬西差巴都动员回来，连一根草，一捆柴都不再交给土司。这年冬天，狡诈的土司更换了更庆寺的管家，让军事涅巴的狗腿子泽布多吉担任。刁钻狠毒的泽布多吉一来，就带着打手冲到扬西，到处嚎叫：“是主人的牦牛就要耕地，是土司的差奴就要支差。从今天起，凡是欠差的都要支清，有敢抗差的，等着看他的下场！”临走，又威胁说：“谁不愿支差，明天来乡上给我说清楚！”

当晚，阿爸同乡亲们商量好对付的办法。第二天更庆乡二百多差巴一齐涌到乡上把泽布多吉团团围了起来。

“我们不支差！”

“你们把我们残害够啦！”

“彻底废除乌拉！”

……

人群怒吼着，山间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回声。

泽布多吉的猴脸吓得铁青，一骨碌爬到楼上，故作镇静地高声说：“这里朱扎、泽仁扎西、阿麻尼马等最坏，胆敢反对德格土司，他们不……不会有好下……下场！你们是好的，要求你们继续支差。”他扫视一下人群，又狠声狠气地狂叫：“不愿支差的给我举手！”

轰的一声，两百多只结实有力的农奴手臂一齐举了起来。狗

腿子们惊呆了，象木桩样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好一阵，泽布多吉才有气无力地说：“这……这事太大了，我……我管不了，有话找涅巴会议①去说。”

“兄弟们！”阿爸呐喊着从人群中走出来，跳上土坎对大家说：“跟这条撵山狗说什么！走啊，找土司说理去！”说罢，一挥手跳下土坎，带头跑出了乡政府。差巴们很快地跟他冲出去，象暴风一样向德格县城卷去。

差巴们冲进了德格土司官寨，这突如其来的浪潮，吓得土司不敢出面，只好叫了个涅巴俄马日郎出来吱吱唔唔。

“我们要土司出来说话！”

“我们不支差！”

挤在官寨门前的人群吼了起来。俄马日郎强作镇定地说：“德格甲波②已传了五十代，土司自古未变。是主，是奴，命中注定。大家不可轻举妄动，违背天意。是土司的差巴就得支差！”

阿爸一下从人群中跳出来，指着俄马日郎的鼻子愤怒地说：“哼！支差？还想叫我们给你支差！多少年来你们象虎狼一样骑在我们身上，象毒虫一样死盯着我们！我们的血，早已被你们吸干，我们的骨髓，早已被你们敲完！千年的海子也有流干的时候，农奴的苦水永远倒不完！今天共产党、毛主席来了，这里的天，再不是你德格土司的天，这里的地，再也不是你德格土司的

①“涅巴”会议：“涅巴”即大臣，“涅巴”会议是由德格土司家分管军、政、钱、粮的四大“涅巴”组成，其权力仅次于土司，重大事务经四大“涅巴”开会作出决议，报经土司批准即可执行。

②德格甲波：藏语称“甲波”为皇帝或“王”，“德格甲波”即为“德格王”。

地，穷苦的差巴站起来了！”

这一顿痛斥，只见涅巴直打转转，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阿爸：“老东西，你放明白点！河水不会久留，山草不会常绿，共产党不会保你们一辈子！你敢违背天意，土司的王法是不饶人的！”

“共产党象天上的太阳，永远照耀着康藏高原，你们那些吃人的制度才象太阳下的冰雪长不了！明白告诉你们，我们永远不会给你们支差！”阿爸高声地回答。

“你，你，你煽惑人心！走，到县里去说！”涅巴想出了这个脱身的办法。

“好，到县里说去！”阿爸跳下石台，一边走，一边招呼大家。

到了县里，差巴们把涅巴驳得哑口无言，这个土司的忠实走狗，最后只得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经过反复斗争，土司不得不答应减免赋税。更庆乡抗差斗争，终于胜利了！

斗争总是残酷的！那些靠喝人血，吃人肉的一小撮土司、头人和寺庙反动上层，表面上拥护我们党的政策，暗地里却强迫农奴派差派款，勾结西藏达赖反动集团，图谋武装叛乱。

要越过高山，就得要有一匹骏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得要砸碎农奴制度！

一九五六年，农奴们强烈要求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始了！他们从各处冲了出来，踊跃地投入革命洪流。在党的领导下，阿爸以更大的革命热情，与阶级弟兄们一道为求解放而英勇奋斗。在这次伟大斗争中，他被批准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了更庆乡翻身农奴中的第一批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广大的农奴真正从最黑

暗、最野蛮的农奴制度下翻身了，当家作了主人。

六十六岁的阿爸，尽管是满脸皱纹，两鬓银丝，可是他入党以后，更加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抱着必胜信心。他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带领扬西村群众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改变了扬西的面貌。

一九七一年，阿爸被选为中共德格县委委员，那时他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了，他经常还背着一支长枪，走遍扬西的山山水水。

由于长期处在农奴制度下，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阿爸经常被病魔缠着。他身体虽渐渐衰弱，可是他还是不断地同疾病作斗争，仍然是那么精神振奋地琢磨新扬西的图景。

当他临终时，还对守候在他周围的战友、亲属们嘱咐：“我不行了，我给党作的工作还很少，我死后，希望把我的遗体葬在雀儿山麓向阳的地方，让我永远看见翻身农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作出的成绩。”

一九七三年四月，阿爸和我们永别了，可是他饱经苦难，坚持斗争，忠心为党的一生却深深印在我们心中！

挣脱锁链的人

尺 召

俗话说，骏马不会忘记走过的路，翻身的娃子永远记得过去的苦难。

在农奴制度的昏天黑地里，我们盼翻身，求解放，直到毛主席的光辉照高原，灾难深重的娃子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们家原来住在铲霍县朱倭寨的山边上，祖祖辈辈都没有一块耕地。阿爸长年累月给头人翁清家打短工，给寺庙服劳役，很早就留下了病根。一个阿哥在喇嘛寺当扎巴，一个阿哥给翁清家当娃子。那时，我六岁，还有一个三岁的阿妹。一家人靠着阿爸累死累活，哪里过得下去呀！阿妈咬着牙向翁清家租了一亩半地，为了这一亩半地，阿妈每年大半时间得给翁清家支差。她忍着病痛起早摸黑，支完了翁清家的差，又得赶紧忙着地里的活路。没多久，阿妈就躺倒了。阿爸支差回来，顾不得浑身病痛，只好下地操劳，没几天也累得爬不起来。就在阿爸病倒的第二天，头人翁清闯上门来，恶狠狠地指着阿爸说：“躺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到甘孜去驮东西！”阿爸从地上挣起来，扭过蜡黄的脸对翁清说：“我说话都没力气，哪里还能赶脚！”

翁清的马脸陡地拉了下来：“哼，想偷懒啦！生就的穷鬼命，却要享贵人福，没那么容易。你家种的我翁清的地，吃的我翁清的粮食，就得给我支差！”说完，他哼了一声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翁清带了一帮人硬逼着阿爸起身，阿爸只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十几天以后，给翁清驮脚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可是就没有见到阿爸的影子。阿妈象被活麻打了一样的心慌，去找翁清要人。翁清半闭着那双凸眼，好半天才慢吞吞地回答：“死在路上啦！”

可怕的凶信，象一声闷雷打在阿妈的头上。她顿时感到一身透凉，噙地一下昏倒了。阿哥听说，赶忙跑来，喊醒了阿妈，惊慌地拉着我，茫茫地走啊，走，昏昏朦朦，也不知走了多久，只见前面有几支老雕飞起，刺耳的叫声使人一阵阵心紧。我们急匆匆跑去一看，正是阿爸躺在那里！我们呼喊惨死的阿爸，我们咒骂狠毒的翁清。这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以后，阿妈的病更加沉重，我们家象落进了冰窟。没人去支差，翁清三天两头来催逼。地里没人管，只见野草不见苗。翁清那凶残的鬼影虽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可是决不能让这头恶狼把我们全家人吃掉！

一天傍晚，阿哥突然从翁清家回来了。他一边抚摸着阿妈那干柴样的手，一边急促地说：“翁清这头恶狼，说要没收我们的份地和家产，叫全家人都给他当娃子。阿爸被这头恶狼吃掉了，我也受不了他家的折磨，更不能叫全家人都落进那个虎狼窝。我们逃走吧！”阿妈沉着地点点头。

那晚，小阿哥把当扎巴的大阿哥从寺庙里找了回来。家里穷得象大水冲过似的，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半夜时分，一家人急急忙忙上了路。一个阿哥背着破毡子在前面引路，一个阿哥挽着阿妈，阿妈又牵着我和阿妹。我们睁大眼睛，想穿过这沉沉的夜空，望

到一线生路。

隐隐的雷声从天边滚过来，闪电也越来越强烈。闪电光中，路边的山岩、树木、刺巴丛，都象吃人的野兽在狂风中张牙舞爪。一阵风过，大雨铺天盖地倾泻下来，冲得我们站立不住。我们顶着风雨，你拉我，我扶你，跌跌撞撞往前奔。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带着浑身泥泞，来到了泥巴沟。

黑夜过后天要亮，大雨过后天要晴。但是反动黑暗的农奴社会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却象影子一样跟着我们没有个完。在泥巴沟，我们全家都被迫给农奴主公秋家当了娃子。在这里，忍饥熬寒挣扎了一些日子，不知怎么被头人翁清知道了。这头恶狼马上就派了几个狗腿子把我们捆回了朱倭寨，我们又重新落进狼窝，给翁清家当娃子了。

我们被抓回后，翁清越来越狠，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给我们吃的常常是连狗都不闻的臭牛肠。一家人都瘦得象抛在野地里的干柴棍棍。新仇旧恨积在一起，两个阿哥吞不下这口气，又同阿妈商量逃走。往哪里逃呢？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小阿哥有心计，他说：“往哪里走都不可靠，还是去泥巴沟吧！我们是在那里被抓回来的，翁清不会想到我们还会往那里跑。”大阿哥和阿妈都认为小阿哥说得有点道理。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又往泥巴沟逃去。

山风凄厉地号叫着，卷起漫天的雪花往我们身上扑来。天地间的一切，都好象被风雪吞没了，只是隐隐约约听得到几声狗叫。尽管风雪正紧，但是，想逃出翁清虎口的决心，却强烈地支撑着我们在狂风大雪中摔打。

两手空空，我们又到了泥巴沟。农奴主公秋和邓珠巴登都分

别把两个阿哥逼去当了娃子。阿妈租了邓珠巴登六桶^①种子的地种着，我给他家看娃娃。日子在苦熬苦挨中过去。我们从朱倭寨逃到泥巴沟，满以为跳出了虎狼窝，哪想到这里仍然是魔鬼当道的世界。

我们在泥巴沟躲了翁清家的又一次追捕后，公秋就把阿妈和我抓到他家当了娃子。没想到这下惹恼了邓珠巴登，他说我阿妈先前是租的他家的地，当娃子就得给他家当。野狗见不得骨头，两家农奴主为了争夺娃子闹开了。他们争过去，抢过来，我们便成了磨盘里头的炒青稞，两边受磨。看着他们两家的罪恶嘴脸，我们非常气愤。豺狼争食，谁也没安个好心，他们都想从我们身上吃肉吸血啊！

两家农奴主争执不下，最后闹到头人那里。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公秋给头人送去重礼，头人收下了。邓珠巴登认为自己有“理”，只想娃子到手，也忍着给头人送去不少东西，希望为他主持“公道”。

几天以后，头人派人来把我们一家人都喊了去。

头人一见就冲着我们骂开了：“没安好心的穷鬼，不守本分的娃子，你们为什么弄得我泥巴沟不得安宁？”

阿妈瞪大了眼睛，小阿哥气得连喘粗气。大阿哥盯了盯头人，沉静地说：“穷鬼的肚子没有装饱，娃子的汗水也没有空揩一下，哪有闲心管闲事。头人的意思我们不清楚”。

这话一出口，头人嘴里象衔了一个大核桃，半天合不拢来。忽见一个狗腿子在他耳边叽咕了一阵，他“呵”了一声，阴阳怪

^①桶，计量单位词。每桶十斤，六桶折合土地面积三亩左右。

气地问大阿哥：“你是扎巴吧？”大阿哥没理他。头人象被蜂子螫了一下，从毡垫上跳了起来，吼道：“给我捆起来打，打完了再把他押回寺庙去！”

几个狗腿子抓住大阿哥就捆，他们一边打，一边嚷：“你这个扎巴，居然敢逃跑出来，我送你回去让菩萨好好教训你！”

小阿哥早已耐不住性子，冲了上来，但是，他的双臂也被抓住了。那边几个狗腿子很快就把大阿哥拖走了。阿妈在一边急得又是喊，又是骂。

这时，那个满脸疙瘩的头人，一边后退，一边结结巴巴地叫喊：“穷婆子……，爱……爱护主人是娃子的本……本分。是你们无故闹……闹得四邻不和。现在，罚你一家给全村富户支差，有喊必……必到，不得违抗！”

说完，一转身走了。阿妈睁着怒火燃烧的双眼，紧紧地盯着这群吃人的野兽。

小阿哥冲上去同头人说理争辩。那家伙见事不对，一声嚎叫：“快赶出去！”狗腿子一阵乱推，把我们推了出来。

在那豺狼当道的黑暗世道，哪有我们穷苦娃子的活路啊！就这样，我们成了全泥巴沟农奴主的娃子。

没有哪一家农奴主不象豺狼一样狠，恨不得把我们一家人的骨髓榨干。今天在东家，东家派最重的活路叫我们做，不让揩一把汗；明天到西家，西家还是派最苦的事情来折磨，不让喘一口气。在从铲霍到甘孜支差的路上，小阿哥常常累得昏倒。阿妈和我经常被派到上到珍都、下到朱巴一带传话。在崎岖的山路上，我常常摔在深山沟里。可怜阿妹就丢在家里，九死一生。

家乡是虎狼窝，泥巴沟也同样昏天黑地。我们逃脱了一支恶

狼的利爪，又落入一群饿狗的口中。穷娃子不是任凭豺狼撕扯的羔羊，我们又逃走了。

这一次，我们跑出了铲霍县境，在甘孜县的苦日寨落了脚。

在苦日寨，我们又成了头人康珠泽仁家的娃子。

山中没有不凶残的豺狼，世间没有不狠毒的头人。康珠泽仁同翁清一样狠，同泥巴沟的农奴主一样凶。在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之后，忽然见到了我们娃子的亲人——红军来到了苦日寨。长夜跋涉的人见到了光明怎能不高兴，饥寒交迫的奴隶见到了自己的军队怎能不心贴心啊！

没有多久，红军便北上抗日去了，康珠泽仁从山上窜回的第二天，说是我们当娃子的没有听从“命令”跟他上山，就把我们一家人绑在木桩上示众。这个家伙黑着脸，呲着牙，大声嘶吼：

“不是山鹰飞不上天，当娃子的不忠于主人，还想往老爷脸上撒粪土！”小阿哥盯了他一眼，厉声说道：“穷人跟着红军走，就会象山鹰一样飞上天。你凶什么？为啥红军一来你就夹起尾巴跑呢？”话刚落音，只见康珠泽仁张张惶惶，咬牙切齿地冲着狗腿子高叫：“还不拖到河边去枪毙！”

过了一阵，那伙吃人的豺狼转来了。康珠泽仁走到阿妈跟前，狰狞地说道：“到河边领你儿子去！往后别叫我再看见你们，不然……”

等狗腿子把我们从木桩上松开，阿妈就急忙地拉着我和阿妹直往河滩跑去，在那里，除了一滩鲜血，再也见不到小阿哥的影子了。我们望着这吃人的世界，咬紧牙关到处寻找小阿哥。太阳偏西了，我们走近了一座小山旁的石头房子，突然，一阵熟悉的呻吟钻进了我们的耳朵。阿妈急走几步，在门口猛地呆住了——

小阿哥睡在地上，血糊糊的脸浮肿着，一块破布缠着眼睛。他的双眼被挖掉了！阿妈扑上去一把抱住，泪水一串串地挂下来。小阿哥吃力地抬起身，抓住阿妈的肩头，满腔悲愤地说：“阿妈，不要哭，要活下去，要勇敢地活下去啊！红军会回来给我们报仇的！”

原来，康珠泽仁这家伙使出了毒计，他把小阿哥的眼睛挖了以后，就丢在河边，叫人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后来，一个当娃子的阿尼见了，才把小阿哥背回他的家里。

从朱倭寨到泥巴沟，从泥巴沟到苦日寨，不尽的迫害，一步一步地紧逼着我们。

我们不能在苦日寨停留了。道谢了好心的阿尼，搀扶着小阿哥又走上了流浪讨口的道路。一路上，好不容易才来到了白日寺。从此，阿妈和阿妹在白日寺当了娃子。

那时，我还小，成天牵着小阿哥四处流浪。饥饿伴随着我们睡，寒冷刺得我们醒，颠来荡去，送走了三个冬春。

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酒店门口，一眼看见朱倭寨的大头人翁清正在里面大吃大喝，没想到我们窜来窜去又闯见了这个大仇人，心中激起了无名的怒火。正在这时，翁清的两只狼眼很快落在我们身上。他命令狗腿子把我们抓进了监牢。第二天，又把小阿哥狠狠地打了两百皮鞭，真把人的肺都气炸了。

在一个老娃子家里养了几天伤，我带着小阿哥到阿妈那里去。路上，他咒骂着头人的狠毒，又满怀深情地讲起了红军的故事。他计算着红军离开的时间，对我说：“阿弟，红军说过，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还要回来的。他们都是说话算话的好汉，肯定会回来的！”

回到阿妈身边后，我们也在白日寺当了娃子，一当就是十多年。

十多年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着一桩桩旧仇，一件件新恨，为挣脱套在我们脖子上的锁链而斗争。抚摸着身上的伤痕，忍受着饥寒的煎熬，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当年的红军赶快回来，为水深火热中的娃子报仇雪恨。

一九五五年，红太阳的光照耀到了我们身上，照到了所有受苦受难人的身上，我们从白日寺解放出来了，从最野蛮、最黑暗的农奴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了，翻身作了主人。后来，我们一家人都回到了家乡。想起过去的悲惨遭遇，看看今天的幸福情景，怎不叫人热泪盈眶。从那以后，党经常教育着我们，牢记当娃子的苦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信任我，乡亲们推选我当了大队长。

我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决同一切搞复辟、搞倒退的阶级敌人斗争到底，同广大社员群众一道出大力，流大汗，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力量。

一根马缰绳 两代血泪恨

拉 伧

过去的农奴社会比锅底还要黑，我们苦差户的生活，比牛马还要不如。牛马劳累了，还有草料，我们比牛马劳累，不但连糌粑汤汤都吃不到一顿，而且还随时遭到土司头人的任意残害。世世代代的血海深仇向谁诉？雪山啊，是见证！长流的金沙江啊，流不尽我们差巴娃子的血和泪！

我家是德格土司的人差户。解放前土司头人的差役，比牛毛还多。当人差的，要给土司头人烧茶煮饭、洗衣、推磨、砍柴割草、赶牛驮运，还要给土司头人砌墙盖屋。土司头人出门，还要给他们牵马坠蹬。总之，土司头人家的粗活，重活，杂活，全都压在我们身上。

阿爸和我，长年累月给农奴主牵马，奔跑在乌拉道上，历尽艰辛，受够苦楚，为着这条马缰绳，阿爸被农奴主害死在支差途中。阿妈因反抗头人，惨遭毒打，最后含恨离开了人间。阿妹被抢走，我也被残害得死去活来。

这条马缰绳啊，浸透了我家的血泪，凝聚着我家的深仇大恨！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阿爸被土司头人害死了，我们眼泪还没干，仇还没报，德格土司的大头人充翁郎甲又把魔爪伸到我头上。一天，残暴的充翁郎甲带着打手突然冲到我家的，把我抢走了。在豺狼窝中，我比公鸡还起得早，睡得比他家的狗还迟。在他家，

除牵马坠蹬外，一停下来就得去背水、打柴、做家务，稍不顺眼，鞭子就落到身上。一年过去了，我身上的伤疤连伤疤，皮脱了一层又一层。

有一年冬天，充翁郎甲要到几百里外的卡松渡去，要我给他牵马坠蹬。他穿着狐皮大衣，戴着狐皮帽子，骑在马上，而我这个十来岁的娃娃却只披了张脱光了毛的老羊皮，光着一双脚，在雪堆冰凌上奔跑。我那双小小的脚呀，满是裂开的口子，在那齐膝深的雪窝中，凹凸不平又滑又锥人的冰凌上，一步一挣，多么艰难啊！我拉着马缰绳，拚命地走啊，爬啊，累出满头大汗，可是狼心狗肺的充翁郎甲还嫌我走慢了，甩出那毒蛇般的皮鞭不停地往我身上抽打。晌午，好不容易爬上了壮鲁山，充翁郎甲的马累得气喘吁吁直冒白气，站着不走了。我也再爬不动了，脚上的裂口痛得钻心，看着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人，想起阿爸被害死的惨景，我怒从心头起，把缰绳一丢，气愤地对充翁郎甲说：“使唤牲口，还要想一想它的脚力。独古^①，我也是人呀，你也该下来走一走了！”话没说完，这狠毒的家伙立刻跳下马来，不容分说，飞起一脚把我踢倒在雪地上，然后亮出膀子就给我一顿皮鞭。我骂着，叫着，要跳起来和他拚，怎奈我精疲力竭，刚跳起来又被他踢倒，我挣扎着正要撑起来，那家伙又朝我踢来一脚，我拖住他的脚狠狠咬了一口，只听他“阿勒”一声尖叫，随着，皮鞭象雨点似的抽在我身上。一会儿，雪地上被我滚出了一个鲜红的血窝。

充翁郎甲站在一旁，喘着气，对我咆哮：“臭娃子，你的胆子比新路海还大，敢跟老爷对嘴。”说着，扯下一根牛皮绳，把我的双

^①独古：即头人

手拴上马尾，然后翻身上马，猛抽皮鞭，那马狂奔起来。我被拖着撞在树桩上，碰在岩石上，扯破了我的老羊皮，撕去了我的皮和肉。一路上，留下了一条条殷红的血迹，剧烈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一阵猛烈的撞击，又使我醒了过来，浑身血肉模糊，只觉得天旋地转，树飞山移。狠毒的充翁郎甲看把我折腾得快要死了，就砍掉拴在马尾上的皮绳，赶着马走了。

寒风在呼啸，雪花在飞旋，冰凌象尖刀一样刺着我的处处伤口，我昏倒在天寒地冻的壮鲁山上……

当我醒来时，微微睁开双眼，才看到我躺在阿妈的怀里。原来，乡亲们听说我被丢在壮鲁山，就连夜奔上山去把我背了回来。

我躺在床上，动一动就象万根针尖在锥刺。但我一想起阿爸给德格土司当人差的苦楚和自己的遭遇，心中仇恨的怒火，就越燃越烈。

……

记得是我十一岁那年大雪天，大头人充翁郎甲奉了德格土司的命令，带着狗腿子到西藏的昌都去办年货，叫我阿爸给他牵马坠蹬。俗话说：“世上本有千般苦，牵马娃子从头数。”这一点也不假啊！充翁郎甲出门上马，要给他备鞍坠蹬扶上马；下马时，既要牵好马，又要给他扶好蹬。途中，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有多累，只要一停下来，阿爸就要拖着疲乏的身体去背水砍柴，烧茶煮饭，准备他们胀肚子；当他们吃得满嘴油腻的时候，阿爸又要去照料牲口，收拾马具，看守东西，稍不如他们的意，马鞭便劈头盖脑地抽来。在那滴水成冰的冬天，寒冷，饥饿，毒打和劳累，把阿爸折磨得半死不活。经过几天奔波以后，阿爸就一下倒在地上，再也无力爬起来了。可是，如狼似虎的充翁郎甲却横眉瞪眼地冲

到阿爸面前，硬逼他马上去背水、烧茶。阿爸压下心头的怒火，伸出两支干柴样的手，用尽力气挣扎了几下都没有站起来。歹毒的头人充翁郎甲不问青红皂白，举起皮鞭就朝阿爸一阵猛打。这皮鞭啊，象土司家的恶狗，抓烂了阿爸的破衣衫，咬烂了阿爸的皮和肉。霎时，风搅着雪，布片绞着血珠飞扬。出世以来就吃尽人间苦果的阿爸，现在又悲愤地倒在头人的皮鞭下！他咬紧牙关，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雪地里，仇恨的烈火把他的两个眼珠烧得血红。他怒视着头人，脑子里迅速掠过他悲惨的一生，愤怒的浪潮在他胸中翻滚。突然阿爸大吼一声，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抱起身旁一块大石头，向头人扑去，大声骂道：“你这撵山狗，你这吃人的豺狼，你打得烂我的皮肉，打不烂我的心。今天，我就跟你拚啦！”石头向充翁郎甲飞去。充翁郎甲被这突然的反抗行动惊呆了，丢下马鞭掉头就跑，边跑边大声嚎叫：“反……反了！反了！快……快给我抓……抓住他！”狗腿子一见，连忙一顿拳脚又把阿爸打倒在地。顿时，阿爸被打得腰断骨折，口鼻出血，不省人事。可是凶残的头人仍不甘休，连连气急败坏地狂叫：“把他给我吊起来，风干！”几个打手蜂涌上来把阿爸拖起，将头发缠在树桠上，两手两脚分别绑上两边的树干。这样他们给阿爸上了极其残酷的五角刑① 绷在空中了！

几天后，我们才得到阿爸被害的凶信，阿妈一听气得昏了过去，我和阿妹都悲痛万分。乡亲们赶来了，一个个气得怒火中烧，磨拳擦掌，百般劝我阿妈，要她先去处理阿爸的尸体，回来再找

①五角刑：即将人的双手、双脚、头发分系在五处，悬空扯死。这是农奴主对农奴进行残酷迫害的一种刑罚。

绪使我们清楚地认出了尸体，阿妈失神地望着，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我却忍不住大喊一声：“阿一爸！”拚命地往树下奔去。阿妈象惊醒了似的，迅速爬上树去，咬断那些绳索。我在树下托着阿爸的尸体，然后把它轻轻放在雪地上。阿妈和我真是悲痛得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啊！“阿爸呀，前几天你还给我拿回一块糍粑坨坨。你还对我和阿妈说，为了要报我们家世代代的血海深仇，再困苦也要活下去。谁想到，你竟遭到这样的毒手！……”我哭着喊着，突然阿妈面色刷白，倒在地上，两拳紧握，四肢冰冷。我吓呆了，扑在阿妈身上大声呼唤：“阿妈！阿妈！你怎么啦！你醒醒！”阿妈闭着双眼，牙齿咬得紧紧的。我一会扑向阿爸的尸体，一会又扑在阿妈身上大声呼喊。可怜我这十一岁的女孩子，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一时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我直是喊着：“森林啊，请你伸出手，快快给我帮助！雪山啊，你快开开口，告诉我，这眼前到底是为什么？”然而，除了寒风在那白雪覆盖的山野怒吼外，回答的是悲愤的回声！

过了一阵，阿妈终于醒过来了。向周围看了看，她一下从地上爬起来，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把我拉在怀里，愤愤地说：“孩子，不要哭，把阿爸背回去，找他们算账！”说着，阿妈解下腰带，把阿爸的遗体捆好，咬着牙，咽着恨，悲愤地背起阿爸的遗体，我跟在阿妈的后面，一步步向山下走去。

走啊，走啊，连片的森林举起了愤怒的拳头，雪山峻岭闪亮着复仇的刀剑，冰凌的河谷留下了我们的坚定的足迹，呼呼的北风，倾泻着我们心中的怒潮。

我们一天天地走着，路上碰到支差的阿叔阿婶，看到我们的悲惨情景，都忍不住抹眼泪，寄同情；路过村村寨寨，乡亲们都跑

出来看望我们，愤怒地咒骂那万恶的土司头人。阿娘阿叔们捏着铁拳为我们抱不平，阿爷阿婆都摇头叹息，他们说：“在这吃人的世道，走遍雪山草地，到处只有野兽横行，却找不到穷苦娃子说理的地方。”都劝我们先把阿爸的遗体掩埋了再说，把仇恨埋在心中，有朝一日再报这深仇大恨。阿妈听后只是摇摇头，然后谢过好心的乡亲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高耸云天的达马拉山前，阿妈望着那银峰，面对滔滔的金沙江水，回头再看看行走艰难的我，只好听从了乡亲们的劝告，淌着血泪放下了遗体，在乡亲们帮助下，抬着阿爸的遗体葬到了江中。我们母女俩站在江边岩头，看着奔腾的江流，阿妈悲愤地对我说：“孩子，要记住这血恨，长大为你阿爸报仇啊！”

两天以后，我们回到了家里，乡亲们都来看望我们，个个都十分气愤，纷纷表示要同阿妈一道去找充翁郎甲算账。当阿妈和阿叔们涌到充翁郎甲家去时，头人充翁郎甲看到愤怒的人群，吓得躲起不敢出来，狗腿子把大门紧紧守住不让进去。阿妈一气之下病倒了，再也爬不起来。她成天处在昏迷状态中，不断呼唤着阿爸的名字，时时大呼“要报仇，要报仇啊！”

就在这时，充翁郎甲闯到我家，硬把我抓去顶差，在支差路上把我残害得不成样子，我怎么不仇恨满腔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恨。我想，总有一天要报这个血海深仇！

阿爸的仇还没报，我的伤势还没好，一天，杀人不眨眼的充翁郎甲又凶神恶煞地窜到我家来，要抢我年幼的阿妹去牵马坠蹬，他对我阿妈嚎叫着：“牛圈里的牦牛，杀了大的还有小的，家中的娃子死了老的还有少的。不去支差，在臭窝里摊起做啥？”然后转向打手喝道：“快把小牲口给我拉走！”狗腿子跨上前来就

要抢人。阿妈挣扎着从草窝里撑起来，一把把阿妹拉在身后，怒视着仇人。多年来郁积在胸中的千仇万恨一下迸发出来，只见她披散着花白的头发，一步步逼向充翁郎甲，大声怒斥道：“好啊，独古，又要抢我家的人去给你牵马！为了给你家牵马坠蹬，你害死了孩子阿爸，残害了我的大女儿。现在又要拖走我的小女儿！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你们，你们……”充翁郎甲听到阿妈的申斥，气短心虚，一步步退到屋角里，尿泡脸不断地改变颜色。他恼羞成怒，没等阿妈说完，就对狗腿子吼道：“快给我打，打……打！”几个狗腿子扑过来把阿妈打倒在地上，抓过阿妹就往外拖。眼看这伙强盗把阿妈打昏在地上，又抢走了阿妹，我心如刀绞，恨不得冲过去和他们拚了，怎奈我病残的身体，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阿妹被抢走后，不久，阿妈含恨死去。

金沙江水流不完，苦难的日子一年又一年。这根马缰绳，害得我家家破人亡。我牢记下了这仇恨，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离开了家乡。

我带着伤残的身子，翻过一座座雪山，涉过一条条冰河，睡山林，住岩洞，走一村，串一寨，四处讨口，八方流浪，受尽了苦难。

乌云再厚，也有被风吹散的时候。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雪化冰消了，春天的阳光照到了高原。一天傍晚，我拄着棍子偏偏倒倒地来到了雀儿山麓的马尼干戈村。站在坡头，远远望见一杆红旗在村头高高飘扬，无数身穿绿军装，头戴红五星帽的军队驻在村里。我赶忙收住脚步，躲在村外不敢进去。就在这时候，几个战士忽然发现了我，连忙向我迎了上来，笑容满面，和气地

向我问这问那。我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从他们和蔼可亲的脸上，看得出来他们是好人。我想：“难道这就是人们传说了很久很久的红军吗？……”我心里思忖着，犹犹豫豫地跟着战士们到了村里。他们马上给我拿来了换洗衣服，又给我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长大的绿军装，端着雪白的米饭，望着那一颗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千言万语，万言千语一时都涌上了心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上了人的生活！我激动得两手不住颤抖，举着筷子却一口也吃不下去。热泪啊，一个劲儿往外涌。

这一晚，亲人们还特地把我安排在帐篷内，跟我一起摆谈到深夜。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穷苦人的大救星；第一次听到了亲人的名字叫金珠玛；第一次懂得了农奴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我躺在帐篷内，浑身热血象金沙江那样浪涛飞舞，翻来复去总睡不着。高原的夜风，驱散了天空的乌云，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出现在窗上。不知怎么，我觉得今夜的月亮特别明净，第一次在向我微笑。又过了好久，我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天亮了，温暖的阳光照到了我身上。我醒来了，走出帐篷一看，全村的金珠玛都不见了，只有草滩上堆堆的篝火还在冒着缕缕白烟。我心里一阵着急，再跑回帐篷里一看，枕边放着一袋大米，几个银元。一道暖流涌进了我的心窝。我盯着大米和银元，很久，很久。我抱起米袋，拿起银元三步并着两步奔出了帐篷，只见那雄伟的雀儿山，红峰起伏，放射着跃眼的金光。红峰上，一朵朵火焰般的红旗正在向山垭口奔去。我的热泪又滚了出来。亲人啊，金珠玛，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望着亲人远去的方向，我心里直是嘱咐：天上的白云啊，请你给我织成洁白的哈达；连天的森林啊，请你结出甜美的香果，带着我们的心愿和祝

福，呈献给亲人金珠玛。

我后来打听到，亲人们是在往德格城进军的途中，在村里搭起临时帐篷过夜。

我赶忙收拾东西，拄着木棍，循着亲人的足迹追去……

二十多年来，我们翻身农奴当家作了主人，生活在幸福的乐园里。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苦难中解救出来，又引导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在过去的支差路上，敬爱的金珠玛带领我们修起了平崭崭的公路；我们的家乡，青稞飘香；那一年更比一年多的牛羊，象珍珠，象玛瑙，遍洒草原。我们的公社社员，个个争当高原新愚公，正在重新安排新河山。但是豺狼决不会让羊群过好日子，林彪一类反动派象冬草一样死皮死叶不死心，梦想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拉入人间地狱，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的农奴社会，这是我们翻身农奴万万不答应的。亲人们受害的往事从来不会忘记，我身上成片的伤疤永远也不会消失。我一定要时时刻刻牢记毛主席的恩情和教导，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苦难的科巴站起来

邓珠娜姆

我的家在甘孜县里拉村，民主改革前，这里被朱俄土司统治着。那时，我家是农奴主木珠家的科巴^①，种着他家的两袋^②份地。这两袋份地就象毒蛇一样把我们紧紧缠住，只见它吸去我们一家老小的血汗，却从不见它带来一天饱暖。

种了这两袋份地，阿爸、阿妈一年四季大半时间都得给木珠家支差。春天，把木珠家的地耕完，才能耕自己的份地；把木珠家的地撒上种子，才能在自己的份地里下种。种子刚撒下地，支不完的杂差又临头了，挤奶呀，打酥油呀，磨糌粑呀，打柴、收草、驮脚等等，一去就是十天半月，甚至花去几个月的时间，去干那些无偿劳役，哪有时间料理份地上的庄稼哟！秋收时，也不能给我们带来一点点欢乐，眼看用血汗换来的庄稼该收割了，头人规定不把农奴主地里的庄稼收完，科巴地里的粮食就不准动一粒，杂草也不让扯一根。等呀！等呀！挨到寺庙择定开镰收割的

①科巴：属于头人和寺庙的农奴一般称科巴。在甘孜藏族地区，科巴约占农奴总人数的40%。科巴领有的份地比差巴少，一般是2—4亩，最高不过6亩，缺乏耕畜和大农具，只有镰刀、连枷等小农具。科巴的社会身份也较差巴低下。

②袋：计量单位词，每袋地下种八十斤左右，在甘孜一带折合三亩八分，德格等地折合二亩八分。

日子①，阿爸、阿妈得起早摸黑到木珠家去替他们收庄稼。等到木珠家的粮食进了仓，份地里的青稞却被早霜打得趴倒，青稞粒撒得满地。我们咬着牙，忍着累，把青稞收了，还不等背回屋里，木珠家的管家就夹着帐本一头撞来，收租、催债来啦！连枷声停了，手磨声也断了，血汗凝成的粮食，全进了木珠家的仓房。身上的汗水还没干，木珠家又逼着支差了……

一年又一年，木珠家用这两袋份地吸干了阿爸、阿妈的血汗，累断了阿爸、阿妈的筋骨。可是，那煮饭用的瓦钵里，却经常煮的是野菜；寒夜里，全家人盖的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牛毛毡。在这万恶的农奴制度下，活活夺走了我三个弟妹的生命。

科巴的日子真难熬啊！我十三岁那年，阿爸决心逃走了。哪里知道跑到玉隆不久，就被木珠家发觉，抓回来丢进了黑牢。

那黑牢，原是木珠家的灶房，里面黑洞洞的。那个黑心的家伙用铁链把我阿爸捆在当中的木柱上，另用一根长长的铁链从他的颈项一直拉到大门的锁上，一付沉重的铁铐套着他的双脚。黑暗的一角乱草堆里，正躺着木珠家的烧火娃子德西。

德西阿妈成年累月，从早到晚，都钻在这黑屋子里烧火。烟熏火燎二十多年，好好一双眼睛被熏瞎了。从此，木珠家再也不理她了。阿爸被关进这黑牢以后，好心的德西阿妈常常把自己一点点仅能吊命的糌粑塞在阿爸嘴里。

严冬到了，屋檐上挂起一排排如刀似剑的冰凌，阿爸身上仍然裹着那件破毡衫，坐在冰冷刺骨的泥地上，看看眼前的景象，

①在农奴制度下，农事活动也要由寺庙安排。春耕、秋收，都要由寺庙择期进行，严重危害生产。

我止不住伏在阿爸膝上伤心地哽咽。阿爸动了一下，在我耳边说道：“娜姆，好孩子，哭顶什么用，要勇敢些！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就会很快来到。他能锁住我的身，却锁不住我的心啊！”

听了阿爸的话，我心里热呼呼地象闪着悠忽悠忽的火苗。阿爸脸上也露出一丝丝微笑。

在那些寒夜里，阿爸告诉我，他原来是木珠家从西藏买过来的娃子，阿妈是本地人，她自己是第五代终身娃子了。阿爸、阿妈在苦难中，决心自己安家，借债给了贖金，好不容易得到那个吸血鬼木珠家的“允许”才结了婚，成了他家的科巴。阿爸说：“为了这两袋份地，我们当科巴，可是科巴同娃子一样苦呀！”

“地是我们种的，为什么打下粮食要拿给木珠家呢？”我不解地问着。

阿爸说：“孩子，我们往地里淌血流汗，可是，地，是木珠家的地呀！我们种了他的地，就象卖给他一样。两袋份地，就象拴在阿爸身上这条铁链一样啊！”

阿爸眼里闪着愤怒的光芒。他抖动了一下铁链，铁链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冲天的仇恨象奔流不息的雅砻江在阿爸胸中翻滚，他恨透了吃人的朱俄土司和木珠农奴主，他要挣断这铁链啊！我惊了一声，瞅着阿爸的脸，轻声说道：“要是我们自己有地就好了。”阿爸听了我的话，沉重地抬起头，象在想着什么，只听得他牙齿咬得格崩格崩地响。

木珠家把阿爸关进了黑牢，差役仍是一点也不减少。那些黑心的农奴主，总是妄想用毒辣的手段把敢于反抗的科巴压垮，可是饱经苦难的科巴是压不弯，打不垮的。

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会迎来灿烂的阳光。苦难科巴的亲人——金珠玛终于来到了高原，来到了我们的村寨。由于木珠家房宽院敞，金珠玛借住了他家几间房子。有一天，我给阿爸送吃的去，一个金珠玛发现了被关在黑牢里的阿爸，就站在门口同阿爸拉开了话。阿爸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不一会，那位金珠玛端来一碗饭，要我喂给阿爸吃。我望着金珠玛帽子上的红星，望着红星下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却不敢伸出手去接。金珠玛把碗送到我手里，亲切地说道：“小妹妹，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快给你阿爸吃吧，汉藏穷人是一家呀！”我望着阿爸，阿爸闪着欣喜的目光，他急不可待地问道：“你们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吧？”那位金珠玛连忙答道：“是呀！是呀！”一眶泪花在他眼里飞溅，他兴奋地喊道：“娜姆，快！快谢谢金珠玛，阿爸总算熬出头啦！”

我从金珠玛手里接过那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米饭，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滴进碗里……

事情很快就被木珠知道了。他害怕我们同金珠玛接近，害怕我们控诉他的罪恶，命令狗腿子在门上下了大锁，白天不准任何人进去。乌鸦的翅膀怎能遮得住金色的太阳，金珠玛知道了以后，就把牛肉、糌粑给我，要我晚上带给阿爸。不料又被那黑心的家伙探听到了，他绷紧了两边腮帮，威胁说：“再要那些汉人的东西，我就把你一起锁起来！”我挺着身子没有理睬，他只好灰溜溜地走了。金珠玛热心地鼓励我：“小妹妹，我们就是要同这些家伙斗争！拴在阿爸手上、脚上的铁链一定要砸断，穷苦人都要解放。决不让恶毒的农奴主再来欺压我们！”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亮堂、舒坦。

一天，木珠家的狗腿子正在黑牢门外鬼鬼祟祟地晃来晃去。几个金珠玛来了，有的抱着棉衣，有的拿着吃的。狗腿子惊惶地望着，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停了一会儿，他就马上把狗嘴一咧，挤出一脸奸笑。金珠玛叫他把锁打开，那家伙一下傻了眼，两手不住地颤抖，迟疑不动。一位金珠玛严肃地对他说：“人民政府不允许残害劳动人民。救济穷苦人民，是人民政府的政策，你该知道吧？”狗腿子翻了翻白眼，不得不把门开了。他一边开门，一边连连跺脚，跌跌撞撞地跑了。

金珠玛来了以后，乡亲们懂得的革命道理越来越多，许许多多翻身闹解放的事越听越展劲，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农奴主的残酷迫害了。农奴们都组织起来抗差抗租，强烈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这时候，木珠只好勉强答应把阿爸放出来，让他当娃子。但是，就在放出来的那天，他们又下毒手把阿爸吊了九次。等到金珠玛回来，看到被农奴主摧残的阿爸，他们射着仇恨的眼光，紧紧地咬着嘴唇。看得出，金珠玛心中的悲痛不比我们轻，金珠玛心中的愤怒不比我们小啊！他们愤怒地说：“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清算！”那以后，金珠玛的医生天天来看望阿爸，敷药、包扎，直到阿爸完全恢复了健康。

敌人是惊恐的，也是虚弱的。有一天，木珠家唆使他的管家阴悄悄地跑到我家来，堆着一脸奸笑对阿爸说：“论你的罪过，该挖眼抽筋的。老爷念及藏人一家，只轻轻地罚了你。你该知恩感恩，再不要跟着汉人走哇！”阿爸看到他那副狡诈的鬼脸，气虎虎地高声答道：“种庄稼的人分得清燕麦草与青稞。你们对我，对所有的科巴，对娃子的‘恩典’，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什么‘藏人一家’，我身上那些数不清的伤痕可不承认啊！”

那管家听了，发愣地后退了两步，强作镇静地“哼”了一声，便恶恨恨地溜走了。

革命的道理打开了科巴、娃子的眼界。但是，那时还没有民改，阿爸强忍仇恨，仍然在木珠家当娃子。做活的时候，他常常瞅空子把从金珠玛那里听来的革命道理都讲给乡亲们听了。不久，天翻地覆的民主改革斗争打响了，穷苦人一个个象刀刻的皱纹脸上，象春风吹走了乌云。苦难的科巴站起来了。他们扛上枪，同土司、头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火热的斗争中，阿爸被乡亲们选举当了乡农民协会的主席。

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到处散布谣言，威胁阿爸和其他积极分子。有一次，阿爸在追击土匪时受了伤，敌人就谎言：“这次没死，留下半条命，是菩萨警告他！”阿爸听了，把拳头攥得紧紧地说：“树高千尺总有根，水流万里总有源。是金珠玛救下我这条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我们农奴才变成了主人。阿爸要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革命到底！不锄掉地里的燕麦草，青稞不能兴旺，不斗倒这些凶恶的敌人，我们就会吃二遍苦呀！”

阿爸的伤还没好完，就从医院回来了。眼前激烈的民改斗争，怎样也不能使他安静下来，成天走东家，奔西家，忙个不停。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敌人在暗地里对阿爸下毒手了。有一天，我正在水磨房磨糌粑，闻着香喷喷的炒青稞，看着白生生的糌粑面，我心里真是高兴，不禁轻轻地哼起歌来。糌粑面刚磨完，忽然有人跑来叫我赶快回去，我望着他们的神情，心里很是不安。急忙往回跑去，就远远地看见家门口围了一大堆

人。我拨开众人，一下把我惊呆了，阿爸躺在一块门板上，浑身血糊糊的。原来是万恶的敌人乘阿爸一次外出的时候，暗地里砸伤了他的头，把他暗害了。

敌人的屠刀，更加擦亮了科巴、娃子们的眼睛，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血的教训进一步提高受苦人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阿妈眼里燃烧着炽热的怒火，嘴唇咬成了一条线。我悲痛地扑在阿妈的怀里。

“别哭，娜姆！要把这悲痛化为力量，勇敢地同敌人斗争！你和你阿弟去接过阿爸的手中枪，不斩尽这些吃人的豺狼，受苦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啊！”阿妈抚摸着我说。

阿妈坚强的声音鼓舞着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紧紧拉着阿妈的衣襟……

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给阿爸报仇，我挺起腰杆，背起了阿爸的长枪。垂死挣扎的敌人仍然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念经诅咒我们。阿妈听说后，她一骨碌从病床上撑起，直盯着我的眼说道：

“不要理那些鬼话！想想我们当科巴的苦日子，想想阿爸是怎样死的，我们只有跟着毛主席把革命进行到底啊！有共产党，有金珠玛，我们一定能消灭那些豺狼！”

阿妈的话使我勇气百倍，我觉得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力气。阿妈在病稍好之后很快投入了斗争。并且把两个阿弟都送去参加了金珠玛。

革命在前进，我们一家人也在不断成长。昔日苦难的科巴，今天真正站起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了。对于我们的胜利，敌人可恨得狗牙咬出了血。不管他们怎么阴险诅咒，也不管他们怎么张牙舞爪，都阻挡不住我们革命人民前进的步伐。我这

个农奴制度下苦难科巴的女儿，一个牛马不如的娃子，今天已成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在伟大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我一定牢牢记住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的教导，紧紧地同广大翻身农奴一道，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决不准吃人的“政教合一”复辟

扎 洛

通过多次批林批孔大会，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了卖国贼达赖说的“将来要在藏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民主’”，同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的那些鬼话是一个意思。尽管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他们唱的都是一个调子，念的都是复辟经啊！

这天，天色看看已近傍晚，社员们欢笑着从地里收工回来，家家户户都飘起了炊烟。公社发电站也开始发电了。电灯一亮，我一边忙着收拾场院，一边考虑晚上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会上怎样来批判卖国贼达赖“将来要在藏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民主’”的反动谬论，因为许多年轻人还不懂它是一付什么样的迷魂汤呀！

在明亮的电灯光下，社员们都围拢来了。我开始讲起了解放前那些黑暗的岁月，“政教合一”的反动统治对我们一家的残害。

什么“政教合一的民主”，就是披着袈裟的豺狼同没披袈裟的豺狼合伙吃人的反动农奴主专政。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下，农奴的苦啊，九天九夜也诉不尽！

我们家世代代住在瓦龙村，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是同阿舅、阿舅母在一起过日子。他们种着农奴主群则家的地，支不完的差，受不尽的苦。当我在苦水中泡到十五岁时，有一天，我对阿舅说：“我想出去给人打短工，挣点粮食来……你看行吗？”阿舅脸上浮起一层苦笑，沉默了好一阵才说：“孩子啊，你还小，能逃出

去也好，可不能再象你阿妈那样……”

提起阿妈，我记不清是什么模样了。阿舅说，阿妈是群则家的娃子。刚生下我那一年，群则家的水渠垮了，山上的泥石流还在往下冲，他们仍然强迫阿妈去修水渠。有一次，天已黑尽，群则还不让收工。这时候，石头、泥土突然从山上垮下来。阿妈累得周身发软，加上天黑看不清，来不及躲开，就被乱石砸死在群则的水渠边了。

想起惨死的阿妈，想起阿舅、阿舅母在苦难中把我拉扯大的情景，更加坚定了我逃跑的决心。

一个大风大雪的夜晚，我逃走了。

在外地当娃子，累死累活，一年只能挣到一件毡衫和一双藏鞋。我想到阿舅开了点荒地，没有种子下地，就向农奴主提出不要毡衫和鞋子，要他们折合成青稞。我当了四年娃子，四年间，身上披着破麻片，光着一双脚丫，风雪中闯，冰凌上走，好容易积攒了两袋青稞。我带信给阿舅，叫他来把青稞驮回去。阿舅借了一头牛，我走在牛身边，抚摸着那两袋青稞，天真地说：“阿舅，有了青稞下地，以后就不会挨饿了。”阿舅欣喜地望了望我，可是，笑意马上又消失了。他只说：“孩子，可把你苦坏了呀！……”

农奴主的耳朵比老鼠还灵。群则知道阿舅驮粮食去了，早就把住他的大门。刚一到家，青稞还没下牛背，群则就把帐本一伸：“青稞该送到我家……还债了。”跟着，他恶狠狠地乱嚷：“扎洛的阿妈是我家的娃子，娃子的女儿也该是我家的娃子，叫她快回来，否则，我告到寿灵寺去……。”提起这寿灵寺，就是泸霍县最大的一座喇嘛庙。这里不仅是土司、头人，要靠着它来剥削压

榨农奴，就连国民党伪县政府都要仗着它的反动势力为非作歹。地方上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寺庙里的反动上层喇嘛来摆布。那时候，在那残酷统治的处境下，为了不让阿舅受他们的折磨，我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了瓦龙。

我回到阿舅家的第二天，就叫群则这只狼抓去当了娃子。在群则家，劳累与饥饿，辱骂与毒打成天伴随着我。我常想，“娃子就不是人吗？”心里总是窝着一团火。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打青稞，谁知群则家的女儿从哪里窜出来，连枷擦了一下她的肩头，她一歪嘴就骂我：“贱骨头，臭女人！”还扑上来抓我的脸，拳头脚尖象雨点般落到我身上。我愤怒极了，举起连枷朝她打去，那女人吓的一声惊叫，抱头就跑。她一边跑一边啦高嗓子：“打死人呀！打死人呀！”群则知道了这件事，传出话来，扬言把我一刀一刀割死，投进鲜水河。我想起惨死的阿妈，想起一串串的屈辱，我要报仇啊！决心赶快逃走，绝不能落在他们的魔爪里。

我逃到十几里外的扎交，仍然给一家农奴主当了娃子。一天，我正在干活，两个秃头铁棒喇嘛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他们什么也没说就把我捆起，一直押到寿灵寺。到了寺庙门口，我迟疑了一下，因为平常是不准女子随便跨进寺庙大门的。当时陡听得一声吼叫，“进去！”押我的铁棒喇嘛猛地推了我一掌，把我掀进了寺庙。这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伙连推带拖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这里有些昏暗，我立刻觉得一股血腥气直冲过来。一个铁棒喇嘛用皮鞭指着眼前血迹斑斑的刑具，阴阳怪气地叫嚷：“看清楚了吗？惹恼了菩萨可不是好耍的，抽筋剥皮、挖心刺肺，看你选择哪样？”看看那些刑具上的斑斑血迹，闻闻这刑房里刺鼻的血腥，我想，不知有多少穷苦人在这里滴过鲜血，在这里被折磨成残废，在这里

被夺去了生命。不是亲眼看见，谁会相信大念“慈悲”经的寿灵寺，竟有这么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呀！看到这些魔鬼杀人的凶器，我一下明白了许多事情。这些披着袈裟的豺狼，他们一方面用念经来欺骗群众，一方面就用这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来杀害无辜的人们，我心中燃起熊熊的怒火，暗暗打定主意，就是豁出生命，也决不输了穷人的骨气——娃子决不是贱骨头呀！

两个铁棒喇嘛把我押到经堂，只见几个大喇嘛坐在上面，这就是他们叫的什么“更巴冲多错”^①，对我施威了。看到这群披袈裟的魔鬼，我真恨不得手里有把刀去把他们一个个杀死，怎奈我双手被捆绑着。但是，我想：“当娃子的难道能随便让这群豺狼宰割吗？不能！决不能啊！”于是，我横了心，就在这有理也不能讲的地方，我也决不能闭着嘴巴不说话。

“你身为娃子，为什么居然不守本分，敢于毒打主人的女儿？”坐在中间的那个大喇嘛开腔了。

我愤怒地一把扯开身上的毡衫，指着农奴主女儿抓我打我留下的伤痕给他们看，忿怒地说道：“你们看，她把我打成这样，难道我不该还手？”

那个大喇嘛脸上颧地变得铁青，吼道：“瞎子！你真瞎了眼睛，看不见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啊，“瞎子！”这些家伙都是这么喊我的。我的右眼确实半瞎了。这只眼正是被寿灵寺的反动喇嘛弄瞎的呀！阿舅告诉过我，我才几岁的时候，生了眼病，两只眼睛肿得象熟透的桃子一样，

^①“更巴冲多错”：即更巴会议，由寿灵寺最上层的几个喇嘛组成，负责管理寺庙，并干预地方事务。是农奴主专政的权力机构。

便去寿灵寺找喇嘛治病。治病哪里来的钱呢？没有法子，阿妈只好忍痛把家里仅有的一口铜锅卖掉，从寿灵寺买回一包“神药”。当晚，阿妈把“神药”撒在我眼里，第二天早晨，我的右眼就看不见了，……旧仇新恨齐集心头，我气得浑身发抖，答道：“我怎么会看不见？你们喊我‘瞎子’，我更看得见，这是寿灵寺……”

不等我说完，那个大喇嘛高声地打断了我的话，狰狞地说：“菩萨在上，佛法无边，你怎么忘了菩萨的教诲，犯上行凶？”

“什么‘犯上行凶？’难道当娃子就只能无故挨打，不能还手？这是什么佛法？”我大声质问道：“菩萨不是瞎子，该看得见我身上的伤痕，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

那些大喇嘛张目结舌盯着我，过了一会儿，几个秃头交头接耳起来。先前吼叫的那个大喇嘛脸色变得紫一块，白一块，把佛珠一摔：“臭娃子，主人是天生的贵人，你打了主人，触犯了神灵。佛心虽然慈悲，但佛法不能轻饶，拉下去！”

这个披着袈裟的豺狼终于露出了本相。

满腔的怒火在我胸中腾腾燃烧。“我没有罪，为什么要我认罪？”我又大声地质问。几个铁棒喇嘛扑到我跟前，把我拖出经堂，捆在露天的一根木桩上。

怒号的狂风卷起豆大的雪粒，扑打着我的身子。我望着寿灵寺，在这豺狼横行的地方，娃子再有理也是有罪的啊！我望望天空，漫天的乌云，它也在帮着群则和大喇嘛摧残我！“啊，这就是菩萨的‘慈悲’，这就是佛法的‘公道’！”我郁积着冲天的仇恨，大骂，大喊。天空，寒风在呼啸，乌鸦在嘈叫，寿灵寺里阴沉沉的丧钟断断续续地响……刺骨的寒冷，使我慢慢失去了知觉。直到天黑，那些野兽怕乡亲们把我救走，就把我从木桩上解下来，

扣上镣铐，丢进了黑牢。

黑牢里寒气逼人，腥气冲得我出不了气。我迷迷糊糊地想睡，但是怎么也睡不着。过去的苦难一桩桩又记了起来。寿灵寺就是一座外表堂皇的大黑牢。“什么‘佛心’、‘佛法’、‘天命’啊，就是农奴主群则，大喇嘛的狼心，他们无法无天……”也不知过了多久，已经听不到庙里念经的声音，只有屋外的狂风一阵一阵的呼啸。昏迷中，我看见两个人影摸进了牢房。“阿姐！”我听到了一个十分亲切的喊声，这是阿弟的声音呀！阿弟八岁时就被迫到寿灵寺当小扎巴的。同他一道来的还有比他大些的扎巴长命。他们给我送来了热茶和豌豆糌粑。阿弟扑到我身上，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抚摸着身上的伤口，止不住哭了。长命急忙招呼他：“不能哭啊，让那些坏蛋听到了……”我忍着泪水，催促还在哽咽的阿弟同长命快快离开……

第二天，我又被死拖硬拽到经堂上，阿舅和另外两个乡亲也在那里。大喇嘛们自认为在我身上已施展了他们的淫威，但还想榨取一笔“罚金”。一个秃头大喇嘛说：“放出来可以，从今以后世世代代都是群则家的终身娃子，上不准出铲霍城，下不准出仁达。若有违抗，必定处死。”这家伙嚷完了以后，两个铁棒喇嘛捉住我的手在所谓的判决书上按上了手印。接着，那个秃头大喇嘛又一边捏着佛珠，一边哼哼唧唧地嚷起他那套“吃人经”来：“贵贱贫富，从来握……握在菩萨手里。身为娃子，不……不可欺凌主人……”我胸中只有愤怒在翻腾，听到他那嗡嗡的鬼叫，真是恶心。他嚷完了，我们就大踏步离开了这个吃人的魔窟。

那些吸血鬼硬是挖空心思敲榨我们穷苦人，阿舅告诉我，上经堂要经过一段楼梯，就要按我们走过的趟数，给他们交“经堂税”，

“楼梯税”……当地乡亲们流传这样一句话：“寿灵寺的税，比天上的星星还密，比河里的沙子还多啊！”

在最野蛮、最残酷的农奴制度的统治下，尽管离开了寿灵寺，可是天仍然是黑压压的。农奴主群则对我和阿舅一家的凶残狠毒，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深仇大恨。

有一年，阿舅母生了孩子才三天，群则就来逼迫她上山割草，饥饿和劳累的摧残，没几天阿舅母就病倒了，孩子也活活饿死。后来，她在割草时伤了眼睛，群则不准她休息，又无法医治，不久就双目失明了。

阿舅后来也被群则害死。那是个冬天，群则家的一头犏牛掉了，他硬要阿舅骑上他家一匹烈马上山去找。那马在山上乱蹦乱跳，把阿舅摔下来，拖着狂奔，手脚都拖断了。狼心狗肺的群则连看也没看一眼。没有多久阿舅就死去了。在那万恶的农奴社会，我们穷人的命还不如一头牲口啊！

这就是狗农奴主倚仗寺庙反动上层喇嘛的势力对我们农奴的残酷迫害！这就是“政教合一”的农奴主专政给我们农奴带来的悲惨遭遇！

社员们听了我的控诉，个个愤怒地攥紧了拳头，争着说：“什么‘政教合一的民主’，就是反动上层喇嘛同土司、头人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压迫剥削我们藏区的劳动人民。”“卖国贼达赖妄想让这种吃人的‘政教合一’复辟，我们翻身农奴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我望望在场的社员们，特别是看到在新社会里长大的一代年轻人，对比我过去的苦难，我怎么能不激动啊！寺庙反动喇嘛想用神权来维护农奴主的统治，这一手不灵了！他们想用“天命

论”来毒害我们，不准我们反抗，这也是白日做梦。我们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把“政教合一”的农奴主专政推翻了。旧社会牛马不如的农奴，当了家，作了主，我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上了生产队的贫协主任。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我们劳动人民的幸福啊！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翻身农奴的命根子，决不能让“政教合一”的农奴主专政复辟。

在雪亮的电灯光下，社员们眼里都闪着严肃的光芒，神情格外振奋。

痛诉一腿牛肉债

益 呷

雀儿山高，高不过农奴主的高利贷，新路海^①深，深不过高利贷带给农奴的灾难。

在万恶的农奴制社会里，农奴主的高利贷象套在农奴脖子上的绞索，不知害死多少穷苦人，欠下多少血泪债啊！

我家在德格县地龙村。一九〇三年的一个秋天，阿哥出生了。听我阿爸、阿妈说，那时候，“富人生儿喜满堂，穷人添子愁断肠。”看着刚刚出生的阿哥，阿爸急得坐立不安。阿哥“哇哇”的哭声象一把尖刀戳进阿爸的心坎，阿妈惨白的脸色象一道寒光直透阿爸的胸膛。阿妈已经整整两天连糌粑汤汤也没喝上一口了。阿爸心焦：“地龙村一到秋季，多数人家都外流讨口，这时能到哪儿去借点粮食？”

阿爸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办法。最后把心一横，决定去找农奴主阿崩借粮。阿爸几步跨出门，越过冰冻的地龙河，走到阿崩的门口。“汪！汪！汪！”看门狗在里面大声狂叫。阿爸的心一下紧缩起来：“阿崩是这里出了名的吸血鬼，找他借粮，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但是，不借……”阿爸正在犹豫。突然，漆黑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门口探出了阿崩管家的脑袋。阿爸怔了一下，

^①新路海：位于雀儿山脚下的一个大海子。

咬咬牙，对管家说：“我借点粮食。”管家斜着眼，瞅了一下，就进屋里去了。不一会，管家提着一腿牛肉出来，奸笑着说：“老爷讲了，今年收成不好，没有粮食可借，看在同村近邻的份上，算开了恩，借给你一腿牛肉，折成一百升青稞。照老规矩办事，借二还三，明年还一百五十升。”没等阿爸回答，他就把一腿牛肉硬塞到阿爸手里，转身进去，“嘎”地一声关上了大门。

阿爸僵立在门外，忿忿地说：“一腿牛肉怎么能值一百升青稞？阿崩这家伙太奸诈了。”阿爸拖着无力的步子，拿着那腿牛肉，回到了家里。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冰雪未消，阿崩就带着几个狗腿子来了。阿爸说：“到了秋天才满一年，为啥今天就来要债？”

阿崩气势汹汹，一掌把阿爸推倒在地，象疯狗一样吼道：“这是老规矩，秋借春还。现在拿不出一百五十升青稞，明年还我二百二十五升！”他刚一说完，吆起狗腿子一窝蜂走了。

从那以后，这笔高利贷就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

山上的野草年年长，我家的债务年年翻。一九一五年，当我出生时，一腿牛肉的债，已经翻到了一万多升。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阿爸天天盼，盼望我们快快长大，能把欠债还完。

可是，没想到，当阿哥长到十八岁时，就被了庆寺强迫去当了扎巴。挨过了一年以后，阿哥忍受不了寺庙的虐待，含着眼泪告别了阿爸、阿妈，往西藏逃了。家里的日子实在没法过，阿爸忍痛把十四岁的阿姐卖给一家农奴主当了终身娃子。那时，另一个阿姐才只有十一岁。看到这情景，阿爸的心啊，都快被阿崩的高利贷压碎了，阿爸的恨啊，随同高利贷的翻滚而增加！

有一天，我在门口忽然看见阿崩和几个狗腿子匆匆赶过河来。我急忙跑回屋里告诉阿爸：“魔鬼来了！”阿爸一听就明白了。他握紧双拳，愤怒地注视着门外。一会儿，阿崩和狗腿子卷进屋里。阿崩把袖子一撸，冲着阿爸狂叫：“今天，你是要还，还是要抗！”

阿爸冷冷地说：“除了房上盖的泥^①，脚下踩的土，屋里空荡荡的，拿什么来还？”

“难道你想把欠债赖掉？”阿崩恶狠狠地说。

“还！是谁赖了谁的？十几年来，我们给你还了多少青稞，你自己心里明白。”阿爸怒冲冲地给他顶了回去。

“欠了债不还，还嘴硬！”阿崩跺了跺脚。

狗腿子摔起皮鞭向阿爸打来。阿爸抡起拳头就同狗腿子撕打开了。但是，狗腿子人多，阿爸终于被按倒在地。病在床上的阿妈不顾一切地扑向阿爸，一个狗腿子把她打得昏死过去。我和阿姐、小阿哥去救阿爸，也遭了这些豺狼的毒打。最后，狗腿子跟在阿崩的屁股后面一溜烟跑了。阿爸苏醒过来，瞪着布满血丝的两眼，悲愤地说：“阿崩，你这杀人的魔鬼，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

冰雪离不开严寒，债务伴随着灾难。阿爸被打伤后，我一个十六岁的阿哥被阿崩强迫上山，给他砍柴还债。地龙河畔印满了他的足迹，深山老林洒遍了他的血汗。他风里来，雨里去，每天在山林里钻进钻出，身上的刺痕一道又一道，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他打下的柴禾，可以垛成山，能够填满河。但是，柴禾垛得高，却高不过欠阿崩的高利贷，河水填得满，却填不满阿崩的

^①解放前的康藏高原，农奴的住房，有的是用泥盖的平顶房。

贪婪。树上的叶子青了五次，黄了五次，阿哥砍了五年柴，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每当他拿着柴刀离开家门，我们一家人都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

有一天，夜很深了，还不见阿哥的踪影，我们焦急万分。阿妈、阿爸更是心里急得象火烧一样，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阿爸带着我上山去找阿哥，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拖着沉重疲乏的步子，翻了一山又一山，越过一岭又一岭。最后，在一座怪石嶙峋的峡谷里发现，阿哥被山上垮下的一块岩石砸死了。他手里还握着那把雪亮的砍柴刀，鲜血飞溅到岩石上，浸染了一大片。看到这惨景，阿爸一下跌到地上，发出悲怆的呼号：“孩子，你死的好惨啊！阿崩，你这条毒蛇……”我紧紧抓住阿哥僵硬的手臂大声呼唤，“阿哥，阿哥呀！”可是再也唤不醒了，万恶的农奴社会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不久，阿崩又逼上门来。正在悲恸中的阿爸，气愤地冲着阿崩：“你是要债，还是要命，要债没有，要命有一条！”阿崩两眼发愣，隔了一会才绷起嗓子吼叫：“今天要你给我出人支差！”说后，指使狗腿子：“给我捆！”几个家伙象饿狼一样扑来，要抢走在家的阿姐和小阿哥。阿爸冲上前去，推开狗腿子，用身体护住他们。阿崩狂叫喊打，皮鞭、乱棒雨点般地飞来，阿姐、小阿哥拚命反抗，一场搏斗之后还是被这群恶狼抢走了。

阿姐、小阿哥被抢走了，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阿爸只好带着我到甘孜去讨口，丢下了阿弟和多病的阿妈。

一个傍晚，我和阿爸从甘孜下扎科赶回了地龙村，走近屋子一看，房门半掩半开。我跨进屋就喊：“阿妈！”连喊几遍没有回声。我叫阿弟，也不见动静。我和阿爸赶紧点上松明，“阿！”

我不禁惊叫一声，一下望见了躺在墙角的阿妈。家里被抢得乱七八糟。我和阿爸急忙将阿妈救醒，阿妈苏醒了，她含着无比的悲愤说：“这是几天以前发生的事情。你和阿爸讨口走后不久，支差到甘孜去的你阿姐和小阿哥半路上逃跑了。阿崩的管家窜到了我们家，要抓你去当娃子，你不在，就把我打了一顿，然后抢走了你阿弟。”阿妈的哭诉，在我心中激起一股股仇恨。我抓起阿哥留下的柴刀就往外冲，阿爸急忙一把拦住。我气咻咻地说：“我要去找阿崩算账！”

“你这不是白去送死吗！”阿爸一边说，一边把我往屋里拉。我吞不下这口气，猛地把一块木柴劈成了两半。

第二天，我们刚喝完野菜汤，阿崩这个魔鬼又带着狗腿子撞来，要抓人了。阿爸一步跨到我面前，气愤地指着阿崩说：“我身边五个孩子，被你抓走三个，逼死一个，你还想怎么样？你硬要把我一家往死逼呀！”阿崩咆哮起来：“你家的鬼崽子全是吃豹子腿长大的呀！前头跑了两个，昨晚又跑了一个，剩下的这个非给我当娃子抵债不可！”

听了他的话，阿爸气得全身发抖，我怒火直冒，拳头捏出了汗。

两个狗腿子向我扑来，我一拳打倒一个，然后冲向阿崩，那家伙嗷嗷叫着，我奋起一拳砸去，只听他嚎叫一声，窜出门外。几个狗腿子一溜而上，将我死死扭住。

我被抓去当娃子的第三个冬天，有一次我赶着几十头牦牛去放牧。大雪铺天盖地，路径难辨，一头犏牛走到了悬崖边边，眼看向下滑去，我急忙抓住牛的尾巴，没想到那犏牛一惊，连我一起滚下悬崖。幸好被阿崩家的几个娃子发现，把我背了回来。阿

崩那家伙一见，指着我破口大骂：“死娃子，你的心给老雕吃了，把我最好的犏牛赶到岩下摔死，你这没安好心的臭娃子，看我今天收拾你！”我想骂他，没有力气开口，想起来同他拚了，全身痛得动弹不得。

斜在一边的一个狗腿子扬起鞭子朝我打来，几个娃子气愤地一把拦住说：“人都摔成这个样子，不许打！”阿崩看到娃子们的愤怒情绪，往后退了两步，就鼓起他那副凸唇对狗腿子说：“从明天起，一粒青稞都不给他吃，一口水也不让他喝！”

摔成重伤以后，阿崩就把我赶了出来。我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回到了家里。

我在家里整整躺了三个月。阿崩打听到我的伤渐渐好转，又把我逼去。这时，我多么想逃出那个虎狼窝啊！但是一想到还有年老多病的阿爸和阿妈，我只得强把仇恨咽下，将逃跑的念头埋在心底。放牧时，我把牦牛赶起乱跑，不让它们吃饱；收青稞，我把青稞给他撒得满地；耕地时，我专把犁头往石头上碰撞……

我当了三年娃子，每年的工钱折合三百升青稞，全部被他用来抵债了。可是那个贪婪无比的魔鬼，把我家欠的债已经翻到了一千多万升青稞。我苦熬了几年，除了满身鞭痕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但那还不清的欠债却越堆越高啊！

那几年，阿爸为了抵债，被逼去给了庆寺管家当看门娃子。他年老体弱，行动艰难，有一次，不幸从管家的房楼上跌下来摔死了。

阿爸死后不久，可怜的阿妈也活活饿死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含着血泪对我说：“孩子，我已经不行了，你要活下去，要记住我们家……同……同阿崩的深仇大恨啊！”

地龙河的水永远流不尽，我家的苦难受不完。阿爸、阿妈死后。还债的事就全压在我这一代的肩上。阿崩成天硬逼着我和妻子到他家当娃子抵债。

我想：“一腿牛肉债，逼得我家破人亡；今天你还想在我身上打鬼主意呀！哼！魔鬼，你等着吧！”

我和妻子一道，白天上山去砍木竹，晚上悄悄赶扎筏子。逃跑的那天晚上，我在灶里塞了许多柴草，让灶里不燃明火，只冒黑烟，估计能熏到第二天中午。然后我和妻子悄悄从密林里推出筏子，下了地龙河。我站在筏子上看到江边阴森森的地龙村，心里充满了仇恨。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回来，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地龙河的水啊，你快地流吧，你虽然流不走我家的仇恨，但愿你把我送出阿崩的虎口，把我送到一个能够摆脱苦难的地方！一路上，我回忆着悲苦的年月，幻想着美好的未来，撑着木筏，由地龙河驶进了雅砻江，在那黑沉沉的天地间漂流……

我和妻子到了甘孜。不久，找到了十几年前在给农奴主家支差途中逃跑了的阿姐和小阿哥。在那黑暗无边的岁月里，我们逃脱了虎口，又进了魔窟，我们一起又在大农奴主拉布多吉家当了九年娃子……

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的春风吹暖了我们娃子的胸怀，红太阳的光辉照进了我们农奴的心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闹革命，彻底摧毁了农奴制度。那还不清的一腿牛肉债，也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被人民政府宣布全部废除了。我们斗倒了农奴主，平息了阶级敌人的武装叛乱，建立了合作社。社员们推选我当了合作社的付社长。我们的合作社在党的领导下越办越好，社员们心

里的高兴啊，三个新路海也容纳不了。

死狼不埋掉还会发臭，毒根不挖掉还会生长。凡是我們翻身农奴高兴的事，阶级敌人就恨得要死。一九六二年，一个富农分子趁着刘少奇大刮“三自一包”的妖风，公开跳出来叫嚣：“怎么样，现在还是我说了算数。要不了几年，你们还要给我当科巴娃子。”面对富农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广大的翻身农奴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可是，阶级敌人还想顽抗到底，暗中煽动搞垮合作社，鼓吹单干。这些破坏和捣乱，只能是痴心妄想。组织起来，是毛主席给我们农奴指引的翻身路，幸福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定革命的步伐，永远向前不停步！

离别二十三年之后，我从甘孜色西底回到了德格县的地龙村，从前给农奴主当终身娃子的阿姐早就住进了自己的家园。解放前，在农奴主的剥削和压榨下，逼得我家破人亡；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亲骨肉又团聚了。乡亲们也都为我们高兴，大家都激动地说：“在黑暗的农奴社会，我们农奴受尽了煎熬，今天翻身作了主人。要知道太阳的温暖，要珍惜新生活的香甜。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啊！”

“活鬼”的新生

斯朗志玛

看了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社员们都说，在旧社会，我和喜儿差不多。我从小就象喜儿那样，过着非人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看见阿妈天天出去打短工，讨口，带回来的常常是些然巴籽籽和灰灰菜。她望着我和阿弟强咽硬嚼吞不下，脸上就象布满了乌云，阴沉沉的。后来我慢慢地感觉到，阿妈出去打短工还没开口，别人就转过身子不理；阿妈出去讨口，还隔得远远的，人家就把门关上。这是为什么呀？

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去问阿妈。她睁着愤怒的双眼，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渐渐地，她含着悲愤，还是给我讲起了埋在心底的深仇大恨。

那是我出生前几年的事。阿妈同阿祖、阿婆生活在一起，种了自己开荒的一点薄地，但每年大半时间，阿祖都要出去打短工。那时候，土司、头人派下的差粮重得很，一年累到头，得到一点点东西，都被他们盘剥得光光的。有一次灾荒年头，为了交付土司的差粮，阿祖硬着头皮去向普巴寺借了五个藏洋^①。几年后，打了几个滚，利滚利，越滚越大。寺庙里的反动活佛知道阿祖没有法子还清，便派了几个打手来抄家。阿祖忍不下这口冤气，就斥

^①藏洋：民主改革前，藏区通用的一种硬币。

责了一顿，结果被几个家伙连打带拖，丢进了普巴寺。到了寺庙里，阿祖指着坐在经堂的活佛大骂：“你们这群吃人的野兽，狠心的豺狼……。为什么要抄我们的家？”那个坐着的秃头忽地睁起两颧吊眼大吼：“快给他用刑！”一块块通红的铁片烙在阿祖的背上，阿祖仍大骂不止，直到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阿祖被害以后，寺庙里强占了我家的两亩多土地。不久，阿婆也含恨离开了人间。

阿妈哪里咽得下那口气，经常找到寺庙去说理，不少的乡亲也为屈死的阿祖不平。反动活佛为了把我们打入绝境，镇压众怒，就使出了一招极其毒辣的手段，偷偷地在乡亲们当中污蔑我们是什么“活鬼”，妄想叫我们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呀！……

那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反动活佛诬害我们，常常捏造一些骇人的谣言。有一家的男人得了重病，反动活佛平白无故地瞎说是因为我们母女俩有一天从那家人门前走过。哪家的小孩死了，大喇嘛上门念经，对孩子的父母无中生有地胡诌：“哎呀呀，昨晚斯朗志玛母女把孩子的灵魂吃去啦！”

恶毒的谣言就是一支支毒箭，它猛烈地朝我们袭来，我和阿妈同乡亲们分隔得越来越远。渐渐地，村子里没有人敢同我们接近。饥寒交迫，更难得有人敢帮助我们。我们被迫害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老家——新龙县普巴绒，出外流浪。

我们离开普巴绒，整整走了一天路，又饥又渴，忽然看见前面半山坡上有一个小小的寨子。我想，这下可好啦，不觉加快了脚步。哪里知道刚到寨边，突然有两个凶狠的家伙从寨子里窜出来，横在我们面前盘问。当听说是从普巴绒来的，那两个家伙就

大声吼叫：“头人早就有令，不许‘活鬼’进寨！”

阿妈气愤地把那两个恶狼瞪了一眼，拉着我跟阿弟，离开了寨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岩洞住了下来。

那天晚上，无论饥饿怎样撕裂着我的肚肠，“活鬼”这个罪名总是在我耳边响着。过去悲惨的情景一齐涌到眼前。我想呀想，活佛为什么要诬陷我们是“活鬼”呢？我急不可待地问起阿妈。

阿妈轻轻地拉着我说：“我们哪里是什么‘活鬼’。我们明明是人啊！这是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反动活佛为了欺压我们穷苦人造出的谣言，硬说是一百个女人中必定有一个‘活鬼’，我们母女俩就是被他们栽诬的呀！”

“活鬼要吃人，我们哪里吃过人呀？”我又不解地问。

“傻孩子，活佛放的是毒，人家心中是知道的呀！他们又是威逼，又是恐吓，散布什么‘活鬼’浑身带着那气呀，谁碰上谁就要倒霉、生病、遭灾呀，有时也能欺骗少数人家，这也难怪乡亲们啦，这年头日子本来就很难，穷人哪里还生得起病！这都是活佛害的我们呀！……”

阿妈越说越气。最后她坚强地说：“孩子，他们不要我们活，我们偏要活下去！”

听了阿妈的话，我象懂得了许多事情。我想：“阿妈说得对，我们无论如何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啊！”

第二天，我们忍着饥饿，继续赶路。到了村子，当地土司、头人仍然不准我们进村。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被诬为“活鬼”的谣言，几年内已传遍了远近几十个村寨。有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不能去。白天，我们只好奔波在茫茫的荒野上。饿了，找点山上的野果充饥；渴了，喝点山间的水。晚上，我们唯一的住处就是山洞。

为了防备野兽伤害，就在洞门口燃起一个火堆。山洞外面，黑黝黝的山峦象一头怪兽蹲在那里，好象随时都要扑来；狼嗥一阵阵从四周传来，和着凄厉的山风，很难使人安静地合一合眼。钻山住洞的日子不能久过下去呀，以后我们逼到了更远的地方。



一天傍晚，来到了雅江的洗地村，我们蹲在村外的一条水沟边歇歇。饥饿使阿妈疲惫不堪，我的眼里不停地冒出一个又一个圆圈。阿弟饿得大声哭叫，这哭声忽然惊动了——一个背水娃子，她借着闪烁的星光，看到了我们。可是她很快就折身走了，没想到她再来背水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把一个土罐和一个牛皮口袋递到了阿妈手里。阿妈哆嗦的双手慢慢地解开了口袋，惊喜地喊着：“啊，玉

米粉，洋芋！”我眼里漾着泪花，赶紧扑过去拉着背水娃子的手，感激地说：“阿姐，卡卓①！”阿姐深情地望了望我们母子三个，就急急忙忙背水走了。

几天后，我们到了呷拉村。雅砻江边一座没人住的破磨房，就成了我们过夜的地方。

我们刚刚住下，呷拉村的保长李维一头栽了进来，怪声怪气地吼道：“鬼婆子，一个灶一份差，明天给县党部官员支差，听见了吗？”

“我们光光的，一无马，二无牛，支啥差呀？”阿妈忿忿地反驳。

“无马无牛，关我屁事，派到你就得去，给官员牵马。”狗保长拍了拍腰杆上枪把子，摇摇晃晃走了。

第二天，阿妈背着阿弟，被迫给国民党官员牵马去了。我顺着雅砻江水流的方向，走到一个大寨楼的面前，正要过去，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走出一个斜肩扁眼，身穿缎袍，挂盒子炮的家伙。他刚一转身，看见了我，脸色马上变了，跳过来就要打人。我气不过，挺身站着，十分愤怒地质问：“你为啥打人？”

那家伙一听，说了声“你这个‘活鬼’！”扯着我就往墙上碰。我狠狠地在他手上咬了一口，他“阿嘞”一声尖叫，才松了手。我忍痛跑回了磨房，进门一看，阿妈已经支差回来，正坐在地上呻吟。她两脚鲜血淋淋，我急忙扑到阿妈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呀？”阿妈忍住疼痛告诉我，原来那狗官嫌她牵马走慢了，扬起一鞭打去，那马受了惊，在阿妈身边乱蹦乱跳，马蹄踩到了

①卡卓：谢谢之意。

阿妈的脚跟，骨头都现出来了。我忘了身上的疼痛，抱住阿妈的双脚，想到这‘活鬼’的非人生活，我恨那残暴凶恶的反动活佛，恨那吃人的农奴社会。

我们把仇恨咬碎了，吞在肚里，有时也得到了乡亲们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坚持下来。

有一天早晨，我们想到雅砻江对岸的白孜村去。渡口空空的，凛冽的江风吹得我们直打寒颤，一会儿见摆渡的阿尼把小船划过来了，我和阿弟很快向小船跑去。

“慢着！慢着！”阿尼把我们拦住，又望望对岸，这才低声说：“寺庙说你们是……是‘活鬼’，下令不准与你们接近……”

阿妈急忙过来把我们抱住，对阿尼说：“我们不过去了，那就不使你为难了！”阿妈说完以后，拉着我和阿弟就往回走。没走多远，背后又响起了阿尼的喊声：“来！来！来！哪里是什么‘活鬼’哟！……那些野兽真是把人往死里整啊！我渡你们过去！”

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踏上了渡船。

到了白孜村，阿弟先进村去了。当他走到村旁的一幢高楼前，只见窗口突然挤出一个圆滚滚的脑袋，尖声尖气地朝阿弟骂道：“妈的，还没出门就遇到你这鬼崽子，等着我给你！”那圆脑袋一边缩了回去，很快又伸了出来。紧接着，一根木棒打在阿弟的头上。正在这时，楼下大门哐啷一声开了，一只恶狗边吠边拖着铁链猛扑过来，我们来不及躲避，阿妈就被恶狗咬了一口。在恶狗的狂叫声里，楼上的窗口同时传来了一阵狞笑。突然，那狞笑又被恶狗的一声嚎叫打断了。“是谁敢打我家的狗？”楼上那圆脑袋在大声吼叫。这时候只见一个阿叔走近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根木棒关切地说：“快走，快！快！”

我急忙一手扶着阿妈，一手牵着阿弟往村外走去。走了一段，回头去看看那楼房，却围上了一大堆受苦人，都在指责那狗地主不该放狗咬人。

几天之后，阿弟的伤还没好，就被奔达宗大头人阿江抢去当了娃子。

阿弟每天上山放羊，回来还要背水，磨糌粑……。一次，阿弟拖着瘦弱的身子又出去放羊，可怜他就从一个陡坡上滚下去摔死了。我们跑到大头人阿江家，找他算账，可是狼心狗肺的阿江，指着阿妈说：“你的儿子是中了你们的‘邪’才摔死的！……”

乡亲们也赶来为我们抱不平。可是在那万恶的农奴社会，穷人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啊！艰难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所谓“活鬼”的谣言再也压不倒我们了。农奴主、大头人越是污蔑，我们越是看清了他们的豺狼黑心。我们要活下去，一定要报仇雪恨呀！我们盼望重见天日的一天快快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九五一年，金珠玛米胜利跨过雅砻江，进驻到雅江县城。我们村边来了人民政府的工作队。工作队有个勒写巴^①是个女同志，她听说在黑暗、野蛮的农奴社会里，反动家伙把我们污蔑为“活鬼”，就经常同我们接近，待我们象亲姐妹一样。我们的苦难身世，激起了她无比的愤恨，她说：“在那黑暗的农奴社会，广大农奴受压迫，受剥削。今天，解放啦！以后进行民主改革，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就翻身做主人啦！”她还经常给我们讲很多革命道理。她说：“斯郎志玛，革命要靠自己。广大农

^①勒写巴：干部。

奴，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呀！”她的鼓励，使我振奋起来，勇敢地投入了斗争。

工作队进村不久，号召无地和少地的农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我和几户农奴向一座“神山”开战了。这一下，震动了一伙农奴主、头人和庙里的反动家伙。他们跳出来胡说：“妇女开荒，是对山神的侮辱呀”，“‘活鬼’也来开荒，更是对山神的亵渎呀”，“山神会发怒，呷拉要遭殃呀！”这些无耻的叫嚷，吓不倒已经觉醒了农奴。我们愤怒地回答了那些吸血鬼：“千百年来，我们广大农奴忍饥挨饿，受苦受穷，‘山神’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今天，解放啦，你们还想用‘山神’来欺骗麻痹我们，使我们永远受奴役，这办不到。妇女要彻底翻身啦！”以后，那些骑在农奴头上的反动家伙再也不敢公开反对我们开荒种地了。一年以后，我们种出的庄稼获得了好收成。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我进一步得到了锻炼，我和呷拉广大农奴一道，满怀信心地又积极投入了新的战斗。

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大地。工作队驻进村子，帮助我们农奴闹翻身，我心里热得象一团火样。村子里的农奴主、头人表面上在勒写巴面前装“笑脸”，骨子里却恨得要死。我怕勒写巴上当，向工作队说了农奴主、头人那些鬼鬼祟祟的活动。这一来，他们看到我同工作队接近，就越发对我怀恨在心。民改前夕，以伪保长李维为头子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工作队因事暂时离开呷拉的机会，四处活动，他们把暗害的目标首先对准了我。一天，李维把阿妈找去，胡说：“你女儿斯郎志玛已投靠了汉人，要背叛我们祖先，你把她找回家来，让我们给她……。”阿妈一下就识破了这家伙的恶毒用心，回答他说：“小鹰长硬了翅膀，想往那

儿飞，你管不着！”李维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又一次拾起“活鬼”这个反动的精神枷锁，企图重新套在我的身上。他一边造谣说：“这几年，斯郎志玛这个‘活鬼’闹得我们呷拉不安宁，必须把她送走！”一边暗地策划，密谋把我装进牛皮口袋，丢进雅砻江中。这风声被村里的几十个群众知道后，赶紧告诉了我和阿妈。我想，敌人的暗算，正说明了他们害怕我们翻身农奴团结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和阿妈商量，决定尽快把这件事情告诉工作队。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月色分外明朗，我和阿妈急走在进城的路。走出呷拉大约四、五里地远的时候，忽然听到前面传来“嘀哒、嘀哒”的马蹄声。我想：“难道是李维他们准备在路上拦劫我们吗？”我和阿妈闪进了路边的树丛。马蹄声越来越近，我借着月光看得见马背上的人了。一共两骑，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个藏族青年，女的不就是工作队的那个勒写巴吗？她左手握着缰绳，右手紧握着枪把，精神抖擞地边走边警戒着。

“勒写巴！”我大喊一声，冲上前去。

“斯郎志玛，是你呀！”她赶紧跳下马来。

我象看见亲人样地一下扑到勒写巴的怀里。她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村里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我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呀！”

我们走在回村的路上，勒写巴又激动地说：“毛主席，党中央坚决支持广大农奴实行民主改革的强烈要求。广大农奴彻底翻身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

“真的？”我惊喜得跳了起来。

没多久，雅江县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民政工作

队调查了地主、伪保长李维的罪恶活动，将他逮捕法办了。一小撮妄图武装叛乱的反动农奴主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旧社会把我变成了“鬼”，新社会才真正把我变成了人。民改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一九七三年，我们这个乡成立了人民公社，我被选为呷拉大队妇女主任和贫协副主任。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们劳动妇女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毛主席把我救出了苦海，他老人家的恩情比天高啊！在今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我一定坚决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

忘不了的伤痕

阿壤拉姆

我女儿要到县里去工作了，明天就要上路。她呀！又是唱，又是跳，多高兴啊！

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叽叽喳喳地向我问这问那。我说：“孩子，你们在红太阳沐浴下生活得多么幸福啊，可是，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在那反动、黑暗的农奴社会里，我还是个娃娃，就尝尽了人间的苦难，象你这样大时，我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万恶的农奴主把我当牲口一样转卖几次了！……”

那年月的苦楚哟，真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吐不尽。

我十二岁那年，阿妈病倒了。每天，我牵着阿弟出去讨口，或给人家牵牵牛鼻子过活。

不久，头人跑来对我说：“走吧，跟我到外面去挖金。”当时，阿妈正病得厉害，阿弟才四岁，怎离得开我呀！我打定主意不去。第二天一早，头人洛绒达哇象催命鬼一样，挥着鞭子硬要把我拖走，我挣脱那家伙的手说：“我不去！就是不去！”凶恶的头人，举起鞭子就朝我身上抽。阿妈忙挣扎起来，一边夺过头人的鞭子，气愤地连声说：“不准打人！不准打人！”一边把我拉到她跟前，心痛地说：“孩子，去吧……。路上留心点，做完就快回来！……”就这样，我背起背篋。拿起木棍，被迫离开了阿妈！

我咬紧牙关熬满了一个月，连忙背上背篋，抓起木棍就往回跑。想着家里的阿妈和阿弟，我不分白天黑夜没命地跑啊跑啊，恨不能长上一对翅膀，一下飞过几匹山！一口气跑了三天三夜，到第四天中午，远远地能看到家门了。我想，就要看到阿妈和阿弟了，他们也在想我吧！想着想着，忘记了饥饿和疲乏，我便飞跑起来。邻居老阿依站在家门口，远远地见我回来了，喊着我的名字迎了上来。她一把抱住我，拉到了她家。阿弟听到我的声音，从阿依家里跑出来扑到我怀里，喊了声“阿姐！”就放声大哭起来。我忙问阿弟：“阿妈呢？”阿弟没有回答，哭声更大了。

阿依把脸扭过去，悄悄地揉揉眼睛，难过地告诉我说：“你阿妈，她——她死了！……”我一听，心都碎了，放开阿弟就朝家里跑，边跑边哭喊：“阿一妈！阿一妈！”到了家里，屋子空了，只有墙角里不久前阿妈睡过的一堆乱草。阿依连忙过来，又把我拉到她家，悲愤地说：“孩子，你一家五口就被那些豺狼害死了三口。你八岁那年，你阿舅因反抗头人洛绒达哇，被枪杀了！你阿爸因还不起土司的高利贷，被吊在一棵大树上活活烧死！如今，你阿妈她，……现在，土司到处说你家还欠他的债，正在打你的主意哩！小鹰在野猫窝里是活不出来的，快逃出这吃人的虎狼窝吧！孩子，一定要记住这仇哇！……”阿依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伤心地攀着她肩头，十分感激地说：“阿依，我一定记住你的话，长大了一定要找那些豺狼算帐！”

阿依送我上路了。天地一片漆黑，山林死沉沉的没有一点声息，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狼嗥。到了坡头，阿依把我拉到面前，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去吧！草皮铲了根根在，时候到了要发

芽。记住我们的血海深仇，好好活下去！”我拉起阿依的衣襟，揩了揩眼泪，咬着嘴唇向阿依点了点头，亲了亲阿弟，拄着棍子朝坡下走去。没有多远，回头一看，见两个模糊的影子还站在坡头。

不知跑了多少天，我才逃出了木里地界，到了乡城。我想，这下总算逃出虎口了。在那黑暗的农奴社会，天是阴沉沉的，地是黑洞洞的。我逃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一天，我讨口讨到一家门前，女主人见我是个外乡人，就同家里人嘀咕几句，然后叫住我说：“宗珠^①，我见你象个淋湿羽毛的小鸟，怪可怜的，到我家来吧，少不了你的吃和穿！”我听她那么一说，心想，总算是找到一个好人啦，便点点头，被她收留下来。谁知她却是条好看的毒蛇！她哪里可怜我呀，完全把我当个娃子，不分白天黑夜地折磨我，稍不如她的意，就把我往死里打。看她跟木里的土司、头人一样狠，希望破灭了。

一天晚上，我悄悄背上背笼，拿上木棍，逃走了。到了乡城喇嘛寺附近，我继续过着流浪的生活。有一次，我正准备到寺庙去讨点吃的，忽见一个穿得很阔气的人从里面出来。我把木碗伸了过去。他停下脚步，眨巴着黄鼠狼眼睛把我左看看，右瞧瞧，打量了很久，然后突然奸笑着对我说：“我是做生意的，你跟我去吧，我带你去赚大钱！”我想，赚不了钱，混碗糌粑捏也行啊，就跟他去了。

第二天，他带来一个人，指着我说：“就是她！”那人走上前来把我看了看，就说：“小娃子，快跟我走！”我膘了那家伙

^①宗珠，穷娃子。

一眼问道：“我为啥要跟你走？”他说：“你是我的娃子，娃子就得听主人的话！”我又气又恼地说：“我不是你的娃子！我是跟着商人来的！”那家伙气急败坏地说：“不是我的娃子？老爷花大钱把你买下了！少囉嗦，快走！”说完，举起鞭子就要抽我。这时，我才回头看看，那狠毒的商人早已溜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嘴唇都咬出血来，不停地哭骂。听到我的哭骂声，外边又闯进来几个人，把我一把抓住，拎起就走。我又踢又扳，又哭又闹。到了外边，那伙坏蛋把我按在地上，用牛毛绳使劲把我双手双脚捆起，装进皮口袋，象木头一样捆在马背上，把我驮走了。我哭，哭不出，动，动不得。我恨那骗卖我的商人，我恨这伙抢人的强盗！我恨不得咬断身上的牛毛绳，冲出皮口袋和这帮强盗拚！可是，我被捆得死死的，不能动弹。

马奔向山坡，穿过河谷，飞过草滩。我渐渐地觉得山在崩，天在转，痛得昏过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商人把我骗来当成牲畜一样卖给农奴主热角家当娃子。热角是当地凶得出名的头人。在他家，我喝残汤，睡羊圈，每天半夜，狠心的热角就叫狗腿子把我打醒，强迫我赶着一群骡子上山歇青桐叶子，然后，把叶子宰细拿去垫畜圈。晚上就在暗淡的松明灯下，给他家捻羊毛。不久，我病倒了，小小的身子瘦得象柴棒棒一样，身上挂着襟襟绉绉，躺在羊圈里，没有人管我。有时我发高烧，浑身烧得滚烫，几次昏过去又活转来，狠心的农奴主连水都不让我喝一口。

我的病更加重了，头发一天天脱落，皮肤脱了一层又一层。就这样，狠心的热角还是要逼我去干活。他站在圈门口凶恶地对我直吼，“狗喂三天要摆尾，娃子养来不干活？瘫了这么久，还

想瘫到啥时候？我花了五百个藏洋，难道就买个光吃草，不驮货的牲口？”他硬把我拖起来给他背肥料。那满背的肥料，象千斤重担。我还没有站起来，头上的虚汗就象锅盖上的汽水珠，大颗大颗往下滴，耳朵忽地一阵嗡嗡，头昏眼花，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热角这家伙见我八成活不了啦，对他再也没有用处了，决定把我卖掉。一天，我躺在羊圈里昏昏沉沉，歹毒的热角叫他的两个狗腿子用牛毛绳来拴我的双手，我一下惊醒过来，气急地问道：“干啥？你们要干啥？”热角奸笑两声，说：“干啥？我不能光养着不干活的牲口！今天我给你另找主人啦。”热角的话音刚落，两个狗腿子把我捆起来，连拉带拖地弄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早有四、五个坏蛋在等着。经过一路上的折磨，我已被弄得半死不活，一停下来，就倒在草地上了。热角对那些家伙说：“你们看看吧！”几个凶神恶煞的坏蛋立即围上来，这个把我提起来扳扳头，那个把我拖起来捏捏臂。其中一个肥猪样的坏蛋，还特地把我抱起，掂一掂，试试重量。我知道凶残的热角要把我当牛马卖掉。我想，山鹰可以在天空自由飞翔，马儿可以在草原上自由奔跑，我们是人，为什么连牲口不如？我越想越气，恨不得一口咬死热角，但我的身子太虚弱了，我倒在地上一点也爬不动！这时，我听另一个家伙对热角说：“不行，光是一把骨头，象没吃草的驹子。”我抬眼一看，见他圆溜溜的脑壳摇得象个转经筒。

“买来的马儿要能骑，牵来的牛儿要能犁，这样的骨头架架，拿回去顶啥用？”另一个家伙说。

“是的，是的，我掂了掂，最多60斤。我看三百差不多了！”

那一个象肥猪样的家伙接着说。

“啥子？三百？”热角一听就火了，接着又伸起颈子讨好地说：“一头好牲口也不值这点钱！这东西该比牲口要好点嘛。”

“你到底要多少？”一个家伙试探地问。

“还是那个价——少了五百不卖！”

经过讨价还价，热角还是得了五百个藏洋，把我卖给了那肥猪样的坏蛋。钱一过手，那“肥猪”走过来就要把我拉走。看着这一切，我胸中怒火直冒！是这伙豺狼，害得我家破人亡，骨肉离散，是这伙豺狼把我骗来当成牲口一样买卖，我恨这帮吃人的野兽，恨这人世间的和平！当那“肥猪”再伸过手来拉我时，我抓起他的手，恨恨地咬了一口，那家伙象猪一样嚎叫一声，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在我手上加捆了一根长牛毛绳，把我连拉带拖地拉到了他家。就这样，我又成了另一个农奴主的娃子。

过后，我知道了这“肥猪”叫绒根牛勒，也是乡城的一个心狠手毒，凶暴残忍，恶得出名的农奴主。你就是夏天向他要点雨水，冬天向他要点雪，他也不会给的。我在他家当了三年娃子，做不完的牛马活，流不完的辛酸泪，不是辱骂，就是毒打，浑身伤巴擦伤巴。我实在受不了这非人的摧残，于是，我又不得不逃跑了！第二天，绒根牛勒带着狗腿子四处捉我，后来在一个山窝里把我抓回。那“肥猪”绒根牛勒一边打，猪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吼叫：“看你这臭娃子还跑不跑？……”那家伙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然后丢进了牛圈。我躺在牛圈里，只有用仇恨来敷衍满身的创伤！

那以后，绒根牛勒迫害我的手段就更加凶残了。我的伤还未好，他成天逼着我干活，却不给我吃饱，不准我休息。后来他见

我实在不行了，又以五百个藏洋把我卖给了农奴主刮充次称。

豺狼同虎豹一样凶恶，刮充次称同绒根牛勒也没有什么两样。我在刮充次称家当了五年娃子，仍然受尽了折磨和摧残。无量河水冬天也有冻结的时候，可是，在那反动黑暗的农奴社会，我们农奴的血泪一年四季却流不完啊！

有一年，我已怀孕几个月，刮充次称见我做事迟缓，便对我下毒手了。一天，我同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赶骡子上山驮青柄叶子，一匹骡子出门不远又跑回去了。我心里想，莫说跑回去一匹，就是全跑回去，我也管不着。我没去追那畜牲。于是，赶着其余四匹骡子继续往前走了。回来时，老远就看见刮充次称握着青柄棒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前等着，到门口时，没等我开口，他抡开大棒狠狠地朝我打来，边打边骂：“看你偷懒！看你偷懒！”我抓住他手里的青柄棒，毫不示弱地说：“牲口长有四只脚，要跑回来，我有什么办法？”那家伙被我问得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连连吼叫道：“来人啦！来人啦！娃子翻天啦！……两个狗腿子忙冲出来不问青红皂白，抓起青柄棒朝我乱打。我实在站立不住，一头倒下去了，护着肚子在地上翻滚，又一次被打得半死。

狂风呼呼，大雪纷纷，把我从昏迷中冻醒过来。使尽我全身力气，一步步爬回圈房，全身象扎满了刺巴，我呻唤着，在草窝里翻来滚去……

小产不久，刮充次称硬逼我到理塘去为国民党反动派修飞机场。我想到所有的亲人和送我逃出虎口的阿依；想到我被凶暴残忍的农奴主卖来卖去的惨景，仇恨在心里翻滚，我想，我们娃子也是人呀，决不能再回去给农奴主当牛做马！

理塘的苦差结束了，于是，我端着木碗在理塘讨口流浪。一

天，碰到一个流浪汉，叫徐海青，是外地流浪到这儿来的一个木匠。认识以后，在患难中我们安了家。

天下老雕一般黑。理塘的地再宽，是喇嘛寺的；理塘的草场再大，是土司头人的。我们在理塘也无法立脚，同样受尽了苦难和熬煎。

“阿妈，你怎么哭啦？”

女儿的问话打断了我的回忆。我忙用袖口揩了揩眼泪，对女儿说：“看到你在红旗下成长，今天党和毛主席又送你到为人民服务的岗位，阿妈高兴啊！”

女儿一头倒在我怀里说：“阿妈，我决不会忘记农奴主对我们农奴的剥削和压榨，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抚摸着女儿的头说：“小鸟出窝别光想飞，还得先认清方向。你们青年人，象山坡上的树苗，在阳光雨露下节节上长。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啊！”

满腔仇恨诉乌拉

洛 惹

乌拉苦，
乌拉苦，
血泪满路淌，
白骨把路铺。
一路悲歌一路恨，
声声血泪向谁诉！

旧社会的乌拉，土司要派，寺庙要派，头人、农奴主也要派，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还要派，真是比牛毛还要多，比大山还要重啊！它给我们藏族穷苦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不知有多少人被它逼迫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的家住在道孚县。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藏族人民的反动统治，在康定地区派驻了大量的军队。运送军粮、军火的繁重负担就落在我们穷苦人身上。那时候，我们一家八口，种农奴主的差地，住一间夏不遮雨，冬不蔽风的破差房。阿爸成年累月在外支差，家中很少见到他的影子，可是他在支差途中吃的粮食却靠阿妈给人家扯草、理羊毛、打短工挣来的。我一个阿哥在外打短工，小阿哥和阿姐被迫去给农奴主家牧羊。饥饿象毒蛇一样缠在我们身

上。苦难快压断了我们的脊梁，国民党反动派的乌拉又象一座大山压在我们肩头。

我还记得，有一天，阿爸刚支差回来，还没坐下，保正①的咳嗽声就在门外响起来，只听得他在门外嚷道：“明天给国军运军粮，你家出一匹马差！”

阿爸一听，就冲出门外，对着保正气忿地说道：“我们家连马腿也没一条，支啥马差？……”

保正不等阿爸说完，愣了一眼，咳了声嗽，一边走，一边说：“管你有马没马，一匹马的差，非支不可！”

阿爸又气又急，闷住了，连一口水也喝不下去。是啊，要我们家支一匹马差，真象被冰雹子打得一塌糊涂的庄稼又遇上严霜。国民党反动派同土司头人一样狠毒。派到头上的乌拉不支不行呀！但是哪里有钱去买马呢！阿爸无可奈何，只好托人去找农奴主呷绒家赊马，忍痛让阿哥去他家当八年娃子顶债，这才赊到一匹皮包骨头的老马。

阿爸赶着这匹老马给国民党反动派支乌拉去了。下到乾宁，上至铲霍，不分冬夏，往返奔波，阿爸的身子越来越瘦，那匹老马的肋骨也越来越刺眼了。

马背磨烂了又长好，长好了又磨烂，马掌也不知钉了多少遍，好好歹歹拖了几年。后来，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白利土司和投靠西藏反动政府的大金寺打起仗来，运送军粮的差役更繁重

①保正：清朝末年，曾在甘孜藏族地区废除土司和寺庙上层喇嘛的统治权利，推行清朝地方行政制度，设保正、村长等。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在其势力所及的地区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原来的保正、村长等也就一变而为乡、保、甲长。这里称“保正”（即保长），是格表旧时的称呼。

了。人不解腰带，马不下驮桥，不分昼夜，无论晴雨，总是不停地在支差路上奔命。可怜那匹老马啊，背脊被驮子磨烂了，鲜血浸透了鞍垫，腿也走瘸了。它一路呼哧呼哧喘粗气，肚子象皮风箱似地扇着，一颠一跛，挪动着不住打闪的腿子，每跨一步都叫人担心它会摔倒在地。有一天，往炉霍城里运军粮，老马一步挨一步，离县城还有几十里地的虾拉沱时，可怜的老马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蹬了几蹬就死去了。抚着累死的老马，阿爸流出悲伤的眼泪。想到往后的处境，阿爸心中啊，更是象滚油煎，烈火燎。但是，军粮还得按时运到，阿爸只得强按饥饿和劳累，在几十里的山路之间，辗转扛运那两包沉重的粮袋。粮包运到了收粮站，阿爸抹着汗，揉着腰，还没喘过气来，哪里知道横祸飞到了眼前。

那个收粮的国民党军官看见阿爸背着粮袋到来，他马上愣起三角眼，不问青红皂白照着阿爸的脸上“啪！啪！”两耳光，骂道：“老不死的东西，谁叫你私自把粮包放下马背？准是没安好心，偷了军粮！”

这黑天的冤枉啊，阿爸哪里受得了，就同那家伙争辩起来。那反动派军官立即解开了腰上的皮带，满嘴臭水地喷人：“偷了军粮不认帐，还嘴硬！”他一边骂，一边凶狠地举起皮带劈头盖脑地朝阿爸打来。阿爸敏捷地夺过皮带，质问道：“凭什么打人？”那家伙后退了一步，眼看捞不到什么油水，就写了张字条要阿爸带回去交给保正。阿爸也就不同他计较，带上字条就回去了。

保正收到字条，干咳一声，瞟了阿爸一眼，怪声怪气地念道：“此人偷盗军粮，着令严加惩处。”念完，他又嘟嘟哝哝重

复了一遍，然后咧着嘴，歪起脖子狞笑：“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偷盗国军的军粮哩！”

阿爸急了，跨上一步争辩道：“我那里偷军粮？那是诬赖！”

保正提了提那双老鼠眼，把字条一弹，吼起来：“字条上明明写着，你还敢狡辩？赔！”

阿爸也不示弱，提高了嗓子，愤怒地冲着他道：“管他字条不字条，我没有偷，赔什么？”

保正哼了一声，就往县衙门去了。阿爸带着满脸的怒气回到家里，保正随后就带了一帮匪兵冲到门前来抓人。阿爸气得脸色刷白，指着保正大怒：“你们这不是活抢人吗！”

带兵的匪军军官一声叫：“给我打！”几个烂兵就拥了上来。阿爸两眼直冒火花，猛的一拳将迎头上来的一个打翻在地。其余匪兵又围了上来，把阿爸按倒在地，枪托，皮带，雨点般地打来。阿爸拚命地反抗、挣扎、怒骂。渐渐没有了声音……

我们恨不得冲上去同那些烂兵拚了，怎奈我们姐弟年纪都很小。但是，这阶级的仇和恨，深深地刻在我们心头。

等阿妈傍晚时分回来，阿爸已经吐了几口鲜血，人事不省。拖了几天。阿爸不行了，临死的时候，他把我们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说道：“记住啊，这是我们家又一代的血仇呀！你们的白发苍苍的阿祖，曾经被农奴主诬赖偷牛，挖去了双眼。年迈瘫痪的阿婆守着他，两个老人都是活活饿死的呀！如今……你们……要报仇……报仇雪恨啊！”说完这字字句句浸透血泪的话，阿爸额上沁出冷汗，含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间。

豺狼不会怜惜，魔鬼没有善心。不等我们把悲伤的眼泪擦干，万恶的乌拉又象恶狼一样扑上门来。

“人死了，马差就不支啦？”象往常一样，保正又窜到门口来磨牙齿了。

听到保正的嚎叫，阿妈肺都气炸了，忙出去答道：“我们家唯一的老马累死了，人也被你们害死了，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保正见阿妈的话挺硬，就接着说：“不管你人亡马死，与我无关。这是县府的命令，既是差民，哪有不支差的道理？不支马差那就去支塔哟差！”

“塔哟”是乌拉的一种，就是到县衙门去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狗官做“家务”。阿妈被逼得没法，天麻麻亮就得去，砍柴，背水，烧火，搓青稞，洗衣服，带娃娃……没完没了，累死累活，直到深夜人静才准回家。那时，最小的阿弟还在吃奶，阿妈只好把他背着。从此，每天早晨我们从乱草窝里钻出来时，就看不见阿妈的身影，每天晚上阿妈回来把我们梦中唤醒时，朦朦胧胧只听得到外面的狗叫。

没几天，国民党狗官发现阿妈背着小阿弟支差，就气势汹汹地说：“谁叫你背着娃娃来，到底是来支差还是带娃娃？”阿妈只好忍痛把小阿弟放在家里，交给我们照管。可怜的小阿弟成天饿得“哇哇”大哭。我们有时给他喂一点糌粑团，他衔在嘴里，啣几下，眉头一皱，“哇”的一声又吐出来。我们哄他哄不住，急得团团转。这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听到阿妈急匆匆的脚步声！

小阿弟一天比一天瘦弱。一天，阿妈去找保正，气愤地说：“当官的娃娃是人，我的娃娃就不是人？”保正把头一偏，斜着眼，装腔作势地说：“俗话说，阿角牛①不算牛，卑贱的娃子怎

①阿角牛：一种力弱不能服役的牛。

能同富贵的人相比。你是在支差呀！”阿妈心想：拚着性命也不能让孩子饿死呀！就在这天，她把心一横，瞅个空子往家跑，还没跑多远，就被站岗的哨兵发现，把她抓走了。当晚，狂风掀着四壁，雪花飘进了草窝，小阿弟瘫软地躺在草窝里。我们睁大眼睛望啊，巴望阿妈的身影快快在门口出现，为我们驱走满屋的寒冷和凄凉。

夜越来越深，狂风的怒号传进了我们耳朵，就象成群的恶狼在嚎叫，象数不清的老鸱在嘶叫。阿妈还没有回来，我心里总是不安。我们饿啊，我们冷啊，但是看到小阿弟在昏迷中抽搐，想到阿妈在风雪里熬煎，我们谁也不想说一句话，几姊妹抱在一起，在担忧和困倦中迷迷糊糊打发走了这可怕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啪哒啪哒”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门外传来一个声音：“保正说，你家阿妈病死了，快去看看！”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们几姊妹都惊呆了。小阿哥和阿姐急忙跑到阿妈支塔哟的那个国民党反动狗官家里，被领进一间冰窟一样的破屋。小阿哥和阿姐颤抖地连声呼唤着“阿妈！阿妈！”扑了上去。阿妈遍体鳞伤，满脸的血迹已经变成紫色，看得出她是被那些凶恶的豺狼活活打死的呀！没过几天，小阿弟也饿死了。野蛮的农奴社会，就这样活活吞噬了我家三个亲人的生命。

阿妈死后，破屋子里静得怕人。我们这一群失去了父母的孩子，顶风雪，熬严寒，挣扎在死亡线上。乡亲们照顾我们，东家匀给我们一勺糌粑面，西家分给我们一把青稞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乌拉带给我们的灾难还没完啊！那翻天搅海的暴风雪就象要吞掉我们的破烂房子，那些刚刚吃掉阿爸阿妈的豺狼虎豹，舔了舔舌头，又向我们张开了血盆大口。

过了两天，我们看到保正一大清早在门口转来转去，又贼眉贼眼往屋里瞅了一瞅。晌午，我们正在煮一点烂菜叶子，忽然看见保正领着一群国民党匪兵恶狠狠地冲来，抓住我们就往外拖。一个匪军官吼道：“支不起差，还住在差房里干啥？给我滚出道孚县！”他边吼边提着枪钻进屋里去了。只听见屋里翻腾得乒乒乓乓，悉悉索索乱响。过了一阵，那匪军官空着两手出来，摇了摇脑袋，扫了我们一眼，骂道：“妈的，穷光蛋！”几个烂兵用刺刀挑起破毡片，扔出了门外。

这时，一个穿羔儿皮袄的家伙一拐一拐地走来，这个狗农奴主央泽同那个匪军官点头哈腰地打了一个招呼，就走到小阿哥面前，说：“欠租要交，借债要还，老子欠债儿子还。跟我走！当娃子抵债去！”盯着央泽那死猪一样的脸，我们紧紧抱住小阿哥。小阿哥使劲抓住我们的肩头，愤怒地指着央泽骂道：“你们这群横行霸道的豺狼，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今天你们又来逼债，谁欠你家的债？欠债的不是我们，欠债的是你们。这笔笔血债，总有一天要找你们清算！”央泽白了小阿哥一眼，“哼”了一声，一边说：“这小子嘴还硬！”一边指使两个狗腿子扑向小阿哥，架起就跑。

正在这时，小头人曲登也鬼鬼祟祟地窜来。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家念经，小阿哥和阿姐去拣了“送鬼”的糍粑团，不但被他打得人事不省，并且还瞎说阿姐冲了他家的“福气”，硬把阿姐的头发扯了一把去粘在糍粑做的魔鬼身上作替身。看见他，我气得牙齿痒痒的，恨不得去咬他几口。那家伙象老鸱一样，把我们几姊妹打量一番。然后贼眼死死盯住阿姐，扯起他那破嗓门说：“人死债没消，让这小东西给我当终身娃子顶债去！”说着，

伸过魔爪来抓阿妹。我扑上去一把抱住，阿妹也使劲搂住我的脖子。曲登怪叫一声，飞起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狗腿子急忙来抢阿妹。我们一边呼喊，一边拼命和他们撕打。乡亲们听到呼救，纷纷跑来为我们抱不平，几个乡亲指着狗农奴主央泽和头人曲登就质问：“你们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下活抢人？”虚弱的狗强盗们，看着愤怒的人群，怕把事情闹大，夹起尾巴溜了。

小阿哥和小阿妹被抢走了，农奴主又强行收回了差房，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乡亲们看到这惨景，个个都来关怀，鼓励我们勇敢地活下去。为了报这世世代代的仇，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呀！

辞别了乡亲们，阿姐拉着我去找在农奴主家当娃子的阿哥，在一个科巴阿叔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阿哥从农奴主家逃出来，领着我们往丹巴方向跑了。

雪山上印着我们带血的足迹，森林里留下我们烧白菌吃的余灰。在讨口流浪中，我渐渐长大了，告别了阿哥和阿姐，独自流浪到了康定。在那里，依旧给农奴主当娃子，赶驮帮，睡岩洞，歇屋簷。真是苦果子掉进了苦水凼。

好容易熬到解放了。我象干渴的青稞苗遇到了雨露，象冻僵了的羊羔见到了太阳。

解放军一到康定，我就跟着他们参加了革命。

后来，组织上决定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我的家就在解放后兴修的公路旁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比关怀我们藏族人民，为了更好地推动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不断改善我们藏族人民的生活，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兄弟团结，巩固祖国的边防，络绎不绝的汽车队翻过崇山峻岭，越过

深涧激流，给我们带来了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平坦的公路遮蔽了过去乌拉路上洒满的血迹和白骨，马达的轰鸣代替了过去乌拉路上痛苦的叹息和呻吟。

每当我看见驮脚的乡亲们得到解放军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我就想起了旧社会的乌拉给我们广大农奴带来的苦难。心里充满了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最黑暗、最反动、最残酷的农奴社会的愤恨。

但是，不能说过去的乌拉苦就一定不会再落到我们头上啊！林彪一伙妄图“克己复礼”，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敌人也公开叫嚷：“社会主义只是高原上的阵雨，是草地上的露珠。”他们随时都妄想复辟万恶的农奴制度，让吃人的乌拉又压在我们身上。想到这些，使我更进一步领会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伟大的真理。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一定要同广大翻身农奴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象公路上奔驰不息的汽车一样，努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迈进。

不屈的山鹰

沙 加

多少年来，只要我一看见山鹰，就想起我的阿哥。他那结实的身材，宽宽的额头，明亮的双眼，显露着刚毅神色的英俊脸庞，又生龙活虎般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阿哥比我大四岁，我从七岁起就同阿哥一道给千户曲嘎放羊。那时候，家里还有阿婆、阿爸和阿妈。我和阿哥是在家里实在没法过活的情况下，被迫去给曲嘎当放羊娃的。后来，阿爸和阿妈开了两亩生荒地。靠两亩荒地的收成，怎能养活一家三口人啊！因此，每年一半的时间，都要出去打短工，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总算勉强对付得过去。

我和阿哥在千户曲嘎家当娃子，放牧几百只山羊，起早摸黑，受尽了艰辛。每次我和阿哥把羊赶上山，常常喜欢望着蓝蓝的天空中那展翅翱翔的山鹰。它是多么自由自在啊！阿哥经常指着山鹰对我说：“阿弟，你看它，翅膀硬，飞得高，不怕狂风吼，不怕雪花飘！”阿哥总是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好象他就是一只展开双翅的山鹰。

有一次，阿哥称赞山鹰的话被一个狗腿子听见了，马上告诉他的主子曲嘎。平时，我和阿哥都不服曲嘎的管教，那家伙就憋了

①千户：解放前，丹巴一带部落头目的一种称呼。

一肚子的气，这一下他认为找到泄气的机会了。一天晚上，我们把羊刚赶回来，一个狗腿子急忙跑来对我和阿哥叫嚷：“快把羊子关好，千户叫你们去！”我们刚一走到，那家伙指着阿哥就劈头盖脑地大骂：“山鹰的翅膀再硬也飞不到蓝天，哼！你想当山鹰，我就能折断你的翅膀！”

听了曲嘎的叫骂，阿哥气得两眼喷火，冲着他没好气地说：“长大了我就是当山鹰！”说后向我使了个眼色，转身就朝门外走。我刚抬脚，便听到曲嘎发疯似地吼叫：“快抓住他们，给我打！”几个狗腿子蜂涌而上，揪住我和阿哥就打开了。皮鞭打得烂我们的皮肉，但打不掉我们心中的仇恨。

当天深夜，阿哥把羊鞭一摔，拉起我一口气跑回了家。

给曲嘎放了几年羊，一个工钱都未得到，但我们总算逃出了虎口。曲嘎是一个心比蛇蝎还毒的家伙，看到我们不再给他当娃子，恨得眼睛暴起血丝，扬言要霸去我家两亩土地，把我们弄得家破人亡，还要我们重新给他去当娃子。

曲嘎的美梦还没有实现，春风把红军要来的消息吹到了高原，真象久旱的禾苗逢甘露。自从红军战士住进我们村，阿哥常常同大伙一起，跳起欢乐的舞蹈，唱起嘹亮的歌声，表示乡亲们对红军的热爱。红军战士常给我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讲革命的道理，讲革命根据地穷苦人闹翻身的故事。革命真理象雨露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阿哥更加热爱红军，向往革命。有一次，阿哥兴致勃勃地问我：“阿弟，你说，最勇敢的山鹰在哪里？”

怎样回答呢？我呆呆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阿哥拍了下我的肩头，指着红军说：“最勇敢的山鹰不在天上，在地上啊！红军战士们，就是勇敢的山鹰。你看，红军一来，曲嘎就吓得带着

狗腿子躲进深山老林去了。我要是能当上红军战士该多好啊！”

红军战士都住在我们穷人家。战士们帮助我们挑水、扫地，还帮助我们种地。我家的两亩地在红军战士的帮助下很快种上了玉米。看着玉米长叶、抽穗，阿爸高兴地对我和阿哥说：“等玉米成熟了，一定要送给红军尝一尝。”

但是，还没有等到玉米成熟，亲人们就北上了。乡亲们簇拥在路旁欢送亲人。当时我还不知道北上抗日的道理，但我想，红军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红军走的当天下午，曲嘎就带着狗腿子扑下山来，乌云又笼罩了小金河畔，乡亲们又回到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曲嘎回到村后，整天带着一群打手象疯狗一样扑东家，闯西家，说这家杀了他的牛羊，那家分了他的财物。被诬的人家不是惨遭杀戮，就是横遭毒打。但是乡亲们并没有被曲嘎的屠杀吓倒，他们从红军那里学到了革命的道理，继续坚持斗争。

阿爸和阿哥送亲人上路，天都快黑了，还没回来。难道他们跟红军走了吗？我正在这样想，忽然门外狗声突起，很快闯进几个人来。最前面的就是曲嘎，他右手握着手枪，左手牵着一只恶狗，后面跟随几个狗腿子。

“你家男的和儿子到那里去了？”曲嘎举起手枪在阿妈眼前一晃，凶恶地吼道。

“不知道！”阿妈坚定地回答。

“准是送赤军去了！走！”说后，吆喝狗腿子一窝蜂地拥出门外。

整整四天过去了，还不见阿爸、阿哥的踪影。阿婆、阿妈和我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就在这天的深夜，我正要入睡，忽听门

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我翻身起来跑去开门。

“阿爸！阿哥！”我一下扑到阿爸怀里。

几天不见，阿哥有些变了，脸上看不到笑意，显得十分严峻，明亮的双眼更加炯炯有神。

阿哥轻轻地告诉我们，那天送别了亲人，途中听说曲嘎回来了，他和阿爸便躲进一个朋友家里，今天趁黑回来看看，一会就要走。

阿妈急忙为阿爸、阿哥准备干粮。正在这时，一阵喧闹声，狗叫声，刀枪碰击声急速地传进门来。我贴着门缝朝外看，吃了一惊，曲嘎带着几个狗腿子把我家包围了。阿哥“刷”地拔出腰刀，低声向我喊道：“上房！”说着就上了房顶。阿爸操起一根木杠，我寻到一根柴棒，跟着阿哥也爬上了屋顶。

屋前屋后，火把通明，刀枪林立，曲嘎的叫骂夹着猎犬的狂吠，一片杀气腾腾。

“投靠汉人的穷小子，今天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曲嘎在大声吼叫。

“山鹰向着蓝天飞，穷人要跟着红军走，你敢把我们怎样？”阿哥挺身回答，周围的群山传来响亮的回声。在火光的照耀下，阿哥的眼睛闪闪发光。

“谁敢上房把这小子抓来，赏他五个藏洋！”曲嘎向狗腿子们吼道。狗腿子们你盯我，我看你，都不敢动。

曲嘎急傻了眼，摸出手枪就对准阿哥。阿爸一把拉下阿哥。“砰”的一声，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曲嘎脑羞成怒，命令狗腿子点火烧房。狗腿子们搬来一捆捆柴禾，在房子四周架了一人多高。柴禾点燃了，霎时，焰火弥漫，浓烟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时

曲嘎在底下虚张声势地狂叫：“快下来认罪吧！不下来就把你们统统烧死！”曲嘎的辱骂激起了阿哥脑中的怒火，他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仇恨，走到阿爸和我的跟前，紧紧拉住我们的手说：“与其被曲嘎这只豺狼烧死，不如跳下去同他们拚啦！”阿爸和我们都点点头。接着，阿哥大吼一声，跳下房顶，紧握腰刀，直逼曲嘎。惊慌失措的曲嘎吓得“阿嘞”乱叫，急往后退。一阵慌乱之后，狗腿子们回过神来，围住了阿哥。阿哥奋力与狗腿子搏斗，亮铮铮的钢刀在他手中飞舞，狗腿子被杀得哇哇乱叫。这时，阿爸对我大喊一声“跳！”我和阿爸同时跳下楼房。我刚着地，便觉得胸前一热，昏迷过去了。模模糊糊中，只听见刀枪碰击声由大变小，由近变远，狗腿子惊呼呐喊：“跑了！跑了！……”我正在为阿爸、阿哥庆幸，忽听到几个狗腿子的脚步声向我逼拢。我想站起来，突然胸前触到一大滩血。我被摔伤了！紧接着又是一阵头昏目眩。后来，我被两个狗腿子抓到曲嘎那里，他们把我打了一顿之后，关了起来。

过了几天，曲嘎把我放出来，假惺惺地对我说：“红军走远了，过去的事情算了吧！回去跟你家大人说，快叫你阿爸、阿哥回家来，我不会和他们过不去。”

我心里暗想：“哼！豺狼学羊子叫，决没安好心！”没过多久，我们就听说阿爸被曲嘎残害死了。

原来那天晚上阿爸和阿哥冲杀出去后，分头逃跑。阿爸朝南，阿哥往北。阿爸跑到一个荒山沟。躲进一个汉族穷苦阿尼家，那个阿尼听阿爸把事情说了后。就把阿爸藏起来。

不几天，曲嘎带着狗腿子搜到了荒山沟。他们硬逼那位汉族阿尼交出阿爸，阿尼气忿地说：“我的家就这么块地方，能藏什

么人？”曲嘎暴跳如雷，喝令狗腿子把阿尼吊起来鞭抽棒打。皮鞭虽能抽烂阿尼的皮肉，但棍棒却撬不开阿尼的嘴。狗腿子把阿尼折腾了好一阵，却什么也没得到。后来，一个狗腿子在阿尼房后的松坡上发现了阿爸。趁狗腿子跑去报信的机会，阿爸逃离了松林坡。曲嘎丢下阿尼，带起狗腿子直追阿爸去了。阿爸跑了一天，一下被急浪滔滔的小金河拦住了去路。左右两侧又是陡峭的悬崖，无路可走。眼看后面的曲嘎就要追上，最后他把心一横，纵身跳进了小金河……

阿爸死后，曲嘎马上霸占了我家的两亩土地。但是，那两亩地既填不满曲嘎贪婪的欲望，也消不掉他对阿哥的仇恨。对跑得无影无踪的阿哥，曲嘎仍然紧追不舍。阿婆、阿妈和我一心惦记着阿哥，都想打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一天深夜，星光暗淡，四野无声。阿婆、阿妈和我已经入睡。朦胧中我听见有人在喊“阿弟！”一声，两声，多么亲切熟悉的声音啊！“阿哥回来了！”我惊叫一声，一骨碌翻身起来，给阿哥开门。

阿婆、阿妈和我又惊又喜，赶忙把阿哥和另一个青年迎进屋里。阿婆拉着阿哥的手，阿妈端详着阿哥的脸，泪水滴满了双颊。阿哥含着悲愤，两眼喷射着复仇的火焰，他对阿妈说：“不要伤心，我们今晚回来就是给阿爸，给惨遭曲嘎杀害的乡亲们报仇的！”

天快亮时，阿哥和他的伙伴同我们告别了。望着他俩的背影，我心里充满了敬意。

第二天傍晚，阿哥和他的伙伴埋伏在一条小路边的杂草丛中。他俩早就打探清楚，当晚曲嘎要从这里经过。他们怒目注视

着小路的尽头。等了好久，曲嘎终于一摇一晃地来了。他一路走一路打嗝，越来越近了。等他走到面前，阿哥一个箭步上去，那家伙吓得浑身发抖，连连嚷着：“你……你……你们……要……要干……”话音未完，阿哥左手抓着曲嘎的胸襟，右手举起凝满仇恨的钢刀，直朝那家伙的咽喉猛地刺去，曲嘎象死猪一样躺倒了。阿哥和他的伙伴在曲嘎身上又猛戳几刀。然后迅速离开了小道。

“曲嘎被人杀掉了！”这大快人心的消息象长了翅膀，几天之内传遍了小金河畔、丹巴县境。穷人听到这消息，特别高兴。称赞阿哥是降伏恶魔的勇士。农奴主们听到这消息，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丹巴伪县府得到一个“千户”被杀掉的报告后，忙乱了一天，立即派出警察和国民党烂兵四处搜捕阿哥。

不久，阿哥被抓进了监狱。

“吃了虎胆的贱民，你为啥要杀曲嘎！”狱长开始审问了。

“豺狼咬了人，难免不遭人打！”阿哥威风凛凛地给了回答。

“我们已经查到你同伙的下落，老实交代出来！”

“既然你们已查到下落，何必再来问我？”

那狱长连碰了两个钉子，便声嘶力竭地喝令：“给我狠狠地打！”

两个狱警把阿哥架出审讯室，捆在一个木柱上，挥舞皮鞭，朝阿哥猛打。整整打了两百皮鞭，狱长仍然问不出阿哥朋友的下落。最后只好把阿哥又押进了牢房。

监狱里的穷伙伴们听说凶暴残忍的千户曲嘎是阿哥杀死的，都敬佩他，爱戴他，喜欢和他接近。阿哥那刚毅的性格和敢于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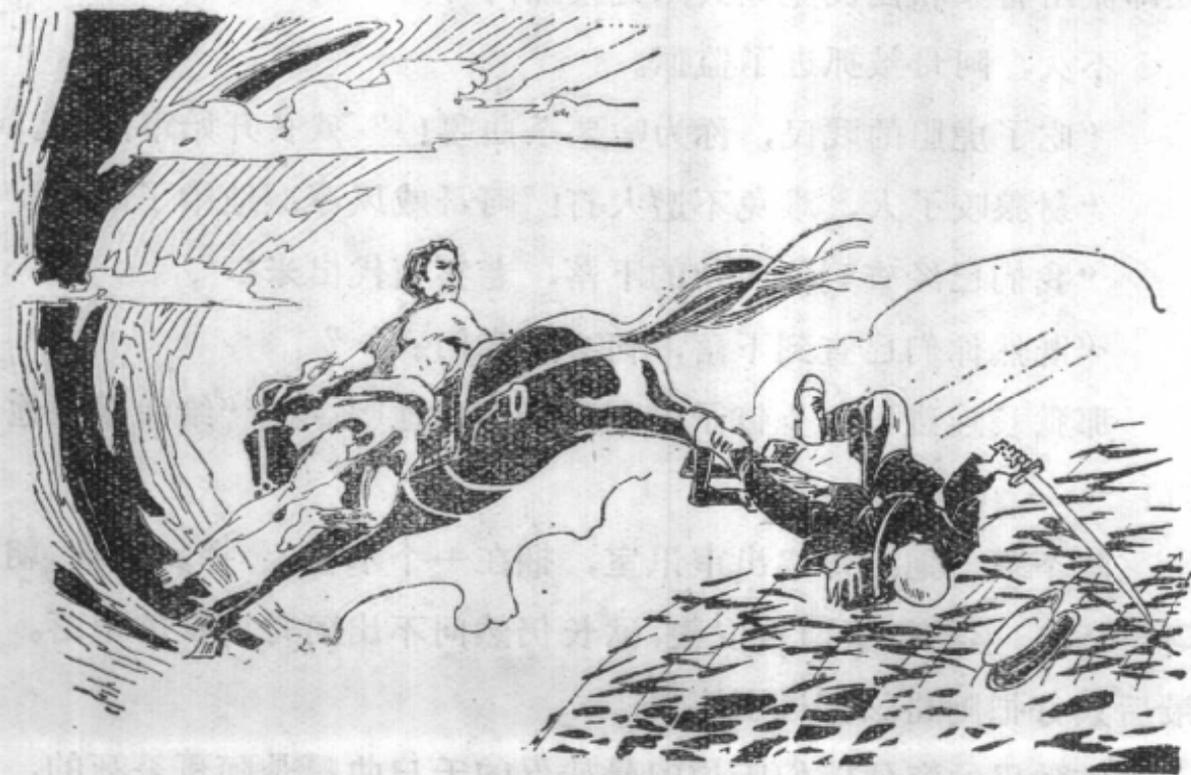
豺狼斗的勇气，就象一粒火星飞溅到一堆干柴上，点燃了同牢六个伙伴反抗的怒火。从阿哥嘴里，他们听到了关于红军的故事和革命的道理；从阿哥眼中，他们看到了争生存、争自由的希望；从阿哥的身上，他们感受到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在伙伴们的精心护理下，阿哥的皮鞭伤渐渐好转。一天晚上，阿哥把六个伙伴邀集到一起，警惕地用眼光向房外一扫，然后小声问大家：

“这几天我们商量的事情大家想好了吗？”

“你敢当领头的鹰，我们就跟着你飞！”六个伙伴坚决而又兴奋地回答，期待的目光投向阿哥严峻的脸膛。

“好！就在今晚上行动！”阿哥一拳插在地上，坚定地说。

在这以前，阿哥他们就作了逃跑的准备，在牢房的后端，用



双手刨了一个窟窿，然后用乱草挡住。寂静的深夜，不时传来野外饿狼嚎叫和狱丁阵阵的鼾声。趁着漆黑的夜晚，阿哥同六个伙伴一起逃出了监狱。他们象飞出牢笼的山鹰，向着小金河的方向奔跑。他们翻过一山又一山，黑夜快过去了，东方出现了朝霞。七个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加快了脚步。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跑了一夜，仍然没有逃出敌人的虎口，丹巴县监狱派出了马队追上了他们。阿哥急忙招呼六个伙伴分散逃跑，他自己却迎着马队冲了上去。第一匹马奔到了阿哥面前，阿哥将身一闪，躲过敌人的马刀，顺手扯住马嚼子，猛地朝地上一按，马背上的那个匪兵一个筋斗就摔了下来。阿哥正要跨上马，不料被后面追来的匪兵围住。

阿哥奋力同他们搏斗，一心想拖住敌人，好让六个伙伴脱险。敌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捆住了阿哥。

阿哥被抓回牢房后，敌人用残酷的手段迫害他，要他说出伙伴们的去向。暴风挡不住山鹰的翅膀，敌人的酷刑那能使阿哥屈服。敌人无奈，只好把阿哥押回牢房。不久，阿哥又组织了同监狱的二十多个伙伴越狱逃跑。他们踏着红军的足迹，沿着滚滚奔流的大渡河北上，心儿啊！早就飞到红军身旁。

这次越狱，阿哥又为掩护阶级兄弟而陷入敌人的魔掌。但是，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阿哥和乡亲们心中生根、发芽。阿哥和伙伴们坚持斗争，反抗暴力的革命行动，使反动统治者和他们的走狗非常害怕。为了遮盖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惊慌，狱长命令将遍体鳞伤的阿哥押出示众。走过一个牢房又一个牢房。在伙伴们面前，阿哥的脸上始终洋溢着胜利的微笑。他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鼓舞着狱中伙伴们同豺狼继续战斗的决心。伙伴们用坚定的目光向阿哥表示：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斗争！

敌人没有办法叫阿哥屈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秘密将他枪杀了。

阿哥虽然牺牲了，但他那不屈的山鹰形象，却永远印在人们的心坎上。穷苦的人们为他唱起了怀念的歌声：

世上的鸟儿千千万，
要算山鹰最坚强！
狂风再猛哟，
吹不折它的翅膀；
乌云再厚哟，
挡不住它飞翔！
不屈的山鹰啊，
穿云破雾，勇敢顽强。
不屈的山鹰啊，
你永远在我们心中飞翔！

在那苦难的岁月，当我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了阿哥，更加想起了当年勇敢的山鹰——红军！多少个夜晚，我常常望着红军沿着大渡河北上的道路，唱起了盼望红军的歌儿：

何时蓝天映彩霞？
何时雪山放金光？
黑夜沉沉哪天尽？
红军人马哪天来？

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了我们的家乡，当年最勇敢的山鹰真正飞回来了。穷苦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革命的道路上，阿哥的斗争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过去，阿哥他们的斗争失败了。今天，我们有了党的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

线的指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胜利之后还有斗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翻身农奴,都是勇敢的山鹰。不管还会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还要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广阔天地里冲云破雾,展翅飞翔!

扎绕山上红旗飘

妞 妞

盛夏的阳光，照得四野都闪闪发光。我走在回乡的大路上，离家乡木槎村越近，心里越激动。

算起来，我已经八年没有回来了。我边走边想，八年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家乡又是一番什么新气象呢？

山风吹过麦田，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伏，它们象是对我点头，欢迎我这个希客。听着麦田里高一阵低一阵的沙沙声，叫人心里格外舒坦。可以明显地看出，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前面就是木槎村了，首先闯进我眼帘的是我十分熟悉的扎绕山。变了啊！今天的扎绕山上开出了层层梯田，就象一条绿色飘带从山脚一直缠到山腰。大岩石上，“农业学大寨”的大字标语非常耀眼。乡亲们用汗水给扎绕山绘出的崭新图画告诉我，家乡就象骏马配上金鞍，显得更美啦！扎绕山啊，你是农奴苦难的见证；如今，你又记录下革命带给翻身农奴的幸福。望着欣欣向荣的扎绕山，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我的阿妈。为了挣脱农奴主的枷锁，她把满腔热血都洒在这扎绕山上了……

听我阿妈讲，她原出生在云南中甸县的一个穷人家里。三岁那年，乡城县木槎村的农奴主布根带领几百人到云南中甸打冤家，阿妈就被这伙强盗抢到乡城，成了布根家的娃子。

阿妈五岁就给布根家拾牛粪，七、八岁就给他家背娃娃，捻毛线，十二岁起就被强迫上山砍柴，下地劳动了。每天都是星星满天就上山，星星满天才准回。狗布根哪里把阿妈当人看待啊！布根一家住的是雕花的楼房，吃的是羊羔白面。阿妈成天劳累，得到的却是饥饿、寒冷和鞭打。她住的是不蔽风雨的破羊圈，吃的是又粗又苦的荞麦和元根，一件烂毡衫，夏天不能遮雨，冬天不能御寒。她一年四季赤着脚，跑遍了扎绕山，踏遍了青桐林。

扎绕山的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硕曲河的水清了又浑，浑了又清。阿妈在农奴主布根家度了一冬又一冬，过了一年又一年，她遭受的苦难真比硕曲河的沙子还多，比海子里的水还深啊！有一次，阿妈在地里割青稞，又累又饿，割着割着就昏倒在地里。狗布根诬说阿妈偷懒，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阿妈捆来吊起，用皮鞭指着阿妈直吼：“臭娃子俄勒，你听着，养狗是为了守家，养娃子是为了要给老爷做活，你爱睡就叫你吊起睡。”说罢，一阵皮鞭就象雨点般落在阿妈身上。狠心的布根打了一阵，把阿妈放下来，仍然逼着她下地去干活。

山鸟飞过头顶，阿妈羡慕；野兔钻过草丛，阿妈羡慕。阿妈多么渴望自由啊！她盼望有一天能飞过扎绕山，逃出这吃人的狼窝。

阿妈二十多岁了，见布根家的娃子跑的跑，逃的逃，她也打定了主意逃跑。她听别人说，越过扎绕山，再翻过一座雪山就可以到达稻城的贡噶岭。她下决心，越过贡噶岭要逃到云南中甸老家去找阿婆。

一天，呼啸的寒风刮过不停，扎绕山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阿妈照常带着砍柴工具，冒着风雪，爬上了扎绕山。她，这次不再是

上山砍青柄桤桤，而是飞快地翻过山梁，向稻城方向跑去。跑呀跑呀，手冻僵了，就伸进怀里暖一暖；脚磨破了，就扯把山草包一包。就这样一连跑了好几天，才翻过大雪山。阿妈心想，这下布根再也追不着了，她开始感到又饿又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户人家，讨点东西来吃。哪里想到竟是冤家路窄，好人难逢啊！这家人户恰巧就是布根的亲戚。当他们问出阿妈是从布根家逃出的娃子时，便假惺惺地把阿妈留住下来，暗地里却派人通知布根。狗布根赶紧带着狗腿子骑着快马去抓阿妈。这个恶狼竟把阿妈的两手捆起拴在他的马鞍上，然后摇头晃脑，咬牙切齿地说：“臭娃子，你会跑，今天看你腿有多长，你就跑给我看看！”说罢，马鞭一扬，那马就拖着阿妈狂奔起来。跑过一道山梁，她的腿脚就划出一道道血口；穿过一片树林，她的身上就留下一处处伤痕！鲜血啊，洒遍了山间小道，染红了皑皑白雪！

阿妈被抓回木槎村了。

狗布根把阿妈捆起来恶狠狠地问道：“臭娃子，今后还逃不逃跑？”“只要我还活着，就要逃跑！”阿妈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家伙一听，暴跳起来，喝令狗腿子用柳条棍抽打阿妈，直打得昏死过去。后来，狗布根又换了一个恶毒的办法，把阿妈装进一个大柜子里，用烟子熏。阵阵浓烟钻进柜里，熏得阿妈喘不过气，睁不开眼，鼻孔呛出了鲜血。不屈的阿妈在柜子四壁乱打，用头使劲向上顶盖。但坚固的四壁怎么打得烂？沉重的柜盖怎么顶得开啊！反复熏了几次，阿妈就被折磨得昏死了几次。

狗腿子把阿妈从柜子里拖出来后，狗布根狞笑着说：“臭娃子，看你还跑不跑？”

不管狗布根摧残迫害阿妈的手段多么毒辣、凶狠，可是都动

摇不了阿妈要逃出虎狼窝的决心。

在那些日子里，阿妈下地劳动有人看守，上山砍柴有人跟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阿妈想出了一个办法，成天装得疯疯癫癫的，以便使布根撵她出去。狡猾的布根哪肯轻易放过，他说阿妈是中了“邪气”，有“鬼”缠身，要给阿妈“祛神驱鬼”。这个吃人的豺狼用皮绳把阿妈吊在牛圈的柱子上，用细麻绳捆紧手指，然后把竹钉从指甲缝里钉进去。狗布根还在一旁狞笑：“这就是给你祛神！”接着，又叫狗腿子把烧红的铁钳用来烙阿妈的背，那歹毒的家伙又在一边吼着说：“这就是给你驱鬼！”尽管狗布根百般地摧残，可是阿妈回答这个豺狼的却是愤怒的眼光和仇恨的斥骂。

扎绕山上的云雾聚了又散，硕曲河的流水冻了又流，阿妈的苦难日子啊，从没有停止过一天。

在那暗无天日的封建农奴社会里，农奴主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农奴却没有生儿育女的权利，阿妈生我的时候是多么艰难啊！我临要出生的头一天，狗布根还逼着阿妈上山去砍柴。阿妈迈着吃力的步子，艰难地走上了扎绕山，砍了一背青桐桠枝后，还没走到半山腰，就忍着产前的剧痛，在青桐林里生下了我。她十分困难地往回走了，当走到德格小河桥上时，她望着翻滚的河水，伤心地叨念着：“苦命的孩子啊，怎么来到这吃人的世上？我用什么来喂养你啊？你就是长大了，还不是跟阿妈一样，给别人当娃子……孩子，这不是阿妈心狠啊！”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就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往下滚。她把我捧起，亲了又亲，然后把我轻轻地向河水里放去，可是，还没有碰到水面，阿妈又很快地抱起我，她左看看，右瞧瞧，喊了一声“苦命的孩子啊！”

就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去似的。

阿妈抱着我回到了布根家，还没进大门，布根的老婆尢宗就指着阿妈骂道：“你肚子都还没填饱，还养个娃娃！快！快给我抱去丢了！”阿妈气得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回答道：“你们生的是人，难道我们生的就不是人吗？”狗布根眼珠转了又转，贴近他老婆的耳边叽咕：“有了孩子就拴住了她，今后……孩子长大还不是我家的娃子！”尢宗悻悻地点了点头。

山上苦树根连根，阶级姐妹心连心。阿妈生我的那天，一点也没吃的，邻居扎里阿姨知道了，就趁黑夜悄悄送来了吃的东西。那以后，扎里阿姨还经常来照顾阿妈。

一出世就遭雪盖霜打的我，还是活下来了。我两岁时，有一次，阿妈背着我在灶房里给狗布根磨糍粑，见我饿得直哭，就从碗柜里拿出一点吃的喂我。不料被狗婆娘尢宗看见，那家伙顺手拿起砍柴刀，一刀就砍在阿妈手上。阿妈气不过，踢了那狗婆娘一脚，那家伙“哇哇”直叫，狗布根听见，赶紧叫来了两个狗腿子，把阿妈毒打一顿。

我长到十岁了，狗布根就逼着我白天上山砍柴，晚上给他倒屎倒尿。有时动作稍稍慢了一点，就把屎尿朝我身上泼，布根和那狗婆娘就站在一旁哈哈大笑。阿妈和我在农奴主家受的苦，在我幼小的心底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恨死了狗布根和那狗婆娘，我想，总有一天我要给你们一点利害看看！

有一天，布根又想方设法整我，强迫我把口张开去接他的口痰。我实在受不了这极端无耻的侮辱，等他走近我时，就狠狠吐了他一脸口水。这一下惹怒了那只恶狼，他象疯狗一样，用木棒狠打我的头部，我挣脱他就跑回破房里，抱着阿妈，边说边指着

头上被打起的包块给阿妈看。她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抚摸着，眼泪扑簌扑簌地流在我的身上。阿妈鼓励着说：“孩子，你作得对。一定要记住我们家的仇恨啊！”过了一会，她拭去了眼泪，又自言自语地说：“妞妞啊，我们娃子的苦难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尽头，天什么时候才亮啊？”……

天，真的亮了。一九五〇年，乡城解放了。广大受苦农奴都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可是农奴主不甘心失败，总想骑在人民头上，继续作威作福。我们世代受苦受难的农奴，知道革命的道理后，强烈要求人民政府早日实行民主改革。

一九五八年，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始了。在工作队的领导下，阿妈积极投入运动，成了民改的积极分子。

一天，阿妈去开会，藏在扎绕山一个大石包后的农奴主布根，猛跳出来，拦住阿妈阴险地说：“俄勒，我们是多年的主奴关系了，这万年的规矩……”阿妈没等那家伙说完，气愤回答说：“快闭住你臭嘴。什么‘主奴关系’，‘万年规矩’，抬起你的狗眼看看，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已经不再是你皮鞭下的奴隶，而是新社会的主人啦！你还是规规矩矩的吧！”布根见阿妈不理睬他那一套，便又威胁说：“共产党象天上的浮云，我们是青山，浮云一散，青山还是在的。你们跟共产党走，将来不会有好日子过！”阿妈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共产党是天上不落的太阳，你们是太阳下的冰雪，很快就会化掉的。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走定了！”狗布根连碰了两次钉子，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这年夏天，工作队到巴乌村召开了几百人的诉苦大会，阿妈第一个在大会上发了言，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农奴主的滔天

罪行。诉苦下来，四朗曲登老爹激动地对阿妈说：“俄勒，你今天讲的，说出了我们农奴心里的话，闹翻身就得有这股劲儿！”阿妈回答说：“有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再凶恶的豺狼，我们也不怕。我们穷苦娃子今天就是要上台讲话，要起来打倒农奴主，推翻万恶的农奴社会！”

在民改中，阿妈积极配合工作队工作，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别人劝她注意身体，她总是笑着说：“过去在农奴主布根家当娃子，四十年挨打受骂，挨饿受冻，谁来问过？今天共产党来了，领导我们农奴闹翻身，求解放，就是再累，心里也高兴啊！”由于阿妈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工作积极，斗争坚决，乡亲们选她当了乡农协会的副主席。

一小撮反动农奴主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妄图作垂死挣扎。他们把工作队和积极分子视为眼中钉，随时都想暗害。一九五八年五月，一个漆黑的晚上，农奴主布根指使他的女婿沙特牛牛，带着一伙叛匪摸进了村子，阿妈不幸被他们抓走了。在叛匪面前，阿妈愤怒地质问叛匪头子：“你们要干什么？”沙特牛牛咬牙切齿地问：“你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我们走？还闹不闹民改？”阿妈坚定地回答：“坚决跟共产党走，我们就是要闹民改！”话音刚落，一个叛匪操起墙杵劈头盖脑地朝阿妈头部打去，另一个匪徒又抱起一块大石向阿妈砸去，阿妈倒在血泊里了……

阿妈牺牲了！叛匪想斩草除根，又到处找我。后来在村里把我抓去，弄上山，叛匪头子说：“先割下她的鼻子，再挖掉她的眼睛，叫那些娃子们看看。”正在这时，近处响起了金珠玛和工作队密集的枪声，叛匪慌慌忙忙对我头上砍了一刀，就仓惶逃走了。工作队和金珠玛赶来后，见我倒在血泊里，就急忙把我送到

云南筑路工程队医院抢救。伤势好了以后，党就把我送到雅安商业干部学校去学习，从此我参加了革命，离开了家乡。这些年来，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在革命队伍中一步步成长，家乡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变化更是巨大啊！

不知不觉，我快走到村口了。迎头遇见了同阿妈一起闹民改的四朗曲登阿爹。他认出了我，急步朝我走来，一边走一边笑：“翅膀长硬了的鸟儿，总是远走高飞，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回来啦？”我高兴地问候道：“阿爹，你还象扎绕山上的岩石一样硬朗吗？”阿爹爽朗地笑起来，答道：“妞妞，是呀，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翻身农奴，比扎绕山的岩石还要硬啦！不然，那些梯田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四朗曲登阿爹的话又风趣，又实在。我满心赞叹地说：“家乡变化真大呀！”阿爹感情激动地说道：“山鹰拚命冲出囚笼是为了在蓝天展翅飞呀，农奴翻身得解放，就该奔共产主义大目标。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扎绕山才一天一个新气象。如今呀，还刚开了个头，我们要让大寨红旗在扎绕山上飘得更高更高哩！”老爹的话对我是个很大的激励，我说：“我们商业职工一定当好农业学大寨的后勤兵，让大寨红旗高高飘扬！”

“对了！这话真有你阿妈那么一股劲。你阿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想起这些，你更要把心思都扑在革命工作上呀！”

四朗曲登阿爹的话说到我心里了。我紧跟着他那有力的步伐，往村里走去。……

锅庄场上斗志昂

尕玛他生

今天，是我们大队水电站落成的日子。鲜艳的彩旗迎风招展，穿着节日盛装的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路歌声，一路欢笑。

太阳已经落到西山脊上，正式发电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树荫下，电杆前，一张张笑脸浮现着期待的神情。群“星”就要大放光华了！社员们跳起了欢乐的锅庄^①，迎接马上到来的美好时刻。轻快的舞步，激越的歌声，洋溢着豪迈的感情。社员们跳到带劲的时候，打起了“呃嘿嘿！”那欢乐的呼哨，洁白的，粉红的长袖翻腾飞舞，真叫人眼花缭乱。

看着这欢乐的情景，我不禁想起了阿妈——桑朗。

阿妈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歌手。她那健壮的身材，溜圆锃亮的眼睛，黑里透红的脸膛，一举步，一抬手，就叫人相信她有优美的舞姿；一张嘴，一开腔，就叫人相信她有好听的歌声。乡亲们说：“动听的歌儿都在桑朗的嘴上，优美的舞姿都在桑朗的身上。”

听阿妈讲，她是阿西人，和阿爸一起，在龙书土司家当娃子，过着极其悲惨的牛马生活，生下我和两个阿弟后，一家五口，那日子就更加难熬啦！

^①锅庄，是藏族人民中流行的一种伴有歌唱的民族舞蹈。起源于一千多年前，舞姿雄健，每段开始由一人领唱，然后齐唱，依词合步，伴以躬腰转身等动作。

有一天，家里没柴烧，阿妈提着砍刀上山去找柴。那时候，漫山遍野都是树，可是没有一根枝桠是娃子的。乡亲们只要是动了山上的一草一木，土司就胡说“触犯了山神”，违犯了“山规”，要招祸事，就要治“罪”。阿妈翻过山梁，从一根根树上扫过。她猛地举起砍刀，向一棵白杨树砍去。咔嚓！咔嚓！砍声惊动了正在巡山的木孃桑古。这个龙书土司的心腹寻着声音跑来，没站住脚就凶神恶煞地大吼：“好个女……女娃子，你吃了豹子胆，不……不想活啦？”

阿妈转过脸来，狠狠地瞪了那家伙一眼，又挥起一刀，只见那树哗啦啦地倒在木孃桑古面前，吓得他急忙后退。阿妈气愤地说：“没有粮食吃，砍根柴烧水喝也不行吗！”

“砍柴？我把松明子也不行！”木孃桑古一边嚷，一边摆着架势要扑上去。阿妈侧身一站，横把着雪亮的砍刀，那瘦猴一样的家伙被吓住了。

阿妈挥刀剔了树上的桠枝，背起来，盯也不盯木孃桑古一眼，径直朝山下走去。

“你……你这个臭女人，总有一……一天，看我收……收拾你！”阿妈走远了，还听得见那瘦猴嘶哑的嘈叫。

日子一天天挨下去，“哑巴经”节到了。寺庙把全村老幼都集中在草坝子里“念经”，大喇嘛欺骗乡亲们说：“念经时不能说话，隔一天才能吃一顿糌粑，这样才是对菩萨的诚心，在生可以免遭饥寒，死后可以免进地狱……。”按照寺庙的“规矩”：三天的“哑巴经”节过后，还要逼着人们去跳锅庄，表示对菩萨的“感谢”。“哑巴经”年年在念，穷人的日子却一年不如一年。但是，饥饿封不住我们的口，苦寒缠不住我们的手和脚。我们也要

利用跳锅庄的机会，来对抗土司，增强我们穷苦人之间的团结。

乡亲们聚拢了。从草坝子最高处那顶大帐篷里走出来一邦醉熏熏的家伙，一个个东歪西倒。一个头戴黑帽，身穿缎袍，提着穗头马鞭，爬上大黑马的就是木嬢桑古。他引着那邦家伙朝我们穷苦人聚集的地方走过来了。他放松了手中的缰绳，让马慢吞吞地在人前踱步。他嘘着两眼扫了一遍，干咳了两声道：“看你们一个个象霜打过的青稞，在菩萨面前都没有一点精神，不怕菩萨……”乡亲们没有答话，过了一阵，一个大嗓门回答说：“看样子，你的精神好，就先跳吧！”

木嬢桑古眼珠转个不停，鼻子一耸，歪着脑袋答道：“家有存粮不怕肚子饥饿，手中有鞭子不怕牛羊调皮。凭我肚子里的才学，慢说跳跳锅庄，就是对歌，你们那个是我的对手？……”他的话还没说完，乡亲们轰的一下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那瘦猴的马被这笑声惊得团团转。他好不容易拉住了马，板起刷白的面孔：“混蛋，难道还会输……输给你们这些穷……穷鬼不成！”接着，他故意放低了嗓子：“打猎要看看手里的火枪，对歌要看看自己的才学。怎样？谁站出来领个头呀？”

场子里静了一下，一会儿突然喧哗起来，象烧开了的酥油掺进了水。人群中有人大声地说：“你当然能唱，可别叫我们听完了还得找泉水洗耳朵啊！”

人们议论开了，你盯我，我望你，想推一个人出去领头，压住那家伙的气焰。木嬢桑古左看右看，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他从马背上翻身下来，把鞭子甩的一溜风。

“没人敢出来呀？这也难怪哟……”那家伙把缎袍一抖，细着那破嗓门哼了起来：“贵人好比布谷鸟，羽毛美丽声音好；贱

人好比贝打马……”

贝打马是一种又丑、又臭的鸟，木嬢桑古是在骂我们穷人哩！我气的鼓起了眼睛。

“呸！”不等那瘦猴把后面一句哼完，我一下听到阿妈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乡亲们转过头去望着，个个都泛起了微笑，急忙让出一条路来。

阿妈走到人群的前面，她那愤怒的双眼逼着木嬢桑古。那瘦猴翻了翻白眼，手中的马鞭也垂着不动了。过了一会儿，那对贼眼转来转去，看样子是在打鬼主意了。

对歌开始了。那瘦猴膘了阿妈一眼，从嘶哑的嗓门里发出了怪叫：“吹风下雨又落雪哟，快把帐篷搭起来哟，不懂规矩你搭不起哟，风吹雨打贼骨头哟。”

阿妈笑了一声，抬头望了望，眼里映着空中的云彩。悦耳的歌声在人们耳边飞扬：

天上的白云白又净哟，
硬说成黑云谁相信。
风雪雷电穷人都不怕哟，
你懂规矩就自己把帐篷搭哟！

人群里掀起了笑浪。木嬢桑古呲牙咧嘴，眨了眨眼，又怪声怪气地哼起来：“雪山顶上开着三朵花哟，富人才配享受它哟，草滩遍地山花开哟，无命的蜜蜂枉飞来哟。”

仇恨在阿妈的眉宇间升起，她扬了扬健壮的手臂，向周围一挥，空中响起了嘹亮的歌声：

就算金花银花遍山长哟，
没有糈粑富人也要饿断肠哟；

不是蜜蜂飞来飞去受艰辛哟，

看你把遍地野花当蜂蜜尝哟！

欢腾的人群中间，打起了声声欢快的呼哨。木孃桑古缩着脖子痴呆地望着，脸上的横肉不停地抽搐，红一阵白一阵。好一会儿，他才硬硬脖子，挪前一步，把鞭子往空中“啪”地一扬，又使尽力气地嘟囔：“贱人生来该受贵人管哟，就象鞭子管着牛和羊哟；贵人生来该做官哟，贱民生就一副讨口相哟。”

阿妈紧紧地逼着，一步跨到场子中间，悲愤激昂的歌声，一阵高过一阵：

“若问穷人为什么受饥寒哟，

因为那两脚的豺狼太贪婪！

要问穷人为啥受熬煎哟，

因为那披着人皮的魔鬼太凶残！”

阿妈满腔怒气象暴雨一样地倾泻：

“滔滔的流水哟，从来不会静静地停下，

青青的山岭哟，春绿秋黄冬要凋；

豺狼再狠哟，有打狼的棒！

魔鬼再凶哟，有杀鬼的刀！”

随着这歌声，场上不时地发出一声更比一声高的呼哨。伴和着激昂的呼哨和衷心的赞叹，我和身旁的一群年轻人也跟着起劲地踏着脚步，放声歌唱：

豺狼再狠哟，有打狼的棒！

魔鬼再凶哟，有杀鬼的刀！

在狂涛般的歌声中，我觉得阿妈显得格外刚毅，那瘦猴却变成了老鼠一样。他脸色蜡黄，额上沁汗。乡亲们看到他这狼狈的

样子，发出了一阵阵鄙弃的哄笑。对歌的失败，已使他恼羞成怒，乡亲们的起哄，更使他感到威风扫地。他几步窜到阿妈面前，抓起鞭子在空中舞了两下。阿妈静静地站着，动也不动。周围愤怒的人群，很快地围了拢来，吓得那瘦猴结结巴巴地说：“今……今天，算饶……饶了你！”在哄笑和怒骂声中，他仓惶地逃走了。

锅庄场上斗争的胜利，大长了我们穷苦人的志气；大灭了反动土司、头人的威风。但是，斗争并没结束哇！

大闹锅庄场的事情很快传进了龙书土司的耳朵。这头老熊气得团团转：“跳锅庄，是向神佛致谢，向菩萨祈福，这么庄重的事，竟被一个穷女人搅散了。他们对菩萨都胆敢不恭不敬，有一天岂不会爬到我土司头上来拉屎了？”他找来木嬢桑古，狠狠地骂了一顿。那瘦猴冷汗直冒，连连说道：“听候土司发落！所候……”那老熊看到他那狼狈样子，才指使道：“啃骨头的狗还能为我看家，你却把我的脸丢个精光。没有出息的东西，你手里的家伙是装样子的？”

没有几天，土司指使狗腿子到处说阿妈“搅散锅庄场，得罪神佛，祸害一方”，不许村里的人同她交谈。即使在独木桥上遇着了，也必须转过脸去。谁要是违反这个命令，就要剃掉半边头发，挖去一只眼睛，割去半边鼻子，削去一只耳朵。乡亲们背地里好心劝阿妈到乡城去躲一躲，阿妈道谢了，并坚强地说：“这个世道，有土司、头人的地方都是地狱，穷苦娃子走到那里都一样。以后，就是当着土司的面，要唱还得唱。穷人家中无吃的，身上没穿的，这张嘴巴总是自己的呀！”

土司的威胁哪能阻挡乡亲们的关切。阿妈那令人鼓舞的歌声，一直深深地印在乡亲们的心坎上。这，使得木嬢桑古害怕，使得

龙书土司非常恼怒。乡亲们越来越为阿妈担心，可是阿妈仍然迈着大步，没有一点惧怕。

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阿妈照常大清早就冒着刺骨的晨风，到很远的札秀鹅山去砍青柄榧。累了一天，阿妈背着沉重的柴捆往土司家门前一放，就急忙奔回家来抱起饿得可怜的小阿弟。

这时候，一个阴影忽然从房后树丛边移了过来。等阿妈刚一发觉，回过头来看时，木孃桑古的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穿过了阿妈厚实的背脊。阿妈一只手用力抱住小阿弟，另一只手使劲扶住石头，不让自己倒下去。她恨啊！恨那罪恶的世道，恨那些凶残的豺狼。满腔的怒火从那圆睁的眼里喷射出来。她咬紧牙，憋足劲想站起来，扑向那吃人的野兽。木孃桑古被阿妈的目光钉在原地动弹不得，好一阵他才回过神来，猛地抱起一块石头，凶残地砸在阿妈头上……。

敌人的枪弹夺走我亲爱的阿妈。我的小阿弟送给了一个乡亲收养，二阿弟也抱给了另外一家。我就伴着阿爸挨饿受冻，讨口流浪。日子在苦难中过去，我也一天天长高了。乡亲们都说从我的面庞上看得出阿妈的影子。岁月把苦难带给了我，苦难在心中凝成了歌。我逐渐学会用歌声来倾诉穷苦人对这万恶世道的愤恨和反抗。

每当我想起敌人杀害了我的阿妈时，我就愤怒地高唱：

豺狼再狠哟，有打狼的棒！

魔鬼再凶哟，有杀鬼的刀！

我唱呀唱，一直唱到太阳融化了冰雪，山风吹散了浓雾。民主改革胜利后，在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我一家和广大翻身农奴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分离二十多年的小阿弟，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帮助下，同我和阿爸团聚了。山花一朵接一朵，喜事一个连一个。如今山村又建成水电站，我怎么能不跳起欢乐的锅庄。

落日的余辉已从山脊上消逝，树林间飘荡着淡蓝的烟雾。人们静下来，只听到机房里发电机的轰鸣。一会儿，电灯放出了雪亮的光芒，呼哨声陡地响成一片，欢笑的声浪压过了流水的咆啸和机器的轰鸣。在笑浪的高处，激荡着一个嘹亮的歌声：

“是谁驱走千年的黑暗，
叫山寨的夜里一片金光？
在那北京的金山上，
红太阳发出万丈光芒！
——牢记毛主席的恩情啊，
翻身农奴心明眼亮。
是谁送来强劲的东风，
叫大寨红花在高原开放？
在那北京的金山上，
红太阳照亮前进方向。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啊，
奋勇前进，不可阻挡！”

欢乐的歌声在电灯下飞旋，在树林中飘扬，在山岩间回荡。我想阿妈要能活到今天，共同享受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翻身农奴带来的幸福，她一定能唱出更多更美的赞歌啊！想着想着，我抖开了雪白的衣袖，加入了跳锅庄的行列。豪迈的战歌，飞出了我的心窝……

穷苦扎巴求解放

年 他

雄登寺，在我们稻城是一座出名的喇嘛庙。在它旁边山脚下，有一个叫格衣的村子。雄登寺居高临下，就象一只熊掌踏在格衣村的脊梁上。我的家就在这格衣村里。

解放前，当我才八、九岁的时候，就被迫进雄登寺当了扎巴。我们出身农奴家庭的穷扎巴，不过是披上袈裟的奴隶，是寺庙反动上层喇嘛的娃子，“春背泥，夏捶房，秋砍柴，冬扫雪”，一年四季，除了劳累、饥饿和寒冷，身边随时都跟着那提鞭捉棍的铁棒喇嘛的鬼影。

我在这苦难中煎熬，到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展起来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民主改革运动中，广大农奴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挺起腰来，向反动农奴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些日子，格衣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农奴翻身当了家，大家都扬眉吐气。那些不久前还耀武扬威的反动农奴主，就象被冰雹打蔫了的燕麦，低下了脑袋。但是，那些家伙怎么会甘心自己的统治被他们眼中的“贱民”推翻啊！他们同雄登寺的反动上层喇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对抗民主改革。当时，寺庙的改革还没开始，雄登寺就成了农奴主破坏民主改革的黑窝子。那些大喇嘛对寺庙里的贫苦喇嘛和扎巴又是欺骗，又是威胁，不准我们参加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他

们胡说：“跟着汉人跑的，是民族的叛徒。闹民改的，是扰乱佛法的魔鬼。……”他们还疯狂叫嚣：“为了‘保族保教’，杀死一个干部，胜造一座经塔，杀死一个积极分子，胜读万卷经书。”有两个穷苦扎巴的亲人当了农民协会的干部，他们常常把从亲人那里知道的斗争情况带到寺庙里。这事被寺庙知道后，就把这两个扎巴暗害了。

当时，我的阿叔当上了村农会主席。阿叔是解放前被雄登寺强迫撵出稻城县境的“罪人”。他回来当上了干部，反动喇嘛特别恨他。

一天，一个大喇嘛把我叫住，抖着他那象肥猪样的两腿，阴险恶毒地威胁我说：“年他，佛门子弟，要知改邪归正。心中有魔鬼，菩萨一目了然。跟着汉人跑，没有好下场！”

我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就冷冷地答道：“该跟谁走，我自己知道！”说完转身就走开了。

不久，一个小伙伴悄悄告诉我，大喇嘛要对我下毒手了。我听了这话，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间，愤怒的火焰轰地一下在我心中燃烧起来。十多年前，我的阿爸因为不甘奴役，同穷扎巴们一道奋起反抗，斗争失败后，就是惨死在雄登寺的反动喇嘛手中的啊……

我的阿爸名叫拖曼。听我阿妈和阿叔讲，他十多岁就进雄登寺当了扎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扎巴的苦他都受过，对寺庙反动上层喇嘛的仇恨越来越深，反抗的火种也开始燃起火苗。

那是一个深夜。几个小扎巴挤在乱草窝里，浑身的痠痛和困乏也驱不走捣肝搅肺的饥饿。阿爸使劲按住已饿得贴着脊背的肚子，听着伙伴们长一声短一声的呻吟。每一声呻吟，都象一滴滚

烫的酥油滴在阿爸心中的怒火上，火苗呼隆隆窜上来，阿爸再也忍不住了，爬起来摸了出去。没有多久，他回来了，从怀里摸出些供菩萨的糌粑团来塞在伙伴们手里。大家都诧异地看着。一个伙伴轻声问道：“拖曼，这吃得吗？”阿爸说：“泥菩萨都吃得，我们饿断肚肠的人为啥吃不得？”那以后，伙伴们也参加阿爸的行动了。

人们说得不假：寺庙管家的鼻子比老鼠还灵。日子一久，阿爸他们的行动就被发觉了。有一次，阿爸正把糌粑团往怀里揣，忽见一支毛森森的手猛地伸过来把他抓住，拖到经堂里，捆在柱子上毒打了一顿。鞭子留在身上的是伤疤，刻在心上的是仇恨。从此以后，阿爸浓黑的眉毛打上了结，眼睛里闪耀着更加火辣辣的光芒。他心里想：“这些吸干了穷苦人血汗的家伙为什么对穷苦人那么凶狠？扎巴累死累活，为什么吃不到一顿饱饭？还要时常遭到迫害和摧残？……”事实使阿爸逐渐懂得，反动喇嘛那紫红色的袈裟里面，裹着一副豺狼样的狠毒心肠。吃人是豺狼的本性，你不打死它，它就要咬死你。深沉的仇恨在阿爸心中逐渐孕育着反抗的决心。

又是一个深夜，严霜覆盖着穷扎巴们住的草窝，寒气象无数看不见的钢针刺透了他们的骨髓，饥饿的呻吟因为寒冷也不能成声了。阿爸在草窝翻过来翻过去，又想起了“菩萨”面前那一堆堆的供果。他翻身起来，拉住两个伙伴的手说：“不能这样等着饿死，走，找吃的去！”一个小扎巴轻声说：“被管家抓住，你又要挨打呀……”阿爸答道：“打？我们也有拳头呀！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当牛做马，累死累活，还要挨打受饿？不同豺狼斗，行吗？”



阿爸带着几个伙伴摸进了经堂。他把摸到的供果让伙伴们带回去，自己藏在黑影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一尊尊“菩萨”。已经好几次了，阿爸发现一些家伙把金银财宝、枪支弹药等贵重东西藏在“菩萨”肚子里。他多想弄到一支枪啊！经堂里，酥油灯光幽幽忽忽地闪着，更显得阴森逼人。摇曳的灯光映着“菩萨”的脸堂，看上去，那家伙就象在不停地变着鬼相，时而微露奸笑，时而狰狞可怖。阿爸趁着黑影悄悄摸到一尊“菩萨”背后，轻轻拨开神龛上的装板，发现“菩萨”的背上露出一个比头还大的洞口。他屏住气，伸手进去，在乱草下面摸到一团一团绑扎得很结实的东西。他拿起一团，紧紧捧在胸前，睁大眼睛往周围警觉地

扫了一遍。周围静悄悄的，听不到什么异样的动静，他这才急急忙忙拆开包裹，露出一支崭新的手枪。好象怕被人看见，更怕被人夺去，他赶忙把枪揣在怀里。他暗想，手中有了枪，就可以邀集一些伙伴去同那些豺狼斗了。在阿爸心中翻腾了好久好久的那个念头，现在就象松明一样，越来越亮了。他把洞口堵上，看看没留下什么痕迹，这才摸出经堂。

那几天，阿爸可忙啦，他暗中药好了一些穷扎巴和穷兄弟，决心同雄登寺反动上层喇嘛干一场。

有一天晚上，夜色沉沉，村子里偶尔听到一声声狗叫。在离雄登寺不远的一间庄房里，八、九个穷苦人围在一盏酥油灯前。他们已经用各种办法筹集了枪马，正紧张地商议如何收拾那些反动上层喇嘛的办法。仇恨凝结在他们眉心，一个个都磨拳擦掌。阿爸握着那支乌黑的手枪，激动地说：“捕捉狡猾的狐狸，需要胆量和机智。雄登寺枪多人众，我们必须打它个措手不及。这些披袈裟的魔鬼，不把我们穷苦扎巴当成人。这一回，我们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一定得让穷苦人都吐一口气！”

他们正要行动，一个放哨的伙伴匆匆进来，附在阿爸耳边嘀咕了几句。阿爸的眉头顿时拧起疙瘩，严肃地对大家说：“风声走漏了。雄登寺的大喇嘛传出话来，要我们派人去谈判。大家商量一下，怎么对付？”

“豺狼的笑脸信不得！”阿爸的阿舅洛绒青惹说道。

“他们的甜言蜜语听得多了，啥时算过数？”又一个人说。

“船已放到水里，箭已搭在弦上，只要大家齐心，要干就马上干吧！”年纪最小的阿叔霍地跳起来吼道。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紧张地商量起来。过了一阵，阿爸招

呼大家凑在一起，沉着地说：“聪明的山鹰不能自己碰到枪口上去。风声既已走漏，寺庙里一定有了准备。他们几百人，我们才八、九个，决不能轻举妄动，收拾那群野兽，还有时间。现在我们可以派个人去，看看他们说些什么。”

伙伴们又议论开了。最后，大家都认为硬打不是时机，撤走也不是办法，还是派个人去谈判，摸摸寺庙里的虚实。有人急切地问：“谁去谈判呢？”

“斗狐狸要有机智的猎手，拖曼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有人提醒道：“这是进虎穴、入狼窝，去一个不行。”大家都点头称是。

阿爸紧握着那支手枪，时而看看枪，时而扫视一下伙伴们，他把枪慢慢揣在怀里，塞在腰带上插紧，然后对大家说：“我去！再去两个人也好。对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我们应该有个准备，决不能大意！”

听了阿爸的话，伙伴们把武器攥得更紧，有的人把枪栓拉得哗啦哗啦直响。

阿爸和另外两个伙伴谈判去了。他们刚被引进经堂，一个秃头大喇嘛从经堂的座垫忙站起来，一手捏着佛珠，一手指着阿爸：“拖曼，你昨晚到哪里去了？”

“哪里也没去，在睡觉！”阿爸理直气壮地回答。

“哼！睡觉？我为什么没看到你？”那大喇嘛又问。

阿爸冲着那家伙答道：“我们扎巴睡觉的地方，你啥时来过？”

“唉……”那家伙被问得哑口无言，待回过神来，凶相毕露，抽鼻问：“我偏叫你一个人来，你为什么还带着人和枪来？”

阿爸身旁同去的一个伙伴早就按捺不住了，当一听到大喇嘛问起了枪，他刷地端起枪来，“砰”地就是一枪。这时站在经堂周围的一伙带枪持刀的喇嘛象疯狗一样地扑来，把他们紧紧缠住，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一间黑屋关起来。

怒气冲天的阿爸，在黑屋里厉声大骂：“你们关住了我们，关得完受苦受难的穷苦扎巴吗？总有一天，你们逃不出穷人的手心！”愤怒的吼声在黑屋里震荡。他摸出那支没有被搜去的手枪，急得在屋子里乱闯。这时，窗洞外传来嘈杂的嚷声，听得出是些铁棒喇嘛正在蠢动。阿爸在两个伙伴的帮助下攀到窗洞边，只见一串又一串的黑影很快地朝伙伴们集中的庄房摸去。阿爸和他的同伴恨不得冲出去同伙伴们一起打死那些家伙，怎奈黑屋被牢牢锁住。

这时候，在那间庄房里，阿爸的伙伴们正焦急地等待着谈判的消息。不一会，一个铁棒喇嘛在庄房外吼道：“你们听着，已经谈判成了，大家不能带枪支，都到寺庙里去！”那铁棒喇嘛说完就走了。伙伴们你盯我，我盯你，都不相信这些鬼话。最后还是同意了洛绒青惹的意见，决定带着武器去。他们正要出发，突然，一声枪响从雄登寺那边传来。大家立即抓起枪来，爬上房顶观看。一串串黑影正朝庄房扑来。枪声又响了，是从雄登寺的方向射出来的。一个黑影应着枪声倒了下去，黑影中响起了一阵惊惶的叫嚷。看得出，枪声是从黑屋里发出的信号。大家立即作好了准备。

黑影扑拢了庄房，屋顶上马上响起了枪声。穷扎巴的满腔愤怒都从枪口射向凶恶的敌人。

过了不久，伙伴们的子弹都打光了。正在这时，突然听得大

叫：“放火！”熊熊的大火一下燃了起来，浓烟象毒蛇一样窜进庄房。拴在院里的马匹狂嘶乱跳，带着火苗互相乱撞。喊杀声连成了一片，已经有几个伙伴牺牲了。在厮杀中，阿叔心中的怒火比庄房四周升起的浓烟还高。他抓起一块石头，刷刷地把长刀磨了几下，然后跳到院坝中间，对伙伴们喊道：“我从前门冲出去，你们从后面撤！”话音刚落，阿爸的阿舅洛绒青惹从浓烟中冲出来，一把拉住阿叔。被浓烟憋得发慌的洛绒青惹胸口急剧起伏，一边喘气，一边说：“年青的山鹰不要过早折断了翅膀，你还要领着大家一起跟那些豺狼斗下去，救出你阿哥他们。你们快撤，我来掩护！”说着，他一闪身就冲向大门。阿叔喊了一声“阿舅”，想拦住他，可是他已冲出大门了。顿时，杀声四起，刀枪撞击。阿叔爬上庄房去看，只见洛绒青惹怒火冲天地一边呐喊，一边搏斗。最后，他长啸一声，倒在地上了。

夜风卷着大火直吼。敌人不住地狂呼乱叫。阿叔他们决定冲出重围，他们把从屋角找到的一堆松果堆在门楼顶上，点燃后，从门楼上掀下去。火光闪耀，爆响连声，吸引了敌人的注意。伙伴们趁机冲出院墙。不料，阿叔跳下去时跌伤了，被敌人抓住。其他的伙伴，经过激烈的奋战，有的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有的身负重伤，先后陷入了魔掌。

穷苦扎巴们的一场反抗斗争就这样被狡诈残暴的反动上层喇嘛镇压下去。不久，阿爸被他们暗杀了，其他的伙伴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阿叔被诬为“罪人”，强行撵出了稻城县境。

这次被压迫的穷扎巴们的反抗，虽然被反动农奴主镇压下去了，但是，扑灭不了穷扎巴们反抗斗争的怒火。他们的英勇斗争事迹，在乡亲们中间到处流传，农奴主却日日夜夜惊惶不安。

七、八年后，我被迫当了寺庙的扎巴。阿爸和他的伙伴们的反抗精神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常常望着雄登寺想：阿爸啊，你们手中也拿起了刀枪，为什么没有把那些披着袈裟的豺狼除掉？你们的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呀？

现在，农奴们急切地盼望的民主改革开始了，穷苦扎巴盼翻身的愿望快要实现了。可是，雄登寺的反动喇嘛还想象过去那样，妄图用屠杀来镇压我们，又要向我下毒手了。哼，他们的卦打错了！阿爸他们敢于同豺狼斗的坚强决心和斗争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如今，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广大农奴都挺身站起来了。我们穷苦扎巴一定要起来争取自己的解放。我决心逃出这个鬼窟去参加金珠玛，拿起枪杆子同这些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农奴主斗争到底。于是，我暗里约好了两个穷扎巴一起逃出了雄登寺，参加了金珠玛的藏民团。

在部队里，家乡民主改革斗争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由于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金珠玛的大力援助，一小撮反动农奴主的武装叛乱很快就平定了，雄登寺中一小撮血债累累的反动喇嘛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世代盼望解放的农奴彻底翻了身，做了主人，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这一切，都激励着我这个昔日的穷扎巴快快成长。当我背着枪，站在雄赳赳的队伍里，眼望着迎风飘扬的红旗，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力量。我决心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保卫翻身农奴的幸福生活，为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祖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战斗。

我们不愿做奴隶

布 穷

错阿公社今天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公社一年一度的赛马会，也要在今天开始了。

公社党委要我结合批林批孔，向大会，特别是向青年们作一个忆苦思甜的发言。

骑手们一个个英姿飒爽，来到了会场。这群幸福的青年人，他们既是革命的闯将，也是生产中的能手。在他们那一张张英俊的脸庞上，在那一双双洋溢着豪情的眼睛里，在那矫健的动作中，哪里还看得见过去农奴苦难的影子。望着他们，看看我自己，眼前蓦地出现了一个用绳子捆得紧紧的牛角，泥封的绳结上还清晰地打着农奴主的印章。提起这牛角，我就不禁想起解放前那难忘的年月。

听我阿爸说，他和阿妈都是农奴主的娃子。我三岁那年，阿妈累病了，农奴主几天几夜不给她东西吃，把她活活饿死了。我被迫给德格县八邦寺的管家、本村的大牧主觉穷格勒当了终身娃子。我七岁的时候，阿爸被农奴主赖掉工钱，还反而被诬偷了东西，惨死在农奴主的皮鞭底下。从此，我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到我刚满十岁，觉穷格勒就硬要我放牧几十头牦牛。一竿到头

累死累活，有时候；在寂静的寒夜里，也常常想到：阿爸阿妈累到死，得到的是什么？我这个孤苦伶仃的终身娃子，现在得到的又是什么？不是饥饿和寒冷，就是皮鞭和辱骂。

不能让觉穷格勒再把我当牛马使唤啊！很多次我都想逃出这个笼笼。

那一年春末的一个早上，天上黑云密布，雷声隆隆，天亮前的村子，一片寂静，趁着暴风雨的来临，我逃出了八邦寺。大约跑了四、五里路，忽然后面传来“叭叭”枪响。接着，“哒，哒，哒”的马蹄声音也由远到近。觉穷格勒的马队追来了。我加快了脚步，拚命猛跑。刹那间，马队追上了我。只见一个狗腿子翻身下马，捡起一块石头就向我砸来，正打在我的额骨上，其余的几个家伙也都跳下马来，趁我昏迷的时候，把我横绑在马鞍后面。这时，下起雨来了，越下越大。哗哗的雨水把我淋醒过来，冲掉了我脸上的血迹，但是无论怎样也冲不掉我心中的仇恨。

到了八邦寺，觉穷格勒从经坛上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偏过头去，问了身边的狗腿子：

“这是第……第几次偷跑啦？”

“第二次。”一个狗腿子赶紧伸长脖子回答。

觉穷格勒眉头一皱，半睁半闭那对老鼠眼睛，说：“吃草长……长肥的牛羊，应当懂得大地的恩情；主人养……养大的娃子，应当牢记主人的功……功德。上次逃跑，看你年幼，从宽发……发落了你……”

听着那鬼一样的叫喊，我心中的怒火呼呼直吼。上次被他抓回后，打了两百皮鞭，还说是“从宽”。我忍住伤口的疼痛，愤愤地说：“鞭子能使牛马听话，却不能使娃子屈服。天底下没有

善良的牧主，世间上也从没有百依百顺的娃子！”

那家伙一听，从经坛上暴跳起来，张着几颗獠牙就吼：“獐子的腿再长，也跑不过猎狗！”说着就向两个狗腿子下令：“按照德格甲波的王法处治，把这臭娃子上吊九次！”

两个狗腿子立刻扑上来紧紧扭住我的双臂。我拚足全身力气挣扎，额上的伤口又一下喷出血来，只觉得天旋地转，迷迷糊糊。两个狗腿子把我拖到经堂外面的一块平地上。正中立着一个三人多高的木架。我被反剪着手臂，吊上了那根横木。这时候，觉穷格勒狞笑着从经坛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肥胖的喇嘛。走到木架前，两手摊开“经书”吱吱呀呀地念起观音经来。那家伙念完二十五遍观音经^①后，觉穷格勒就叫两个狗腿子把我放下来，乱问了一通，然后叫狗腿子又把我吊上去，待念完了二十五遍观音经，又放下来。这时，我浑身火辣辣地痛的钻心。心里暗想：“再痛也要忍着，眼泪不能向着豺狼流啊！”我咬紧牙，不流一滴泪，不叫一声痛，只是用愤怒的双眼紧盯脚下凶恶的觉穷格勒，我从心眼里恨死了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我多么希望自己愤怒的眼光能够变成两把锐利的长剑，杀死那望着我狞笑的觉穷格勒。经过这样反复折磨，吊到第六次时就昏过去了。在昏迷中，我模模糊糊听见一个狗腿子在说：“第九次啦！”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两个狗腿子把我拖回到曾经住了十二年的牛栏里。半夜的寒风把我从昏迷中唤醒，望着身边的牦牛，想到自己比牛马还要不如的处境，更加促使我尽快逃出这虎口狼窝。

一年多过去了，我的伤势逐渐好转。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又

^①念完二十五遍观音经，约四十分钟。

逃出了八邦寺。我往西跑了一阵，听到前面波涛翻滚的声音，啊！是金沙江水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在江边急得转来转去。突然又发现觉穷格勒的一伙追来了。眼看马队离我越来越近，为了躲过马队，我就迎着狗腿子追来的方向往回跑，他们走的是大道，我就飞一样地抄小路跑去，一口气跑过了八邦寺。一路上，我住岩洞，嚼草根，大约走了五、六天，来到了玉隆牧场。

玉隆^①，人们都说它是个“好地方”。但是，牧场数百里，却没有我布穷一棵草草；牛羊千万只，也没有我布穷一根毫毛。在万恶的农奴社会里，走遍康巴高原，哪有我们穷苦人的活路啊！不久，我成了玉隆大牧主夏克家的娃子了。

几年后，我同夏克家的一个女娃子罗拉成了家。我给夏克家当克巴^②，克巴经常担负驮脚的差役。有一年冬天，我随同他家的一个大商队支差到青海玉树。隆冬季节的康藏高原，江河封冻，群山皆白，支差路上，雪海茫茫。我在往返三个月的支差途中，吃尽千般苦，受尽万般罪。回到玉隆时，瘦得皮包骨。那天晚上，我刚回到家里，野菜汤都还没有喝完，夏克家的管家就窜进屋里嘶吼：“主人说了，明天叫你到冬季牧场放牧驮脚回来的牦公牛。”我一听，没好气地跳起来，指着管家的鼻子大声说：“脚程再好的马，也有跑累歇脚的时候；翅膀再硬的鹰，也有飞累歇翅的一天。我不去！”

管家被我斥责以后，故作镇静地说：“老爷的命令就是王法，当了娃子不干活，没……没那么容易！”说完就把袖子一甩，夺

①玉隆：藏语即地形很好的地方的意思。

②克巴：专门放牧牦公牛的娃子。

拉着脑袋走了。

罗拉急切地问我：“你顶了管家，主人知道了以后怎么办？”

“天上的白云四处飞，地上的流水满地淌，我们还有两条腿，这里不能住，我们就跑！”我忿忿地说。

当晚，我和罗拉悄悄离开了玉隆。几天以后，我们逃到了甘孜县绒坝岔。

不久，夏克家探听到我们的下落，就带了信给绒坝岔的大头人热郎洛吉。热郎洛吉立即把我们押回玉隆。夏克家摇头晃脑地对我说：“马儿跑……跑遍山头，还要吃……吃地上的草，你逃不脱……”那豺狼喝叫狗腿子抽打我五十马鞭，并且宣布我们“犯”了私自逃跑的“罪”，强迫我坐监一个月，罗拉背泥土十五天。

我被丢进了牧主的布郎玛监狱^①，那里面阴森潮湿，四壁是三尺多厚的土墙，顶板上开了一个横竖两尺的小洞。狗腿子就轮流坐在小洞的盖子上看守。一个月以后，大牧主夏克家一面威胁，一面假惺惺地叫嚷：“当娃子要象个当娃子的样子，今后只要能安分守己，主人家……不会亏待你！”听了他那套鬼话，我气极了，吸了口气，使出全身力气，忿怒地回答：“取掉嚼子的马，不撒蹄跑算不上骏马。要我安分守己当牛做马办不到！”

夏克家的脸上青筋直爆，连声喊叫：“按照‘德格甲波法’把他上吊九次！”他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又命令狗腿子在我两脚一边捆上五十斤盐巴，一边捆上五十斤柴禾。

天下乌鸦一般黑，农奴主的心肠一样狠！当他们把我往上吊

^①布郎玛：藏语意即漆黑的房子。

时，我只感到全身的血液直往上涌，周身的热气直往下扑。五脏六腑都在崩裂，脚上那一百来斤的东西好象要把我扯成两截。我头上汗珠直冒、眼里一阵昏花，似乎又看见大仇人觉穷格勒站在脚跟前，我强睁着眼睛一看？原来是大牧主夏克家正在斜眉吊眼地瞅着我，也是一副狞笑的面孔。想不到，我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从八邦寺逃走，好不容易逃出了觉穷格勒的魔爪，现在又遭到这个夏克家的毒手。这些豺狼成性的家伙，真是心肠一样黑，手段一样毒啊！我想，你们再凶，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逃跑！

从日头当顶反复吊到黄昏时分，我才被放下来。晚上刺骨的寒风把我吹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我的肝胆都象要炸裂了一样，只觉得全身骨架散了，不能动弹。不久，又昏过去了……。

以后好几个月，我两手捧不稳一只木碗，两脚托不住身子。但是，仇恨不停地在胸中翻滚，反抗的决心更加坚定。伤势好转以后，我和罗拉又连续跑过两次，但都没有逃脱。于是，他们暗中对我下毒手了。那是一九四四年春，夏克家与青海玉树的国民党马步芳匪军发生了狗咬狗的争夺，马匪一千多人从邓柯县打到德格的竹庆草原，杀掉了夏克家的带兵管家。夏克家慌了手脚，害怕被马匪吃掉，便想同他们讲“和”。夏克家精选了一张虎皮和一张猞猁皮，外加一百六十个藏洋。作为求和的见面礼，叫我送去。他们把这些礼物捆在我背上，然后在我的帽子上插上羽毛，意思是要我象鸟一样飞快地把信送到马步芳匪军的手里。他们还在我的腰带上盖了个大腊章，意思是不准解开腰带，不准睡觉，叫我日夜不停地赶路。这样做还不放心，怕我途中跑掉，又派了一个狗腿子一路监视。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几乎是一路小跑，两天三夜没停脚，赶到了竹庆草原。马匪军接过了“礼物”，马上把

我看押起来。我的身体瘫软得象一堆羊毛，倒下地就闭上了眼睛。正要睡着的时候，帐篷外面的对话传进了我的耳朵：

“玉隆来的送信人看好了吗？”一个粗鲁的声音在问。

“看好啦！”一个压低了的破嗓门回答。

“团长有令，不跟玉隆的夏克家讲和，明天就要把送信的人杀掉，切莫让他跑掉了！”

我心里一惊，立刻从地上坐起。好残暴的马匪军！好歹毒的牧主！疲倦顿时消失了，我愤怒得浑身打颤。我赶忙站起来，睁大眼睛，注意帐篷外面的动静。这时，帐篷外面只有大风飞卷着雪花，和不时一两声狼嚎。过了一会儿，我透过缝隙往外看，那看守正搂着枪杆打瞌睡。心想：是逃走的时候了。我悄悄溜出帐篷，顾不得大雪，也顾不得狼嚎，大踏步地往邓柯方向奔跑。当我回到家里，罗拉看我站在她面前，她惊愕地望着我，久久没说出一句话来。

天上的乌云，挡不住太阳的光辉，地上的冰雪，害怕阳光的温暖。一九五〇年春，晴空万里，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沉睡千年的玉隆草原，第一次那么温暖，百花第一次开得那么鲜艳。在金色的阳光下，碧绿的玉隆草原升起了五星红旗。我不顾一切地带着全家逃出了玉隆村，向绒岔奔去。在金珠玛米雪白的帐篷前面，久久地凝视着篷顶的红旗。眼眶里包满了热泪。金珠玛米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我激动得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才好。

在绒岔，我和金珠玛米一起烧石灰。一个藏族战士和我在一起，他常常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一天早上，我正同金珠玛米在山上伐木，大牧主夏克家的一个狗腿子忽然来到我面前，交给我一个用绳子捆得紧紧的牛角，牛角上还盖了一个夏克家的印章。

夏克家这样做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继续当牛做马。不然，就要把我象牛角一样用绳子捆起来抓走。望着牛角，几十年的血泪仇恨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最黑暗的农奴社会解放出来了，可是，夏克家那头豺狼还梦想强迫我再给他当奴隶……。想着想着，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一把将牛角朝旁边的臭水坑里猛力砸去，浑浊的污水溅了狗腿子一身一脸。他一边退，一边结结巴巴地说：“唉唉唉，你……你这是干啥？今天主人家叫我来告诉你，只要你……你不再跟着汉人跑，赶紧回去，主……主人家不会……”我越听越气，没等他说完，就冲到他面前，拍着胸膛气呼呼地说：“看清楚，现在的天，再不是夏克家的天；地，再不是夏克家的地。你回去说给你主子听听，我布穷，我们穷苦娃子，永远不会再给他当牛做马了！”

一位金珠玛米看到这情景，匆匆地赶来紧紧握住了我的双手。

那狗腿子斜起眼角，瞟了瞟，想骂不敢出声，想打不敢动手，甩甩手，摇摇晃晃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艰巨的斗争。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迎来了今天这样生气勃勃的好时光。可是，豺狼并没死心！那个代表反动农奴主利益的叛徒、卖国贼林彪，还妄想把我们象那只牛角一样重新捆绑起来，任他们宰割，任他们践踏。这是我们坚决不能答应的！谁要搞复辟倒退，谁要使最野蛮、最反动的农奴社会重演，就看看这些年轻人吧！骑在马上，他们是威武的骑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和批林批孔的战斗中，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我们翻身农奴世代都决不允许阶级敌人再把捆绑牛角的绳子重新捆在我们身上！

……

广播中传来了公社党委书记宣布大会开始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怀着对反动的封建农奴社会和林彪、孔老二的深仇大恨，迈着大步，走上主席台，对着话筒，就以《我们不愿做奴隶》为题，开始了我的发言。

红军的话儿记心上

志玛青措

红军长征到达甘孜的时候，我正好十八岁。阿爸和阿妈早在我七、八岁时就死了。我和阿哥就跟着阿舅过活。我十三岁那年初春，头人把阿舅抓去修雅砻江大桥时，被洪水冲走，狠毒的监工不准乡亲们去救，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这以后，阿哥被迫在甘孜寺当了背水娃子。我靠他忍饥挨饿得来的那点糌粑也活不下去，就被迫给绒盆沟一家农奴主当了娃子。

有一年秋天，我放的羊子吃了庄稼，农奴主婆娘看见了，操起刺巴棒子就朝我闷头闷脑地打来。我忍不住，夺过她手中的刺巴棒子扔了一两丈远，一掌把那婆娘掀翻在地，就跑回了家。第二天，两个狗腿子骑马来抓我了。我拚命反抗，几次从狗腿子手中挣脱，他们就用木棒乱打，碗口粗的木棒都打断了。我大声呼救，乡亲们赶来，厉声质问两个狗腿子道：“你们凭什么打人？”那两个家伙听到乡亲们愤怒的吼声，才勉强放开了我。边走边耷拉着脑袋说：“臭娃子，今天算饶……饶了你，明天如……如不回去，老爷的王法……”

我横下心，就是打死，也再不回农奴主家去受罪了。正当我准备逃出去流浪讨口的时候，红军长征的队伍来到了甘孜县城。

红军来后，甘孜城里到处红旗飘扬，蓝天格外蓝，白云格外亮。他们那亲切的笑容，热情的问候，严明的纪律，使我们很快消除

了惧怕。他们一进村就帮助我们穷人背水、扫地，还帮助我们翻地播种哩！看到这样的军队，怎能不叫人高兴呀！我忍不住兴奋的心情，赶紧从藏身的地方跑去找到了他们。

我跑到一个女红军面前，她一把握住我的手，摸着身上的伤痕，问长问短。我淌着泪水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她就让我同她们住在一起，给我吃的、穿的，还给我讲革命道理。越来越多的群众象潮水一样涌到红军的驻地。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诬蔑红军的谣言，很快就被红军的行动戳穿了。甘孜城里，到处是醒目的标语：“红军是藏民的好朋友！”“藏汉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我们穷苦人天天都象过节一样高兴。那鬼哭狼嚎的甘孜寺，往常一望见它就叫人闷得出不了气。现在，觉醒了的农奴们在它前面的楼房出出进进，开会学习，畅谈革命的道理，哪里还把它放在眼里。它蹲在那儿，就象缩起了脖子，勾起了脑袋，显得矮小多了。

一天，红军要离开甘孜城的消息突然传来了。我急忙找到一位红军首长，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深切地对我说：“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要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开赴抗日前线。不首先打败侵略者，我们穷苦人就不能翻身啊，等我们把日本鬼子撵走了，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还亲切地勉励我说：“你懂得了革命道理，我们走后，你们的处境很困难，希望你们坚持斗争。”我回答他说：“首长，你们已经把革命的火种撒在穷苦人心坎里了。只要我们在，它就不会熄灭！”他笑着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红军出发那天，乡亲们从老远赶来欢送。我们站在甘孜寺山脚下的小河边，望着红旗在河边上飘扬，在山腰上飞舞。在山梁上闪动。红军的队伍翻过山坳，渐渐地走远了。我们真舍不得他

们走呀！乡亲们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送别了亲人。我们心里默默地念着：红军啊，我们的亲人，你们永远在我们心里。

当鲜艳的红旗刚刚在山脊那边消失的时候，逃上山去的甘孜寺的反动喇嘛、土司头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狗官们，象出洞的毒蛇，象寻食的豺狼，立即扑回来了。他们在甘孜寺设立了镇压革命人民的“指挥所”，对乡亲们进行了血腥的反革命屠杀，首先就是搜捕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

红军临走的时候。由于我再三要求，也收留了一个伤病员。他是一个年纪很轻的战士，在部队里搞宣传，我们叫他小干事。他身上负了好几处重伤，成天昏迷不醒。眼看敌人搜查得紧，我想，无论冒多大风险，也要把他保护下来。我把他安置在屋里最黑的地方，外面再堆放些乱柴棍，不让敌人发现。我随时找些草药来给他敷扎伤口。小干事的伤势很重，我心里想：要是小干事有个闪失，我怎么对得起红军？看着他那昏迷不醒的状态，我的心里就象有十二条毒蛇在咬，有十二只老鸱在啄。

挨了几天，一个清晨，小干事突然清醒过来，他吃力地张着干裂的嘴唇对我说：“阿姐，这些天把你累坏了，我死了，是为革命而死。可惜，我为革命工作得太少了……我虽然看不到胜利了，但是，有毛主席领导，我们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消灭一切吃我们肉、喝我们血的豺狼，将来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一定会胜利！……”小干事吃力地说着，豆粒大的汗珠从额上冒了出来。我真想听小干事谈下去，谈革命的胜利，谈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但是，看到小干事那吃力的样子，又心痛得急忙阻挡他。我说：“红军是我们藏族劳动人民的主心骨，你们不来，我还不知道在哪里讨口流浪，更不会懂得穷苦人闹翻身、

求解放的道理……”小干事眼里闪着光辉，脸上露出微笑，又轻声说：“阿姐，你一定要告诉乡亲们，有毛主席指引我们前进，红军打败了侵略者就会回来的，红旗会回来的！”说完，他就慢慢闭上眼睛，安祥地永远睡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忍着悲痛，约了密妹和另外三个乡亲，把小干事的遗体悄悄抬上山去安埋。夜色中，听着山下如癫如狂的狗叫，抚着刚刚垒起的坟堆，我好容易才忍住了悲痛的眼泪，把小干事临死前说的话一句句轻声告诉大家，一个个都默默地点头。我们都是同一个心眼，一定要坚持同豺狼斗下去，迎接红军回来。

告别了小干事的坟堆，天已麻麻亮了，甘孜寺外岗楼上的哨

兵发现了我们。一阵凶恶的吆喝之后，一排枪弹射来，我们急忙卧下。忽然一个头人带着一伙匪兵，从寺庙里窜出来把我们围住了。那头人认出了我们当中的一位阿叔，上来就是一枪托，吼道：“找你几天啦！原来你还在这里！”阿叔昂首挺胸，怒气冲冲地说：“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怕你吗？”头人吓退了一步，紧接着，凶残地向阿叔的肚子一刀戳去，鲜血直流。阿叔怒眼圆睁，向头人猛扑过去。那头人连忙飞起一脚把他踢下了山岩，然后把 we 捆起来押进了甘孜寺。

我被关进了寺庙设的监狱，里面已经有二十多人，都是支援过红军或接近过红军的群众。他们都被反绑着手，带着脚镣。监狱对面就是逼供的地方。听得见劈叭劈叭的鞭打声、哗啦哗啦的淋水声，以及逼问时乡亲们坚定的回答声。

“跟着红军好不好？”

“好！”

……

一阵鞭打后，敌人又是沙哑地大吼，

“再说，跟着红军好不好？”

“好！好！好！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等红军赶走了日本鬼子，一定会回来收拾你们！……”

一会儿，逼到我和密妹的面前了。一个大喇嘛摇晃了一下他那秃头，凶恶地问我：“谁叫你帮红军办事的？”

我坚定地说：“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我当然要帮红军办事！”

“看你嘴厉害，还是我的刑罚厉害！”那家伙一声吼叫，立在他旁边的几个烂兵就扑上来，把我吊起来打了几十鞭子，然后

放下来，用麻绳把我的两个拇指捆起来再吊上去毒打。折磨了一阵，我痛昏过去了。等那帮野兽用水把我淋醒后，我多想看看我的伙伴密妹啊。只见她也被绑在大柱上，满身的衣服已被皮鞭撕烂，口角流着鲜血，头发和身上都湿淋淋的。那个秃头的大喇嘛正在凶恶地问她：“还说跟红军跑好不好？”密妹昂起头，挺起胸，拼足全身力气答道：“好！打死我还是这句话，好！”密妹的话象一团烈火扑到敌人脸上。在阿叔身上，在密妹身上，我看到，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农奴娃子内心深处，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子。

直到晚上，我们才被拖回牢房。我在昏迷中，恍惚听到墙根下几个哨兵悄悄在说：“这些人都变心了，硬要跟红军走。明天要杀一个顽固分子……”我醒过来，撑起身子靠在墙上，望着黑洞洞的窗口，眼前闪过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影子，他们又要杀谁呢？不管他们杀谁，藏族人民向着红军的心，是无论如何压不住，搬不弯的。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不管敌人怎样凶狂，也是扑不灭的。

第二天，阴云层层，风沙阵阵。一大早，我们就被押出牢房。走出甘孜寺，我举目四望，甘孜城里，家家关门闭户，只见乌鸦盘旋，野狗乱窜，不久前的欢乐景象已经没有一丝踪影。这时，红军小干事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红旗会回来，红军会回来，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被押到雅砻江边的河滩上，四面都架着机枪，周围都是持枪的匪兵和喇嘛。场子中间立着一座木架。到底是哪一个伙伴要惨遭毒手呢？我正在想时，忽然，“闪开！闪开！”一阵吼声响起，我睁大眼睛一看，一伙喇嘛乱轰轰地拥着一个人过来。

“达洛热！”我几乎叫出声来。

达洛热啊！令人敬佩的达洛热！在红军长征到来的那些日子里，为了革命的事业，他风尘仆仆，四处奔走，用洪亮的声音宣传红军的政策。敌人害怕了，就放出话来恐吓，他听了咬一咬牙，然后笑一笑说：“豺狼最恨猎手，这有什么奇怪！”

敌人把达洛热的双臂绑在木架上。达洛热浑身一震，然后，直盯着眼前的魔鬼，大声喊道：

“乡亲们！”

他的话还没说出来，一个匪军军官忙叫一个匪兵上去堵住他的嘴，达洛热用脚把那匪兵踢倒在地上，继续说道：

“乡亲们，眼泪不要向着恶人流！对付吃人的豺狼，只能举起棍棒刀枪和它们斗。篝火熄了还会燃起来，千万记住红军告诉我们的革命真理，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有共产党，有毛主席，有红军，藏族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不准他进行赤色宣传！”匪军军官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

达洛热转脸盯着他，眼里露出鄙夷的神气，嘲讽道：“你手里不是有刀有枪吗，还怕我说话？你们再凶恶，不过是神像前的酥油灯，经不起风吹。农奴们的斗争，却象千山万木燃大火，狂风越刮，火焰越高……”

“他的嘴巴硬，把嘴巴给他割了！”匪军军官气青了脸，吼道。

雄鹰折断了翅膀还要扑腾。残暴的敌人虽然割去了达洛热的嘴唇，但是我们的达洛热啊，在吃人的野兽面前，仍然在骂，仍然在喊，最后，模模糊糊听得出，他喊的是：

“把红军装在心中！红军万岁！”

雅砻江的呜咽变成了嚎啕，漫天的风沙直搅得昏天黑地。敌人的暴行在人群中激起了冲天的怒吼。敌人的酷刑吓不倒用革命真理武装起来的藏族人民。达洛热牺牲了。面对英雄的遗体，我又一次立下了斗争到底的誓言。他的革命精神长存在我们心间，他在生是我们的代表，牺牲时，那英勇不屈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只要想到达洛热牺牲时那悲壮的情景，为革命我们没有什么舍不得抛弃！

敌人用那样残暴的手段杀害了达洛热，还不甘心，那天夜里，他们又冲进他的家里，把他白发苍苍的阿妈和一个小阿妹也杀害了。阶级敌人的疯狂报复，说明了甘孜寺反动喇嘛的“大慈大悲”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

敌人用残暴的手段杀害了达洛热，妄想使我们屈服。两个月过去了。一天，甘孜寺内的刑场上刺刀林立，墙头架起了机枪，匪兵和寺庙的铁棒喇嘛把我们包围在坝子里。就在这里，就在这经堂毗连、佛像无数的甘孜寺门前，敌人对我们被关的群众，一个个施行了挖眼、割鼻，揭膝盖骨、抽脚筋等各种酷刑。任凭敌人怎样残暴毒辣，我们从没有低头。对敌人的怒骂声、喝斥声和高喊“红军万岁！”的口号声接连不断，震撼着甘孜寺这座魔窟和周围的山峦。

到了我面前，他们见我年轻力壮，毒打一顿之后，就勒令我给甘孜寺当终身的背水娃子。

从那时到解放，我给甘孜寺整整当了十五年的背水娃子。从山脚河边到山上寺庙里，那一级一级的石梯，不知浸透了我多少血和泪啊！十五年间，反动喇嘛没有一刻放松过对我的监视，他们象冰雪害怕阳光一样害怕我们起来革命。十五年间的辛酸和苦

楚说不尽。我不止一次逃跑，但都被抓回来。我咬着牙，挺着腰熬了一天又一天，熬过一年又一年，为的是要看到亲爱的红军回到甘孜城，推翻那万恶的农奴制度。在小河里打水时，我和乡亲们常常望着河边的大路，一直望到尽头。当年红军就是从这条大路长征北上的，他们什么时候又会从这条大路回来呢？在寺庙墙下的泥棚里过夜时，我望着黑沉沉的甘孜县城，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轻轻吟起了怀念红军的歌曲：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
高山，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
你给我们留下了金石的话儿，
藏族人民永远记在心上！”

当我背着沉重的水桶吃力地爬上石梯时，仰望那阴森恐怖的甘孜寺，耳边又响起小干事和达洛热牺牲时说的话。想着红旗，念着红军，我有希望，有力量，有决心，一定要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

十五年啊，山脚河水有深有浅，我对红军的思念从未断；山头的青草有绿有黄，我对红旗的想望没有变。十五年后，当年的红军高举红旗回到甘孜城的时候，我马上摔下肩上的背水桶，冲出了甘孜寺，要去找我日夜盼望的亲人。我跑了不远，只听得甘孜寺岗楼上一个反动喇嘛冲着我的背脊，气急败坏地大喊：“臭娃子，莫忘了十五年前！”我头也没有回，径直朝着红旗奔去。

在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甘孜寺的反动上层喇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在菩萨肚子里和佛座下藏起大量的枪枝弹药，用经书垒成工事，在经堂里密谋策划反革命叛乱。但是，广

大农奴已经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举起了刀枪，我也把大儿子送去参加了金珠玛。革命的道路尽管曲折，但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甘孜寺反动上层喇嘛的“复辟经”再也不灵了。他们抗拒民主改革的罪恶阴谋终于遭到了可耻失败，那些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时间象骏马一样往前飞奔，充满斗争和胜利的二十多年又过去了。雅砻江边旧社会的刑场，早已被开成耕地。在甘孜城这块印满红军足迹的地方，欢乐的人民公社社员们高声歌唱，收获了一季又一季丰盛的庄稼。我的家庭也生活得很幸福，大儿子转业后在水电厂当工人，女儿也加入了共青团。如今的甘孜城，在毛主席和党的关怀下，处在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怀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但是，生活在幸福中的翻身农奴，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难和斗争。

烈士们英勇牺牲的地方，现在成了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我常常同可爱的红小兵和亲爱的金珠玛一起来到这里，控诉反动农奴主的滔天罪行，讲述红军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我们要把红军永远装在心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前进，再前进。

世世代代记住这笔账

她翁志玛

我要说的这笔账，是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账！

算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四十年里，我可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这笔账啊！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春风把红军就要到来的消息吹到了高原，也吹到了我们章达寨，寨子里一下子喧腾起来。乡亲们都在纷纷议论，互相打听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土司、头人却象着了火的干柴棍上的蚂蚁，惊惶失色，四处乱窜。头人降泽更是象一头惊疯了的野兽，一会儿听到他在上寨拉着嗓子狂呼乱吼：“红军来后，杀人放火不得安宁！”一会儿又听到他在下寨哇哇叫：“赤汉人一来，我们藏家人人都要遭殃！”

过了几天，听说红军马上就要到了，降泽家里更是掀翻了窝，人喊马叫，乱作一团。他挥着鞭子，监视着给他埋藏粮食财物的乡亲们。只见他这边叫一阵，那边吼一通。等到把东西都藏好了，他又下令要全寨的人都跟他上山躲避。几家农奴主急急忙忙上了山，穷乡亲们都不肯动。降泽就派出狗腿子挨家挨户催，还放出话来威胁：“有谁敢不上山，等我回来，必定绑吊一天，外加皮鞭三百。谁胆敢同红军来往，我回来再同他慢慢算账！”降泽的弟弟白马清丕是寿灵寺的喇嘛，也来帮着降泽欺骗群众，他说：“红魔下世，带来劫难。只要大家上山，有神佛保佑，躲过此难，

就会安然无恙了。”他们又是威胁，又是欺骗，乡亲们只得在狗腿子们的皮鞭下，被逼着上山去了。走在路上，降泽转着贼眼在人群中四处搜寻，突然气势汹汹地吼起来：“慈之洛翁怎么没来？”没有人回答他，只有狗腿子们张惶地到处乱瞅。降泽咬一咬他的狼牙，从牙缝中挤出声音来：“看我以后收拾他！”

慈之洛翁就是我阿爸。自从红军要来的消息传到章达，看到土司、头人们那么惊惶害怕，阿爸就想：“这些家伙在我们面前神气活现，凶神恶煞，一听红军要来就象被猎人追慌了的豺狼。既然吃人的豺狼怕他们，我们穷苦人就偏要和他们接近！”于是他就悄悄躲起来，不上山去，要看看这些把降泽吓破了胆的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队伍。

过了两天，红军个个头带红五星帽，身穿灰色军装，打着红旗，迈着健步进村了。他们见寨子里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就在野外搭起简陋帐篷住下。他们不仅不进老百姓的屋，连老百姓的柴禾也没动一根，还把寨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一切，阿爸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看得出，他们都是真正的好人呐！

第二天清早，几个红军战士来到我家门前，他们望着阿爸直是笑。阿爸望着他们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急忙把战士们请进屋来。战士们围着阿爸坐下，争着向他问好。阿爸对着战士们帽子上的红星，翘起大拇指，连声说：“亚莫热！亚莫热。”①一个会藏语的战士告诉阿爸：“我们红军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劳动人民的队伍。藏汉穷人是一家，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我们要解放，就得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在党的领导下，同

①亚莫热，藏语，好得很。

那些吃人的豺狼作斗争，把他们消灭掉！”这些话象闪电划破夜空，革命的道理给阿爸打开了眼界。苦难的农奴世代盼解放，漫长的夜空里望穿了双眼，没想到解放的道路就在面前。“藏汉穷人是一家，要解放，就得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在党的领导下，同那些吃人的豺狼作斗争！……”红军战士的话，说得阿爸热血沸腾。他瞅瞅这个，望望那个，还拉起他们的手看了又看。这一张张脸都是穷苦人的脸，这一双双手都是穷苦人的手啊！为了天下穷人得解放，他们长征转战到高原，真是叫人敬佩，令人喜爱啊！激动的泪花在阿爸眼里滚动，祖祖辈辈的苦难在阿爸胸中翻滚，世世代代的仇恨在阿爸心中燃烧。望着红军战士们的脸，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囚笼里的山鹰渴望自由，我们穷苦人早就望着这一天啦，让我跟你们一起干吧！”红军战士紧握着阿爸的手，好久好久都没有放开。

那以后，阿爸就成天同红军战士们在一起。给他们带路，送信，心里可高兴啦！眼看着春耕时节到了，阿爸想起了被降泽硬逼上山去的乡亲们，他想：“降泽把乡亲们骗上山，原来是怕他们从红军那里懂得革命啊！”他决心上山去，告诉乡亲们，把他们动员下出来。

一天深夜，阿爸摸黑悄悄上了山。他躲开降泽和狗腿子们的眼睛，找到了住在山洞、树林中的乡亲们。乡亲们一见阿爸，就围了上来，这个问寨子里怎样了，那个问红军是个啥样子。阿爸把红军来后的情况告诉了乡亲们，他说：“红军都同我们一样是穷苦人，喇嘛和头人的恐吓，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接着阿爸又把红军告诉他的革命道理讲给大家听，大家越听越起劲。不等阿爸讲完，有的人就嚷着要下山回家。也有人说：“降泽不准下山呀！”

怎么办？”阿爸回答道：“我们要翻身，就不能怕降泽！”阿爸和乡亲们把下山的事商量妥当后，当晚就回到了家里。第二天，山上的乡亲们冲破降泽的阻拦，陆陆续续回寨了。

乡亲们回来后，阿爸更忙了。他团结了不少群众，一起帮红军筹粮。晚上又在一起开会，听红军干部讲革命的道理。春耕开始后，红军战士们都分头到地里帮助乡亲耕地、播种，大家一边劳动，一边交谈。红军战士唱起革命歌曲，我们也唱起欢迎亲人的山歌。寨里寨外红旗飘，田间地头歌声扬，我们同红军真是亲如一家，心心相连呀！望着这番从未见过的欢乐景象，阿爸激动地对乡亲们说：“等到革命胜利，打倒土司头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了，那时候，干起活来才更高兴哩！”在一起干活的红军干部接着阿爸的话说：“只要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土地就一定会回到我们穷人手中！”乡亲们听得笑起来，一边劳动一边议论着“革命”、“斗争”。金色的青稞种子撒在地里，革命的火种深深地播在穷苦人心中。

红军同我们一道播下的青稞发芽了，长苗了，看看就要抽穗。这时，红军要离开铲霍的消息传来了，乡亲们议论开了，都舍不得红军离开。一天清早，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红军住地，拉着红军的手，要求红军留下。一位红军干部对大家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想把中华民族都变成它的奴隶。我们必须首先打败侵略者。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坚决服从毛主席的命令，开赴抗日前线。乡亲们，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走后，敌人决不会甘心，但是，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听了红军干部的话，我们都默默地点头。阿爸拉着那位红军干部的手，说道：“你说的道理我们都懂。你们走后，再艰难我们也不

怕。打败了侵略者，你们要早日回来啊！”

红军排着整齐的队伍，背着刀枪雄赳赳地出发了。乡亲们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赶来送行，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酥油、糌粑送给了红军。要不是红军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

上午，我们含着热泪送走了红军。下午，降泽就带着狗腿子，象一团乌云似地卷下山来。他们一到村口，就放了一排枪，为自己壮胆，然后在寨子里跌跌撞撞地转了一圈。乡亲们都把门紧紧地关着。看着降泽一伙从窗前过去，阿爸冲着窗口骂道：“兔子尾巴不会长。我们穷人有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你们也威风不了几天！”骂完，他又坐下来，想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看看天色擦黑，阿爸想出去找几个支援过红军的积极分子，共同商量如何对付降泽的反革命报复。他刚跨出门没走多远，降泽的两个狗腿子就把他截住，怪声怪调地说：“头人叫你去一趟！”阿爸知道，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他神色镇定，一步一步地朝降泽家走去。

阿爸刚一跨进降泽家的大门，只听一声咆哮，几个凶手就扑上来把阿爸打翻在地，皮鞭顿时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降泽象一头恶狼，一边跳，一边骂。阿爸虎地从地上跳起来，扑到降泽面前，骂道：“再凶残的豺狼逃不脱猎人的火枪，红军还要回来的！”降泽惊呆了，急忙命令打手把阿爸捆起来。那天晚上，他们把阿爸吊起来折磨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天刚亮，降泽的狗腿子就四处出动，挥舞着皮鞭把乡亲们赶到寨前的坝子里，阿爸已被他们打得浑身皮开肉绽，衣服也撕成了碎片，但他精神饱满，仍然咬着牙笔直地站在那里。在狗腿子们的吆喝声中，降泽爬上了土坡。他望着台下一双双愤怒的

眼睛，不禁打了个寒噤。又假意咳了几声，才吞吞吐吐地说：“天上的彩云，虽……虽然好看，可惜不长久。红军靠……靠得住吗？主是主，奴是奴，这千……千年的规矩，变……变不了……”这时，阿爸昂起头来，对降泽大声喝斥：“呸！红军走了要回来，你那个吃人的规矩终究要推翻！”降泽恼羞成怒，象疯狗一样嘶叫：“这臭娃子还嘴硬，给我马上毙了！”接着，两个狗腿子把阿爸推上了土坡。这时，站在人群中的阿妈冲上去，大声质问：“你们为啥杀人？”降泽眯缝着血红的眼睛，阴阳怪气地答道：“生就娃子命，妄想当主人，跟着红军跑，还不该杀？他自己造的罪，你问我做啥？”降泽的话激怒了阿爸，他猛地转过身来，冲着降泽痛斥：“是豺狼总要吃人，你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害死我们穷苦人还少吗？过去给你当牛做马，挨打受骂，到头是死，今天，为了消灭你们这些豺狼，我死了也值得。穷苦人你杀不尽，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你扑不灭。你还是数着你的日子过吧！”阿爸的话象炸雷轰在降泽头顶，象利箭射向降泽心窝，这头疯狗气急败坏地直喊：“快……快毙掉他！快毙掉他！”阿妈扑上去抱住阿爸的腿，丧心病狂的降泽命令把她也一起枪毙。乡亲们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怒，一起向土坡涌去，齐声吼起来：“不准杀人！”降泽吓慌了，朝天“叭、叭”打了两枪。那边，狗腿子们已把阿爸、阿妈推到一个乱草堆跟前，只听得“红军万岁”的口号声在山谷回荡，……紧接着就是敌人“砰、砰”的两声枪响。

狂风在怒吼，雅鲁江在咆哮，愤怒的人群不顾敌人的威胁，继续朝阿爸、阿妈受害的地方涌去。降泽吓得吆喝着狗腿子溜跑了。

阿爸、阿妈被敌人杀害后，我阿哥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想

追赶红军去。半路上，遭到降泽的狗腿子杀害。

接着，降泽带着一帮凶手，象饿狼一样，又扑到我们家里，我一个六岁的阿弟和刚满一岁的小阿弟又惨遭杀害，连在山上放羊的阿弟和阿妹也没逃脱降泽的罪恶子弹。

那一天，在反动头人降泽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时，我一家八口就被杀掉了七口。降泽贼心不死，又到处打听我的下落，那时，我已经结婚，离开了父母。乡亲们把我藏在山上，因为有乡亲们保护，我才没有落入降泽的魔掌，活到了今天。

敌人的反攻倒算还没有结束。

阿爸他们的血迹还没干，寿灵寺派出喇嘛到村里来过问“杀人案”了。那个披着袈裟的豺狼，假惺惺地说：“杀人伤生，佛法不容。现在，既然人已杀了，就得照规矩‘赔命价’！”乡亲们心中起了疑团：自来头人害死穷人都没见寺庙出面过问，更不要说“赔命价”了。降泽的兄弟白马请丕还是寿灵寺的喇嘛，现在却要“赔命价”，岂不是怪事？我听说后，心里暗想，降泽这只恶狼连我也不放过，这“命价”又赔给谁呢？

过了两天，降泽把乡亲们喊在一起，假意哭丧着脸说：“我为……为了寨子的吉利，杀了给红军办……办事的慈之洛翁一家。现在菩萨叫……叫赔命价，我怎么赔得起？大家的事，大……大家办吧，这笔命价都……都摊点。”降泽话音刚落，乡亲们就闹起来。降泽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看看人们越闹越凶，他就掏出枪来，吼叫道：“谁不出钱，我的枪就不认人啦！”第二天，降泽的狗腿子就挨家挨户催收“命价”钱了，他们连逼带抢，闹得整个寨子乌烟瘴气，又逼得不少人家倾家荡产。

“命价”算是凑齐了，寿灵寺的诡计也暴露了。他们把“命

价”收到手后，由白马清丕把其中大部分都交给了降泽，说是赔偿降泽的“损失”。人们都看清了，这明明是头人降泽和寺庙反动上层喇嘛利用寺庙的反动权势，向群众进行敲榨勒索啊！

这就是发生在四十年前，阶级敌人对革命人民进行的一场血淋淋的反革命复辟。

四十年来，无论是农奴制度下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还是在解放以后阳光灿烂的幸福生活中，阶级敌人这笔反革命复辟账，我都牢牢记在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

记住这笔账，我们会更加懂得，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残酷！

记住这笔账，再看看我们在社会主义阳光下的生活，我们会更懂得，无论敌人多么残暴，他们也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同当年的红军——今天的金珠玛一起，不是已经把降泽这些凶恶的农奴主都打倒了吗？我们翻身农奴不是都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了吗？

记住这笔账，我们就会更加警惕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而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批判刘少奇、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同社员们一次又一次回忆起这笔账。为了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为了时刻不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任务，为了不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反革命复辟惨剧重演，我们翻身农奴世世代代都要记住这笔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账啊！

毛主席给了我双眼

阿妈帕里

今天是一个很不平凡的日子，人民公社这座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在高原上，就要由我们翻身农奴架起来啦！这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寨子前面的大草坝，就是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会场。身着花衣和彩色绸裙的姑娘们，手牵着手，三三五五象朵朵彩云飘来；一群群兴高彩烈的小伙子，挥鞭催马，“哟哟”地向着草坝飞奔；阿婆阿爷们也笑眯了眼，带着小娃娃们去参加庆祝大会。

我牵着小孙子走进了会场，啊！好热闹呵！草坝四周搭起一座座白色的帐篷，帐篷映着红旗，白里透红。帐篷前，老年人在团团围坐，沐着朝阳，笑容满面；少年儿童们带着耀眼的红领巾在跳跃嬉戏；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翩翩起舞，正在排演他们自编的节目——《人民公社好》。正前方庄严的主席台更是引人注目，面面红旗映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毛主席好象在向我们招手，微笑。毛主席啊！是您指明了我们翻身农奴奔向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心啊，蹦蹦直跳，激动的眼泪擦了又擦，还是充满眼窝。熬过严冬的羊群特别能感到春天的温暖，重见光明的娃子总是忘不了过去的苦难。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救我出苦海，给了我双眼，我哪能看得见这样幸福美好的今天！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那时候，我老伴丹珍郎杰是农奴主依依的娃子。大儿子仲伦巴被头人巴饶抓去当了娃子，二儿子邓珠彭错和三儿子泽里汪修是农奴主魏仲的娃子。农奴主依依的破牛棚就算是我们的“家”，一只破木碗，就是我唯一的财产。每天，我带着五岁的女儿丹珍拉姆出去讨口，把不满一岁的小四郎扎西就丢在牛棚里。

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雪纷飞，山风呼啸。我牵着女儿到木拉去，路上忽然碰着乡城土司阿多丁珍外出抢劫的马队，这群匪徒马上拦住了我母女的去路。我见事不对，紧紧地拉着女儿，仍急忙往前赶路。

“老爷有令，……嘿嘿！”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把贼眼落到我女儿身上。他嘴一歪：“把小东西带走！”扑上来就要抢人。女儿在身后紧紧抱住我的两腿，我拚出全身力气，一掌推开了土匪，转过身来护着女儿。接着几个土匪反扑上来，又拖又拉。我把女儿死死抱在怀里，绝不能让土匪抢走啊！突然，我只觉得“轰”的一声，头部象炸开了一样，护着女儿的手，慢慢地松了……

“阿妈，阿…妈…”一阵阵喊声把我惊醒过来，睁眼一看，女儿已被抢上马背，她拚力地呼喊，用两脚乱蹬。我挣扎起来向前赶了几步，又跌倒在地。呼声渐渐听不到了，影子慢慢消失了，四周空荡荡的。我拖着沙哑的嗓子喊啦，喊啦，喊着女儿的名字，回答我的是那无情的山谷的回音。我的心象撕裂了一样，眼泪象喷泉一样，直往外流，想着，想着，突然，一股热流直往上冲，两眼一黑，昏倒在雪地里了。

雪花飘落在我身上，把我冻醒过来，这时，天色渐渐黑了。我拖着无力的脚步，怀着满腔的仇恨，偏偏倒倒往回走。刚一进

门，就看见老伴把四郎扎西抱在怀里，使劲地摇喊着：“醒醒！四郎扎西！”我急忙跑去接过孩子，把奶头塞到孩子嘴边，可是孩子怎么也不张口，那干柴样的四肢动也不动，浑身冰凉，只有那双小眼珠，还狠狠地瞪着。我的小扎西饿死了。

我望着扎西瞪着的双眼，想着女儿被抢走时的呼声，我心里象千刀在戳，万针在扎。流不出泪，哭不出声，只觉得胸口闷得发慌，脑子里又冲上几股热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连好几天，我爬不起来，心里阵阵发痛，一双眼睛肿得象两个山桃，后来，就渐渐昏花了。

没过多久，头人巴饶和农奴主洛洛打起冤家来了，俗话说：“冤家枪响，娃子白骨满山岗。”一天傍晚，大儿子仲伦巴从山上放牛回来，刚把牛群赶进巴饶家的牛圈，洛洛驱赶着五十多个人就把巴饶家团团围住，一把火，烧了起来，黑烟滚滚，火光直往上冲。透过火光，看见了我的仲伦巴，他在扑打着身上的火苗，脱掉身上的烂毡衫，穿过火网，急忙翻墙。还没越过墙，洛洛举起枪托……，突然，一声大喊，仲伦巴倒在火海里了。我急急忙忙冲了过去，洛洛举起枪托就把我打昏倒。等我醒来，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声音。我望着一堆堆灰烬，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响啊！

贡岭山上的雪，积了还有溶化的时候；雅砻江的流水，涨了还要降落。可是我们农奴的灾难却没有个尽头啊！有一年秋天，二儿子邓珠彭错上山去收割我们开种荒地的一点青稞，直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心里七上八下，忙点着火把，寻着山路找去。秋风刮得山林唰唰直响，山中传来阵阵狼嚎。那奇形怪状的悬崖峭壁象张着血口的猛兽。我不顾一切危险，找来找去，不见儿子的身

影，左呼右喊，也没有儿子的回音。夜，一片漆黑，寒风一阵紧一阵。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呀，爬呀，最后我才在荒山乱草中发现躺着一个人影。我把火把移近一照，哪里知道，这就是我的邓珠彭错啊！他头侧向一边，遍体鳞伤，烂毡衫上浸透了血渍。

猛地一下，我扑在儿子身上，久久回不过气来，忽然“哇”的一声，鲜血布满了衣襟。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昏昏迷迷，不省人事了。醒来时却躺在破牛圈里。

后来我才听说，是日瓦土司打冤家的一伙土匪路过这里时，要抢我儿子去当娃子，一个匪徒来捆绑他，他踢了那家伙一脚，于是被那群土匪乱棒打死，丢在那荒山乱石堆里。

我恨啊，恨死了土司、头人，恨透那吃人的农奴社会；我气啊，气炸了肺，气吐了血；我哭啊，哭肿了双眼，流干了眼泪！渐渐地，我那深陷的双眼更加模糊了。

苦日子又熬了几年，每当我想起这几个儿女的惨景，就觉得股股热血涌上头脑，层层血丝布满了双眼。那时，就只剩下三儿子泽里汪修还在农奴主魏仲家当娃子。他白天要给主人家砍柴，放羊，背水，磨糌粑，晚上还被逼着去守磨房。长年累月，累死累活，得了重病，全身肿得透亮。有一次，他顶着寒风，踏着积雪，背回最后一捆柴，就一头栽倒在青稞草堆里。狠毒的狗魏仲见我儿子不能再替他干活了，就对狗腿子说：“牦牛生来是耕地的，娃子生来是替主人干活的，泽里汪修不能干活了，还留着干什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狗腿子把他拉出了大门，丢进了山沟。

狂暴的风雪在呼啸着，冲击着山岩和房屋，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可怜我那身患重病的泽里汪修，

被鹅毛大雪埋葬在山沟。

短短几年，万恶的农奴主害死了我四个儿子，抢走了一个女儿。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这些我都用血和泪刻在心里。

一天晚上，我从梦中哭醒，眼睛又肿了起来，肿得特别厉害，什么也看不见了。原来还模糊可见，现在看不见山，看不见树，只听鸟叫，看不见鸟飞。只听流水响，看不见河水流。我把眼睛揉了揉又揉，用力睁大，还是看不见。我想，我不能瞎啊！我要亲眼看见那些杀死我儿子，抢走我女儿的土司、头人的下场！我跌跌绊绊摸到硕曲河边，捧起河水，洗呀，擦呀，洗得眼窝发红，擦得眼皮发痛，眼前仍然一片黑暗。山在哪里？树在哪里？……我的双眼就这样气瞎了。

我气瞎了眼睛不久，我的老伴也含恨离开了人间。

折断了腿的小羊，吃不到高山上的嫩草；瞎了眼睛的人，连糌粑汤汤都得不到一口。此后就靠小儿子若杰牵着我，高一步，低一脚，摸东寨，闯西村，到处流浪。我把满腔仇恨埋藏在心里，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若杰身上。在那漫漫长夜里，我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救星共产党。一九五八年我们家乡进行了民主改革，斗倒了那些骑在我们农奴头上的土司、头人和农奴主。我们翻身农奴都分得了土地、房屋和牛羊。记得分地的那天，我双手捧起湿润的泥土，深情地贴近胸口上，干枯的眼窝充满了喜悦的泪花。激动的嘴唇，颤颤抖抖，无法说出心里要说的话。若杰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阿妈，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呀！”

“毛主席，我们的大救星呀！山高高不过您老人家的恩，海深深不过您老人家的情。”我这老婆子从来也没有象这样高兴地跳了起来。

一天，若杰带回了一张毛主席的像片，端端正正贴在墙上。他牵着我走上前去，激动地告诉我：“阿妈，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啊！”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摸了一遍又一遍。我睁大眼睛，多想看看毛主席慈祥的面容啊！

青稞拔节，节节高，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不久，我们村里办起了互助组，又由互助组转为合作社，若杰当了社长。一九五九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上又送他到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学习。我们不仅政治上翻身做主人，生活也越过越好。

一天，若杰开完会回来，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阿妈，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门巴马上就要到了。上级已决定在我们村办一个卫生所，你的眼睛要得救啦！”听了儿子的话，心里多高兴呀！我真恨不得马上能重见光明。

甜荞开花朵朵连成片，翻身农奴的喜事一个接一个。一九六四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们全家正在喝酥油茶，突然，一个人象一阵风一样扑到我的怀里，亲切地喊了声：“阿妈！”

“你是谁？”我十分惊诧地问着。

“我是你的丹珍拉姆呀，阿妈！”

我紧紧地一把搂住她，孩子什么话也说不出啦！离散了二十五年的女儿，今天忽然回来了。我摸着，摸着，热泪一串串直往下淌。后来女儿告诉我，她在乡城安了家，还当了合作社里的生产队长。我激动地说：“骏马撒蹄飞，越跑路越广；走毛主席指的幸福路，我们要世代代走下去哟！”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很久都没有合眼。

解放以后，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舒暢。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我们村的卫生所也很快地办起来了，使我残疾的双眼得到

了免费医疗。在门巴的精心治疗下，我的眼睛渐渐开始好转了。见到了我的女儿，又觉得压在心里二十多年的这块积血，沉了下来。



一九六五年春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醒来揉了揉眼睛，觉得眼前模模糊糊有点光亮。我使劲地眨了眨双眼，又揉了揉。啊！金色的朝阳从窗口射进屋里，通红透亮。我赶快穿好衣服站起来，转来转去，左看看，右瞧瞧，摸摸这，摸摸那，好象做梦一样，突然从一片黑暗中来到了光明的世界，一切都那么新鲜。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房门，一眼就看见坐在火炉边的若杰，他手上拿着一本

书，在不停地念。我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他忙站起来惊讶地问：

“阿妈，你看得见见了!?”我大声惊喜地说：“看得见，阿妈全部看见了！若杰，你们快过来，让阿妈好好看看！”全家都围了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看见儿子的笑脸，看见媳妇眼窝里滚动着的泪花，看见小孙子红润的脸庞。一家大小把我围在中间，高兴得唱啊，跳啊！我看清了一家人的笑脸，看清了家里的一切变化，我的双眼更是凝聚在墙正中央的毛主席画像上。若杰赶快拉着我激动地说：“阿妈，这就是你很久想要看见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画像！”我久久地仰望着毛主席的画像，看了又摸，摸了又看。啊，多么慈祥的面孔，多么亲切的笑容啊！我心潮起伏，热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我恨那万恶的农奴制度，恨那些吃人的农奴主，恨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黑暗社会过来的农奴，非常珍惜新社会的光明。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老人家率领我们农奴砸烂了枷锁，冲破黑暗，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是您老人家的光辉，使我残疾多年的双眼重见了光明。巍巍贡岭再高也有顶，滔滔雅砻江再长也有源。毛主席，您老人家对我们藏族人民的恩情，永远说不完！

门巴和乡亲们纷纷跑来道喜。

我高兴得在家呆不住，我要出去看看。若杰和小孙子扶着我，爬上小山坡，晨风迎面吹来，格外清爽，春天的景色分外迷人。家家户户炊烟袅袅，路边的山花咧开了嘴，散发出阵阵清香；田野里，青稞苗迎着晨风点头，玉米芽向着朝阳微笑；山腰上散布的羊群，象天上落下来的朵朵白云；那远处的雪山更是金光灿烂。变了，一切都变了！合作社的春天，我哪能看得够啊！我仰望着

东方的红日，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

出笼的山鹰飞不够，重见光明的日子新事看不完。彩带般的公路修进了村，把我们翻身农奴的心连着了天安门，合作社里建起了水电站，家家户户彻夜透明。

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今天我又看见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人民公社在我的家乡建立起来了。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带来了家乡天翻地覆的变化，带来了翻身农奴的幸福，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千川万水归大海，万语千言一个音：“毛主席泽罗登巴学！”^①

^①泽罗登巴学：藏语，万岁。

波日山下迎亲人

阿依洛绒

听说金珠玛拉练要到下坝村歇营，乡亲们高兴得奔走相告。我也急忙赶回家，收拾收拾，准备迎接亲人。

女儿跳跳蹦蹦回来，拉着我就问：“阿妈，金珠玛啥时到我们村？”我说：“傍晚就到，你们红小兵用什么来欢迎金珠玛呀？”女儿偏着头，挺认真地说：“我们要大声歌唱！唱那《金珠玛米，亚古都！》”说完，边唱边跳，找她的小伙伴们去了。

我一听到金珠玛要来的消息，心中就象波日山下的硕曲河那样不能平静。我一边收拾屋子，一边望着巍巍的波日山。望着望着，很多事情又在眼前涌来涌去。

我的老家在理塘。当我七、八岁的时候，阿爸带着全家来到乡城的波日山下。鸟儿搬窝还有几棵山草，阿爸、阿妈搬家身边却仅仅只有我们几个姐妹。农奴主不准我们在村里住，一家人就只好蹲在村外的刺巴丛中的岩窝里。

有一年夏天，天刚麻麻亮，头人沾珠尼玛带着一帮人马抢到我们住的岩窝面前，抓走了阿弟和阿妹，把我丢给了一家农奴主当娃子，阿爸、阿妈则被迫进村去当“小房子”。

“小房子”的生活可悲惨啦！那时候，象我们这样从外乡流浪来的穷人，要想在这里落脚，就得每年给寺庙无偿地支差半年以上才能借到一小块地方，用石头垒起一间安身的小房子。“小房

子”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有很多穷人虽也被称为“小房子”，其实住的仍然是岩窝和刺巴丛。阿爸、阿妈进村当“小房子”后，一个破牛棚就成了我们的家。当地的农奴主是些从石头里也要榨出油来的家伙，他们想尽方法进行剥削。“小房子”走路要给税，吃水也要给税，打柴还是要给税。打柴的时候，限定只准打刺巴，并且不准用牲畜驮运。庄稼成熟了的地边，不准“小房子”过路，更不准他们在地里捡那些抛撒的粮食。人们常说，人世间什么都可以被夺去，唯有阳光是夺不去的，但是，“小房子”们连晒太阳都要给“晒太阳税”。在农奴主敲骨吸髓的剥削下，阿爸、阿妈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和阿弟泽仁曲批各在一个农奴主家当娃子，吃的同样苦，受的同样罪。有时，我们在山上放羊碰到了，阿弟总是闪着愤愤的目光对我说：“波日山上的冰雪有融化的时候，我们的苦难也会有了结的一天！”

阿弟是个刚毅的小伙子。他十八岁那年，沾珠尼玛出去做生意，叫阿弟去驮脚。风雨中来，冰雪中去，整整跑了一年。沾珠尼玛的钱袋装满了，阿弟身上却增添了无数鞭痕。回到家里，沾珠尼玛盘算来盘算去，还想在他的钱袋里添点油水。一天，他把阿弟叫到面前，拖着他那烂腔调说：“在外面跑了一年，托我的面子，你也捞了点好处。娃子是主人的，娃子得来的钱也该归主人，懂吗？”说着，就把爪子伸到阿弟面前。阿弟睁大了眼睛，不解那家伙的意思。沾珠尼玛见阿弟站着不动，就把爪子伸得更近，吼起来：“好个臭娃子，钱迷了你的心，真的不懂规矩吗？”阿弟被激怒了，一扬手推开了沾珠尼玛的爪子，冲着那凶狠的家伙说：“老鸱吃人还留骨头。你什么时候见我得过钱？除了这身

破麻片是沾了你的‘光’外，剩下的就是这条命啦！”沾珠尼玛的两只突眼珠顿时乱转，退到墙边慌乱地取下牛皮鞭子，饿狗样地向阿弟扑来。阿弟一把抓住了沾珠尼玛拿着鞭子的爪子。那家伙马上高声叫喊起来，几个狗腿子冲来就用毒蛇般的绳索捆住了阿弟的手脚，把他拖去打了个半死。

这场毒打，更加激起了阿弟多年来的深仇大恨，点燃了他郁结在心中的反抗烈火。一天，沉沉的夜色护着阿弟逃出了下坝村。但是，跑了大半夜，仍然没有逃出魔掌，不幸被沾珠尼玛的马队追上。“叭，叭”几声沉闷的枪声，罪恶的子弹射中了阿弟的腹部。他从地上撑起身子，一条腿跪着，扯下腰带把伤口紧紧缠住，站起来正要继续往前奔跑。这时，马队已把他团团围住。阿弟抽出腰刀就去拚命。但是，由于流血过多，他终于昏倒了。

那天，阿弟被拴上马尾拖回下坝村时，已经血肉模糊。沾珠尼玛走到他跟前，突眼珠子闪着凶光，吼道：“山鹰的翅膀再硬，也飞不过雪山顶。娃子的腿再长，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嘿嘿！……”阿弟一手紧紧按住腹部，一手怒指面前这头野兽，厉声答道：“山鹰飞不过雪山，宁愿撞死在山岩上，也不愿再回牢笼。要我再给你当牛做马，就等着硕曲河的水倒流吧！”沾珠尼玛那鬼脸胀成了紫色，白沫四溅，直喘粗气。他咆哮一声：“这个娃子嘴还硬哩！看看我的厉害！”几个狗腿子听了就蜂拥而上，残暴地抽去了阿弟的脚筋。

随后，沾珠尼玛把阿弟关进一座破落寺庙，准备第二天把他害死。阿弟忍着剧痛，在屋子里吃力地爬来爬去，痛得昏过去了，醒过来又爬。他那闪着复仇烈焰的双眼机警地四处搜寻。他爬啊扑啊，忽然，“咣”一声，他摸到一把生满铁锈的长刀。他马

上就在墙边的石头上磨了起来。他不顾伤口的疼痛，一心一意要把这长刀磨快。没想到响声惊动了狗腿子，他们伸着头，在窗口张望，咒骂。阿弟用力靠着墙壁站起来，一刀向他们砍去。狗腿子们吓得急忙缩了头，拔腿就跑。

阿弟手中有了长刀，这下吓得沾珠尼玛目瞪口呆。他不敢靠近阿弟，也不敢把人放出来，就使出歹毒的手段，准备放火。

第二天一早，沾珠尼玛强迫村子里的穷苦人都聚集到寺庙前面的坝子里。狗腿子们早在寺庙四周堆起了柴草。沾珠尼玛站在土堆上，声嘶力竭地叫嚷：“今天，我……我要在这里烧……烧死敢于反……反抗主人的娃子……泽仁曲批。以后谁……谁敢造反，就……就”他没有说完，就惊惶地吼了一声：“点火！”顿时，狂风呼呼，烈火熊熊。望着滚滚浓烟，乡亲们眼里都喷射着怒火。沾珠尼玛得意忘形，突眼珠子翻上翻下，发出了一声声尖厉的狞笑。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寺庙的大门倒了下来。望着那猛然洞开的大门，沾珠尼玛的狗嘴被惊得闭不拢来了。

“泽仁曲批！”人群里同时一声大喊。浓烟烈火中，只见阿弟一手紧握长刀，一手支撑在地，身上带着火苗爬了出来。他两眼直盯着前面的沾珠尼玛，拚命地朝前爬去。沾珠尼玛吓得脸色苍白，额上冒汗，一边连声叫喊：“抓……抓住他！”一边踉踉跄跄后退。阿弟越爬越快，沾珠尼玛缩着脖子，直是“哦、哦”地惊叫。他想摸枪，惊慌中又总是掏不出来。阿弟越逼越近，沾珠尼玛浑身发软，双脚直颤，退也退不动了，眼看复仇的长刀就要砍到他身上。不料，沾珠尼玛的女婿赶来，朝着阿弟连放几枪。阿弟大喊一声，瞪着怒眼倒在血泊里，那把长刀还紧紧握在他手中，乡亲们齐声呼唤着阿弟的名字，朝他拥去。

阿弟暴烈的反抗吓得沾珠尼玛惊惶不定，他喝令狗腿子在阿弟的头上扣了一个破砂罐，意思是叫死者永世不得翻身。

阿弟被农奴主杀害了。接着，沾珠尼玛就把阿爸、阿妈赶出了下坝村，并且只准他们往硕曲河的下游方向走去。在这些残暴而又愚蠢的农奴主看来，穷人是“下等”人，是不能往上游走的。阿爸、阿妈带着我的阿妹泽登拉曲讨口流浪去了。

阿妹好容易长到七岁，又被农奴主扎洛央拥抢去当娃子了。是她十三岁那年的一天，她上山背柴，又累又饿就倒在柴捆上睡着了。这天正好碰上扎洛央拥巡山。丧心病狂的农奴主发现阿妹睡着了，举起棍子就往她头上打去。可怜阿妹连叫一声也来不及，就惨死在柴捆边了。

我在农奴主熊麦昂伍家当娃子，伤痕盖伤痕，血汗洒遍了波日山。站在波日山上，望着滔滔的硕曲河，怒火在胸中燃烧，仇恨在心里翻滚。阿弟、阿妹的血海深仇，何时才能报啊？这再也不能忍受的苦难，什么时候才能挣脱？

……农奴的苦难终于熬到了尽头。毛主席和党中央最了解我们农奴的心愿，非常支持广大农奴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的愿望。为了彻底摆脱套在农奴脖子上的枷锁，毛主席他老人家很快给我们派来了亲人金珠玛。

金珠玛来到了波日山下，他们真正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啊！进村后，常常同我们一起扫院子，背水，做庄稼活路。看到这样好的军队，真使人从心里感到高兴。他们同我们藏族人民心连心，同我们一样恨那些反动农奴主，同我们一道为民主改革的胜利流血流汗。

当时，一伙匪徒盘踞在波日山上，仗着茂密的森林和险峻的

山岩顽抗。有一天，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恨不得把那些匪徒一下消灭干净，便一口气跑上山去。忽然，发现一棵大树下躺着一个年轻的金珠玛。我急忙跑上前去，把他抱起来一看，鲜血淌了一脸，他已经牺牲了。悲痛的泪水一下滚出了我的眼眶。怀着悲愤的心情，我慢慢把他背起来，一步一步地背到山下。回到家里，急忙给亲人洗净脸上的血迹，擦掉身上的灰尘。望着静躺着金珠玛，我的心都碎了。金珠玛啊金珠玛，你是为了我们农奴的翻身得解放，不再受农奴主的压迫和剥削而牺牲的呀！在酥油灯下，我脑子里翻腾得厉害。

当天晚上，我默默地守着他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克服重重困难，避开敌人的拦击，把亲人的遗体护送到了县城。

从县城回来后，我心中不住地转着一个念头：波日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金珠玛上去很容易受到敌人伤害。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再让它们来任意宰割啊！我便向工作队说：我要上山去侦察匪情。工作队总是为我耽心，不同意我去。我想：闹翻身求解放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呀！波日山上，哪一块石头没有我的足迹？哪一棵树上没有我的指印？为了世世代代不再受农奴主残害，就是豁出这条命，我也要把匪徒的行踪弄清楚。我背上糌粑口袋，就悄悄登上了烟雾弥漫的波日山。二十多天里，饿了，啃干馍，嚼野菜；渴了，喝泉水，吃野果。怀着我们穷苦人的深仇大恨，抱定为阿弟、阿妹和那位牺牲了的金珠玛报仇的决心，我战胜了艰难险阻，终于在白果岭下发现了匪徒的巢穴。

那天，万恶的匪徒正打算下山行凶。他们走大路，我抄小道；他们走小道，我就穿刺巴、攀悬岩。饥饿和疲乏使我手脚发

软，刺巴撕烂了衣服，岩石撞破了皮肉，这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最后还是我赶在敌人的前面，把情况报告了工作队和金珠玛。由于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很快就消灭了这股匪徒。

那以后，我们在金珠玛的保卫下，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了一程又一程。如今，波日山下已是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在波日山下吹开了朵朵大寨红花。一九七三年，我们大队的粮食亩产就超过了千斤。翻身农奴都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绩来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和金珠玛的帮助。今天，艰苦拉练的亲人要到我们村子来了，叫我怎能不激动啊！

我沉浸在回忆中，百感齐集。一会儿，阵阵欢呼声从村头传来，金珠玛已经到达了。我急忙奔出去，村头上，红旗飞舞，乡亲们和金珠玛互相问候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波日山下好一派军民团结的热烈景象啊！从欢迎的队伍中，传来女儿和红小兵们动听的歌声：

亚古都，亚古都，
金珠玛米亚古都！
金珠玛米，亚——古——都！

……

一阵阵歌声在波日山下回荡，表达着翻身农奴对亲人金珠玛的深情厚意。

抗震救灾话今昔

扎西泽登

秋收大忙季节，我这个残废人也闲不住。太阳刚刚冒出山巅，我就提着茶桶往社员们劳动的地方走去。秋天的田野，格外好看，到处是一片金色世界；秋收时节的社员，格外忙碌，到处都是战斗的景象。刚到地边，还不等我开口，一个小伙子就学着我的话高喊：“喂，再好的马，饿了要吃草，再能干的人，渴了要喝茶。快，不然汗水不够流啦！”喊得大伙都伸起腰来笑了。

社员们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队长拿着一把割下的青稞走到我眼前，扶我坐下说：“再忙也不用累着你啊！倒也是，看着这一片丰收景象，谁还闲得住？你看这青稞长得多饱满啊！”我接过队长手里那把青稞，掂一掂，摸一摸，忍不住掰开一粒丢在嘴里，连声说：“看在眼里，甜在心头。不是真看见，谁会相信刚刚地震后的地方，会出现这样的丰收景象啊！”

队长笑一笑，到一边同社员们谈话去了。我坐在地埂上，看着社员们一张张洋溢着欢乐的脸，听着他们愉快的笑谈，再望望四周一片片金色的青稞，这哪里象受到地震灾害的地方啊！但是，山脚下，山村边，不是正在重建庄房吗？庄后树林间不是仍然撑着帐篷吗？那边山梁上的裂缝也还摆在那里，“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大标语还在岩石上闪光哩。

我活了六十三岁，经历了两次地震。两次地震两种景象，真

叫人终身难忘啊！

五十年前，我十三岁了。是春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屋里劈柴，突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山摇地动。我还没来得及往外跑，房子就轰隆一声塌下来，把我压住。等阿爸阿妈从地里赶回家把我掏出来，我的大腿骨被砸碎了，臀部受了伤，尾椎骨也砸碎了。幸好，我家的住房象牛棚一样，上边盖的是树枝和杂草，才没把我压死。我摸着身上的鲜血，长一声短一声直叫，阿爸阿妈守在我身边也只是哭。阴云压在地面上，田野里，山坡上，到处都是凄惨的哭声和呼天喊地的悲号。天黑了，没有一点火光，只有近处远处的哭声连成一片。没有地方可以遮蔽一下露气，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填一下饥肠，全家人在刺骨的寒风里瞪着眼挨过了这个可怕的夜晚。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阿爸准备把家仅有的一点点粮食掏出来充饥。他正在那里吃力地掏呀掏，粮食还没有掏出来，寺庙的管家就气呼呼地跑来凶恶地说：“你这个烂屋有什么可掏的？马上去给我家掏东西，修房子。”

阿爸被迫走了，阿妈带着才几个月的小阿弟守着我，只有十岁的大阿弟一个人出去要饭。到处都受灾，哪里讨得到东西。他经常是清早提着空糍粑口袋出去，擦黑仍然是提着空糍粑口袋回来。

我的伤势越来越重，伤口开始化浓生蛆了。一天，听说一个门巴从康定来到虾拉沱，我就对阿妈说：“阿妈，我实在受不了

啦，请那个门巴给我看看吧！”阿妈埋着头，很久没出声。我又喊：“阿妈，我真熬不住了，请门巴给我看看吧！”半晌，阿妈眼里流出了泪，俯下身来搂住我说：“儿啊，不是阿妈心狠，这门巴我们穷人请不起呀！我早就听说过，他给病人看一次病，吃一付药，要五十个藏洋，不然就是五十桶粮食。我们家连吃的粮食也没有一粒呀！你忍着点吧，慢慢会好的。”

阿妈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脸上，我强忍着，不能再让阿妈伤心了。以后阿妈常常找些草药给我把伤口敷上。几个月后，我的伤势慢慢好了。可是，在那次地震后，光我们瓦达寨因压伤无钱医治而去世的穷人就有好几十人。

一天，阿妈和阿弟正在煮野菜吃，寺庙的一个喇嘛跑来了，要我家“捐”十个藏洋培修寺庙，不拿到钱，喇嘛硬是坐着不走。阿妈只好到一个农奴主家，答应给他家支差修房子，才借到十个藏洋，算打发走了寺庙派来的那个喇嘛。

没过几天，寿灵寺的一个喇嘛又跑到我家来，要我们出二十个藏洋做“祈神免灾”的念经费。那时候我家连遮风避雨的棚子也搭不起，在野地里露宿了几个月，这分明是要从鸡脚杆上刮油啊！阿妈对喇嘛说：“我一家伤的伤，病的病，连遮雨的地方都没有，那来的藏洋啊？”喇嘛瞪了阿妈一眼又闭上眼睛，一边捻着佛珠一边慢吞吞地说：“免了你……你家的‘捐’，就免……免不了你家的灾呀，看着办吧！”说后就赖着不走。阿妈气得直咬牙，她知道再说下去，还是不能免掉寿灵寺的苛捐杂税，不得不答应给一个寺庙的管家打短工抵借了二十个藏洋，把喇嘛打发走了。

阿爸走后，很久都没有回来。一天下午，正在扯野菜的阿弟

飞快地跑到阿妈跟前，直喊：“阿爸回来了！”我听了也高兴起来，心想，家里有阿爸，全家人心里都觉得要踏实一点。阿爸到家后，只见他脸色苍白，阿妈忙上去扶着：“你病啦？”阿爸有气无力地答道：“我的眼睛不行了。”阿妈紧张地望着阿爸，再也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管怎么样，总得想办法把病治好啊！”她硬着头皮去找寺庙管家借钱治病。阿妈话还没说完，那管家就板起个面孔说：“前几天赏了你的脸，已经借给你响噹噹二十个藏洋，今天又来了，凭一句话就要向我借钱吗？”

阿妈忍着悲愤，答应今后多给寺庙管家打短工，才又借到一点钱，从寿灵寺请来一个喇嘛给阿爸看病。那喇嘛在家里装神弄鬼搞了一阵，丢下一碗飘着香灰的“神水”和几粒用牛粪搓的药丸，就骗去了十个藏洋。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阿爸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后双目失明了。阿妈又是累，又是急，不久也生了重病。一天，头人带着狗腿子象饿狼一样扑到家里来，派我家支人差，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员送行李到朱倭。从虾拉沓到朱倭，来回两百多里路。阿妈从床上挣扎起来，指着头人忿忿地说：“我家残的残，病的病，没有人支差。你们也太……”没等阿妈说完，头人喝令狗腿子，抓住阿弟就往门外推，年幼的阿弟又哭又喊，声声象钢针一样扎在阿爸和阿妈的心上。寒冷、饥饿、悲愤和病痛，一并朝我们家袭来。不久，阿妈含着深仇大恨离开了人间。不到两天，可怜的小阿弟也饿死了……

照过去寺庙的“规矩”，不管哪家生了小孩或死了人，都要向喇嘛寺报告，还要送“礼”，我家没有钱，就没去报告。后来寺庙知道了，就派了一个喇嘛跑到我家里凶狠地骂开了：“寺庙

的法规，难道你家不知道吗？死了人为什么不去报告？违反了寺规，该罚十五个藏洋，限十天内交清，若有违抗，看看挨得起多少皮鞭！”

喇嘛前脚走，一个个债主又逼上门来。两天内，就有好几个债主上门逼债。几笔帐合拢来就有四百桶青稞（每桶十二斤，共四千八百斤），七八十个藏洋，九支^①茶叶。这些债叫我们病残幼弱的一家怎么还得清啊！阿爸在气愤之下对我说：“你们今后饿死都不要再到土司、头人、管家那里去借债了。这债呀，象地里长的燕麦草一样，越长越多，象毒蛇一样缠在身上，越缠越紧，害死人呀！”

阿弟望着阿爸说：“阿爸，那我们就逃走吧！”说起逃走，我也早有这个想法。地震后，我们瓦达寨共五十户人家，今天逃一家，明天走一户，已经流浪出去四十几户了。但是，我们家病的病，残的残，逃出去也是死路一条啊，便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眼下，再不逃是不行了。我就对阿爸说：“阿爸，我也能够慢慢地走了，我们逃吧！”

深夜里，阿弟拉着阿爸在前面走，我跛着脚跟在后面，父子三人离开了瓦达寨，逃出了虾拉沱。

静悄悄的黑夜，只听得见阿爸的喘息和阿弟招呼阿爸的声音。鲜水河奔腾咆哮，象是直冲着我们扑过来，要把我们吞掉一样。我们担心土司、头人、管家追来，只顾高一步低一脚地往前奔，一心只想逃脱那可怕的债务。

我们一边走一边讨口，十多天才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一个

^①支：计量单位词。每支十二袋，每袋五斤，一支合六十斤。

牧场。那里的牧民同农区的农奴一样苦，讨吃很是困难。回去吗？明明是死路一条。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学了几个藏文字，便打定主意学刻麻柳石^①，想这样可以弄到一点奶渣吃，得到几口清茶喝。

那时候，刻麻柳石是最叫人看不起的手艺，刻麻柳石的人被认为是卑贱的人。阿爸和阿弟白天仍然出去讨口，我奔东家，走西家，白天晚上拿着锤子叮叮噹噹地敲。我的手艺不好，得到的东西少，不能维持我们三人的生活，而且刻石也不是经常能碰到的活路。于是我又同阿弟一起在牧场上流浪。阿爸受不了路途的奔波和饥寒，更受不了那无穷无尽的屈辱和辛酸，在流浪途中死去了。我们兄弟两个东飘西荡，在牧区流浪了七、八年，也不知走过多少牛场、部落。后来，听说有支红军的队伍到了虾拉沱，他们对穷人很好，我们便赶回瓦达寨去。可是，等我们走拢，红军已经开走了。

走进瓦达寨，我们还没有找到红军，却迎面碰上了那个寺庙管家，他瞅着我们冷冷一笑说：“你们为躲我的债，逃跑了这样久，我宽宏大量，没派人去抓你们。今天你们自己认罪来了，快把账还来吧！”

我们哪里有钱还账，只好被迫给他家当终身娃子抵债，掉进了更深的苦海。我们在苦海中煎熬，在苦海中挣扎，一直到解放。

这就是五十年前那场地震后我们一家的悲惨遭遇。

在那反动的农奴社会，由于这场地震遭受惨祸的岂止我一家？就瓦达寨五十户人家，除一家头人，一家管家，一家农奴主

^①麻柳石：在石板上刻上麻柳边边等经文。在反动农奴制度下，穷苦人在被逼得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靠此维持生活。

等很少几户外，四十几户穷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灾难。

二

发生在一九七三年的这次地震，比五十年前那次地震更厉害。说来也奇怪，五十年前，我手脚那么伶俐，还被压在房子里，被砸成残废。这回，我这个残废人却跑出来了。这都要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福啊！

那是二月六日天刚黑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正围着吃晚饭，突然狂风怒号，房子咯吱咯吱地响，墙上的土喇喇地往下掉，整个房子都剧烈摇动起来，顿时叫人头晕目眩。根据不久前地震观察站的通知，我意识到这是地震，就急忙大喊：“地震！快往外跑！”家里人和邻居，听到我的喊声都跑了出来。刚跑出门外，震动越来越大，人也站不住了。只听得轰隆一声，身后的房子倒了下来，这时我也站在院坝里了。

几分钟后，地震就给我们摆下了烂摊子。社员的住房几乎全部倒塌，人畜压伤了，余震未消，又下起了大雪，不到两个钟头，雪积了一尺多厚。一片白茫茫大地摆在眼前，我们一个个惊呆了，站在漫天风雪里不知怎么办。这时，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来了，他们一家一家问明情况，并且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救灾战斗，熊熊的篝火点起来了，一个个通红的火把到处闪动，抢救伤员的战斗开始了。

第二天清早，亲人金珠玛背着行装，飞速地开进了我们瓦达寨。他们放下行装，来不及拍打一下身上的雪花，就动手给我们掏粮食、衣物，帮助群众搭临时住房，背水，煮饭。一个战士把

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送到我手里说：“阿伯，快吃下这碗饭，暖和暖和吧！”我接过这碗热腾腾的饭，热泪直往碗里滚，激动得两手颤抖，心里暗想：“金珠玛啊金珠玛，你们真不愧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军队。为把我们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你们流血牺牲，今天，又来帮助我们救灾。”

天黑了，他们在野地上扫开积雪，撑起了一个个帆布帐篷。我想，同志们忙累了一天，早该好好休息一下。帐篷搭好了，却没有见他们把背包放进去。一个战士走到我跟前说道：“阿伯，您家的临时住房还没有搭好，就住到帐篷里吧。”我心想，亲人们长途行军，又累了一天，休息不好，会把身体拖垮，宁愿自己受点冷，也不能让亲人们吃苦。我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几个金珠玛推的推，拉的拉，硬把我扶进了帐篷。我急切地问道：“那你们住哪里呢？”几个战士齐声回答说：“我们有办法，您放心好啦！”

我们全家人哪里睡得下去，坐在帐篷里张望。只见我们的亲人金珠玛啊，把没有歇处的都劝进了帐篷，又到寒风大雪里干活去了。火光中，人来人往，呼声不断。直到夜深了，才见他们停下来，打开背包，三个一块，五个一群在雪地里挤着睡下了。

天上的雪，越下越大，地上的风，越刮越猛。片片雪花，落在亲人的身上，痛在我们的心上。我悄悄走到金珠玛的身边，有多少话要说，却说不出，只说了两句：“这样不行啊，冻坏了咋办？”战士们却爽朗地回答说：“只要老乡没冻着，我们再冷，心也是热的！”我感动得只有伸出两个大拇指，连声说：“亚姆！亚姆！”①地震以后，附近不少县的领导同志很快带领慰问团和

①亚姆：藏语，好的意思。

救灾人员，赶到灾区慰问和支援来了。

接着，省内外各地机关、厂矿、学校、街道的慰问信就象雪花一样飞来。

紧接着，从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大量物资运来了。公路上成百上千的汽车川流不息地来回奔跑，送来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从北京，从上海，从省里各条战线来的救灾人员也纷纷奔向灾区。

医疗队来了。他们一放下行李，就在雪地上撑起帐篷，设立战地医院，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救伤病员。有的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地方去为伤病员治疗，给伤病员喂饭喂药。不少受伤的人，因为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投入了春耕生产和重建家园的战斗。想起解放前我因地震受伤，无钱医治成了残废的遭遇，想起瓦达寨的四十几户穷人流离失所的惨景，真为阶级兄弟们今天的幸福高兴啊！

二月九日那天上午，我正在给金珠玛讲五十年前的地震给我们这里带来的灾难，突然，一个战士喊起来：“飞机！毛主席、党中央派飞机来了！……”我抬头看去，在碧蓝的天空里，一架架银色的飞机正在盘旋，我忘记了自己是残废人，猛地跳了起来，噙着热泪，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顿时，整个虾拉沱到处都是欢呼奔跑的人群，沉浸在一片欢腾中。虾拉沱两边是大雪山，中间是一带峡谷，两山之间又是厚厚的云层，飞机顺着山谷飞来了又飞去，飞去了又飞来，寻找着空投目标，一直连续好几次试投，才把物资空投下来。看到一包一包的东西从飞机肚子里掉下来，满天密密麻麻，直往下坠，我脑子里翻腾开了，忽然间想起了一个关于神鹰的传说。据说，古时候有一只神鹰飞到了钨霍雪山，在这里盘旋翱翔，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今天，人

民的幻想成了现实，那银色的神鹰给我们带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无比的关怀，带来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盛情。我望着神鹰，再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党中央送来的救灾物资无偿地发到我们手中来了。帐篷、大米、盐巴、茶叶、被盖、棉衣、单衣、钢精锅、钢精壶、钢精瓢、饭碗……哦，还有筷子哩！我双手紧紧捏着一把筷子，心情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热泪直往外涌。一双双普通的筷子，说明党和毛主席为灾区人民想得多么周到啊！一双双普通的筷子，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体现了我们伟大祖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是多么的温暖和团结。

毛主席不仅给我们送来了物资，还派来了慰问团。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党中央派的慰问团跋山涉水来到了。那天天刚亮，我就一颠一跛出去，欢迎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亲人。汽车开来了，亲人们跳下车就和我们亲切握手，欢迎会上，慰问团的负责同志宣读了党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听着字字句句充满了温暖和关怀的慰问信，我就象看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夜里，我叫侄女把党中央的慰问信再念给我听，念了一遍又一遍，越听越想听，我决心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号召，同广大群众一道，把受灾地区的损失夺回来，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兴奋，大家都表示了决心，一定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为抗震救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象春风一样，吹遍了钭霍山区的家家户户，象春雨一样，滋润着春草吐芽，染绿了鲜水河畔。春耕生产的战斗打响了，社员们驾驶拖拉机，奔驰在田野里，运肥大军

忙个不停。

一天，金珠玛关切地对我大儿媳说：“你家还没有住房，就抽几天时间修个临时住房吧。”我大儿媳回答说：“没有什么，住房可以晚点修，播种可不能耽误呀！”我也笑着直点头。

当青稞苗生长起来的时候，社员们又投入了重建家园的战斗。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在几个月中，社员的住房都修建起来了，家家都住上了“绷搁”（全用木料做成的，能够防地震的房子）。我家也修起了两层的住房，除了国家发的救灾物资外，我们还添制了不少家具。

我望着眼前这一片丰收景象，把五十年前后两场地震细细比较。同是这块地方，五十年前的地震，整得我们家破人亡，逼得全村穷人四处流浪；五十年后的地震，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被我们战胜了，我们也在抗震救灾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

过去，反动活佛、头人总是说：“地震是菩萨降罪。”他们就是利用地震这个自然灾害来愚弄人民，无耻地对我们穷人进行压榨。天灾加人祸，把我们弄得好苦呀！现在，有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我们战胜了天灾，真是“人定胜天”啊！新旧社会两重天，想到这一切，我这个残废人浑身都是力量。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许多多无私无畏的实际行动，就是对林彪、孔老二的“天命观”，对他们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批判。我们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大女儿的惨死

白 马 错

一九七四年八月，正是青稞成熟的时候，我的女儿杨错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回来了。我站在门口，老远就看见她穿着一身崭新的服装，斜挎黄布包，兴高采烈地从坡下急急走来，我的心中啊，笑开了花。

“我们的杨错阿姐回来了！”消息象插上了翅膀，从这座寨楼飞向那座寨楼。刚收工，青年们就象喜鹊一样飞到了我家，噉噉喳喳地把杨错围了起来。姑娘们还没坐稳，就攀着杨错的肩，摇着她的手，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

“阿姐，听说你们到大寨参观，还到北京去了，是吗？”

“你们是怎么到首都——北京去的？”

“见到毛主席了吗？”

……

女儿捧着酥油茶，笑咪咪地打量着伙伴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她那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呈现着幸福的神情。

我一边打茶，一边听女儿向姑娘和小伙子们说她上北京参观的事。她激动地说：“在大寨，干部和贫下中农热烈欢迎我们，向我们介绍了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有一天，我们正在同大寨贫下中农举行联欢会，忽然接到了周总理的回电，欢迎我们到北京去参观。美好的愿望实现了，大家捧着这喜电啊，又是唱，又是

跳，高兴极了。大家走到毛主席像前，噙着热泪跳起欢乐的锅庄。跳啊跳啊，一直跳到夜深。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奔上火车，飞向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说着，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叠照片：“看！这就是在北京照的像。”

青年们轰地一声围上去，争着看照片，指指点点，不住赞叹，他们好象飞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我也忍不住凑过去说：“我也看看！”像片传到我手上，我捧着像片，对着窗子，睁大老眼一张张细看。其中一张是杨错穿着崭新的民族服装，和她的同学手拉手，肩挨肩地站在人民大会堂前，每一张脸都乐呵呵的。照片上有一行字，孩子们告诉我说，写的是“在金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这句话写得真好啊！再一张是一个挺有精神的姑娘站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那夹有红绳的发辫盘在头上，水红的衬衫上套着宝蓝色的嵌肩，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小杨错。看到她这浑身都洋溢着幸福的模样，我的心猛然一缩，热泪从老眼里扑簌扑簌地滴下，再也看不下去了。

欢天喜地的年轻人十分诧异，跑过来抚着我的肩头问：“怎么啦？”“阿妈又在想阿姐了。”杨错慢吞吞地说。孩子们很奇怪，互相问道：“杨错还有个阿姐？”“她阿姐怎么啦？”“我们怎么没听说过？”他们一面问，一面摇着我的手要我说说。我想，让他们知道有好处啊，就抬起头来，对孩子们讲起那揪心的往事。

听我阿爸说过，我们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热巴村。阿爸、阿妈都是科巴。他们一年累到头，挖金、支差、累断了筋骨，可是从来也没有吃过一顿饱肚的东西。我才几岁，他们就去世了。我这个小奴隶又接着去挖金。在那黑洞里熬了十几年，后来结了婚。在那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了我的大女儿赞娜，以后又添了

几个孩子。我们哪有时间照看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只能在洞外的山崖上找一个岩窝，垫上些柴草，把孩子们丢在里面，再用石头和树桩挡着。冬天，大雪落在他们身上，夏天，大雨淋在他们头上。孩子们常常饿得来边哭边喊阿妈。有一天，我得到了一点霉糍粑，便三步并作两步往回跑，可是，刚钻进洞门，就看到我的二女儿长伸在烂草里了……我把他的嘴巴掰开一看，尽是一些柏树果果。不久，我的老三也饿死了，这样，就只剩下了我的大女儿赞娜和小杨错。后来，杨错的阿爸，因为受不了农奴主的迫害，逃了出去。我想，如果再在这里呆下去，不仅孩子们会死去，就连我这把骨头也会埋在金洞里啊。于是，趁一个黑夜，我背起小杨错，拉着赞娜也悄悄逃走了。我们钻老林，歇岩洞，没命地跑啊跑啊，一直逃到了德格县城。

在德格，我当了土司的家奴，给土司砍柴、割草、背水、做家务，什么都干。杨错和她阿姐到处讨口。有时遇到更庆寺送“鬼”，她们就去捡点霉糍粑团，送“鬼”的喇嘛见了就赶就打，还咒骂孩子们是“活鬼”。

在奔生奔死的苦日子里，一年熬过一年，孩子们渐渐长大了。赞娜十三岁时就被国民党伪县政府拉去支差。在饥寒中长大的孩子，十三岁了，还没有灶头高，却要被逼着炒青稞，割马草，背水……每天上午，大女儿炒完青稞就上山割草。一到下午，那比她还高一个头的背水桶就挂上了她瘦削的肩膀，直到天黑。不到六岁的杨错，就爬到城背后山上去摘野花来卖。经过艰难苦寒的磨炼，看到两个孩子活泼泼地站在我面前，真感到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心巴望着他们快快长大。

可是，就在我大女儿长到十五岁时，竟被伪县政府一个“委

员”的儿子活活杀死了！她被杀死那天，是七月初三，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

那天上午，赞娜象往常一样，带着阿妹上山，一个割草，一个摘野花。晌午，两姊妹手牵手回来了。大女儿背上象背着一座草山，小杨错的手里棒着一大把鲜花。赞娜到县衙门交了马草回来，在妹妹摘的野花中挑出一把最好看的来，又找来一个泥罐，把花插在里面，然后笑嘻嘻地把它捧到屋外面石台上，站在那里，对着花看了好久好久。她象忽然想到了什么，一下跳到我面前，天真地说：“阿妈，过两年阿妹长大了，我们就不要给土司背柴、背水、磨糍粑了。我和妹妹每天都摘野花卖，积点钱来修一间有窗子的房子，窗台上再摆一盆野花！……”多天真的孩子啊，听了她的话，我的鼻尖直发酸。

这天下午，赞娜照常给伪县政府背水。县衙门在半山上，每一桶水都要下到山底，从色曲河边背上来。背了一趟又一趟。赞娜喘着粗气，浑身汗湿得象从水里爬出来的一样。她每次背到衙门口时，都要遭到伪县政府里一伙“少爷”的戏弄、辱骂。赞娜听到那一声声“小蛮子”的骂声，肺都气炸了，愤恨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们，那些家伙才不敢走近。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又向我女儿甩石头，吐口水。赞娜哪里忍受得了这种侮辱，她气得浑身打抖，愤愤地低着头继续背着。最后一趟，赞娜拖着精疲力尽的两腿，刚爬上坡，那伙“少爷”中，有一个什么“委员”的儿子又来胡闹，先是对我女儿乱骂一阵。待我女儿背着沉重的水桶吃力地往上爬时，那崽子便一步跨上前去，用磨得溜尖的山羊角，对着赞娜胸口刺去。我的赞娜没有防到这么狠毒的一手，来不及闪开，羊角一下刺进了她的左胸。她唉哟一声，鲜血直往外喷。

她丢下桶，接着伤口就朝家里跑，身后撒了一路鲜血。她跑回来，脸色刷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阿……阿妈！那个……那个“委员”的儿……儿子杀我！……”话没说完，就扑通一声倒在门坎上。我急忙跑去，把她抱在膝上，双手使劲地捂住她的伤口，心想：要堵住伤口，不能让血流出来呀！可是，酒杯大个洞，哪里捂得住？我不得不放下女儿，跳起来就往外跑，边跑边喊：“泽登阿爸！索郎兄弟！快来救救孩子啊！……”喊了一阵，我又耽心赞娜，就急忙转身，跑到门口，只见小杨错正扑在她阿姐身上，使劲摇着赞娜的肩头，惊惶地喊着：“阿姐！阿——姐！”我一把抱住大女儿，看到她的小嘴白得象纸一样，鲜血泡胀了身上的老羊皮。她没有再睁眼看一看我，就这样躺在我的怀里再也不动了！……我惊慌地痛哭起来。我哭啊，泪水象夏天的暴雨落到大女儿脸上，我恨啊，恨那杀死我女儿的凶手，恨那万恶的农奴社会。

悲恸的哭声撕裂着乡亲们的心肝，他们丢下手中的活计从四面八方跑来了，一看这惨景，便七手八脚地忙乱开了。但不一会，大家就都失望地站了起来，乡亲们不约而同地向县衙门跑去。他们愤怒地要找县衙门那个“委员”算帐。门口被两个烂兵拦着不准进去。大家不顾阻拦，硬冲进了衙门，可是那个“委员”听说群情激奋的乡亲们要找他，吓得早已溜掉了，乡亲们都为小赞娜的惨遭杀害抱不平，把她的尸体抬去摆在县衙门口。我也横下心，非讨还血债不可！

第二天，乡亲们和我一起跑到衙门去告状，伪县政府不理。跑到土司那里，土司说不关他的事，把我们赶了出来。去问寺庙，寺庙的大喇嘛装模做样地说：菩萨是以“慈悲”为主。没有办法，

我只有天天对着衙门吵，夜夜抚着大女儿痛哭。

尸体已经摆了几天了，眼看着一天天变了颜色，不能再放下去了，我心里真着急。乡亲们都劝我先把她安葬了再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把女儿背到后山坡，正要挖坑时，寺庙派人阻拦：“不准埋在这里，这是寺庙的神山。”我把女儿背到城对面山上，土司派狗腿子来气势汹汹地说：“这里是土司的猎场，赶快背走！”我们没有法子，只好把女儿背到色曲河边树林里，国民党反动政府又派烂兵来挡着：“这是练兵的操场，你们没看到吗？”大家都气极了。这是个什么世道啊！乡亲们气不过，当晚还是把女儿悄悄地背到城后山上掩埋了。

不几天，孩子的阿爸不知从哪里听到了大女儿被害的消息，跑回了德格，再次跑到伪县政府和土司那里去告状，仍然是一个不理。他气得发抖，指着一个县官咬牙切齿地怒吼道：“你们不理可以，要杀就大家杀，拚了我这条老命不要，也要杀一个抵命！”那些狗官生怕他说得出做得到，才勉强叫那个“委员”拿出一点东西，说是赔给我们的“命价”。我和杨错她阿爸都气愤得不得了，难道我们穷人的命就这样贱吗？乡亲们都忿忿不平，有的说，等待机会一定要报仇雪恨；好心的人鼓励我们继续告到上面的官府去；有的则说，在这豺狼当道的社会，穷人有理也无处诉啊！黑夜总会过去，黎明终将到来，暂时忍住这口气吧！我们当然也不要那一点点什么东西。

第二天，伪县政府一个烂兵把一张烂牛皮拖来放在我家门口，丢下四甌^①茶叶，走了。看着地上那张发霉的牛皮，我两眼直胀

^①甌：计量单位词。一甌约十五斤。

得血红……

一九五一年，德格解放啦！红太阳升起在雀儿山上，照亮了高原的每一寸土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广大农奴从万恶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我们才彻底翻了身。我们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翻身了。那时，我的杨错刚好十五岁。民改一结束，党就把她送到县里的红专学校学习，送她到自治州的民族干部学校培养。在党的哺育下，她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后来，党组织又送她上了大学，还组织她们到各地参观学习，这次又去到毛主席身边参观。这些事，真是我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啊！

……

说到这里，孩子们抬起了头，一个个脸上挂着泪珠。我对他们说：“你们看，同是我的女儿，大女儿赞娜在旧社会受尽了苦难，被活活杀死，可是连掩埋尸体的地方也找不到一块；杨错在新社会，受到党和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真象那太阳下的青稞苗，节节上长。”杨错听我说到这里，抹了一下眼泪，激动地说：“这都因为有了毛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我们的今天呀！”我点点头说：“对啊，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了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一家今天的幸福生活呀！”一个姑娘连忙接着说：“也就没有我们广大翻身农奴的幸福！”孩子们的话真说到我心坎上啦！我对青年们说：“你们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蜜糖里泡大的，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你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好好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呀！”孩子们一个个点头答道：“放心吧，老阿妈，

我们一定记住你的话，当好革命接班人，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决不让那吃人的反动农奴制度复辟！”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又笑开了花。

雪肯的女儿上大学

日 珠

雪肯，就是专门打雪猪的人。

解放前，我们雪肯就靠打雪猪充饥。

那时候，寺庙反动喇嘛胡说，凡是有上牙的野兽都不能吃，也不能打；打这种野兽吃的人最下贱，最肮脏；这种人死后，只有下地狱。这些欺骗和恐吓，使得人们不敢随便同雪肯接近。雪肯从牧场过，不准挨近牛羊。因为他们欺骗群众说：“雪肯摸过的牛，公牛不长膘，母牛要乏奶，就是挤出奶子来也提不出酥油。”雪肯从村寨过，门前不能站，屋檐下不准歇，就是牛圈磨房，雪肯也不能住。有时候，遇到穷乡亲敢给一点帮助，那也谨慎得很啊！给一小勺糌粑面吧，也得远远地伸出手来，高高地倒进雪肯伸出去的破袋里。在那穷苦人都在刀尖上过日子的世道里，雪肯的苦日子就更加难熬了。那些坏家伙真是要把我们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穷苦人被农奴主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仍然有人顾不得凶险的诅咒，忍受着世间难言的辛酸，去打雪猪。打雪猪，只要一根棍子和一只狗就行了。雪肯们常常带着一顶烂帐篷，一口破锅，几个木碗，到处流浪。有的甚至连一口破砂锅也没有，打到雪猪，就找一块薄石板当锅，在上面烤来吃。

我们家从阿爸开始，就是雪肯了。

阿爸打了几十年雪猪，最后倒在雪地里了。他留下的，仅仅是一根棍子和一个木碗。阿妈、阿弟、阿妹和我，一家四口的生活就靠了这根棍子和木碗。我们一边找雪猪，一边讨口，辗转流浪在德格、邓柯和甘孜一带的荒原雪山上。在流浪途中，我结识了一个女讨口子。不久，我们的大女儿朵吉出生了。我又高兴又发愁，不禁默默地念着：“朵吉啊！你这雪肯的女儿，世间等着你的只有苦难、歧视和辛酸啊！”

有一天，我们又累又饿来到协庆，小朵吉一路哭着。在一个大帐篷附近的雪地里，几只狗正在撕扯一匹死马。我们急忙赶过去，想弄点马肉吃，小朵吉也可以不再哭泣了。我们刚刚走拢，那几只恶狗就张着大口向我们扑来，并大声咆哮。这时，帐篷里一阵骚动，出来一个身穿皮衫、肥头大耳的家伙，看样子是一个牧主。他扬起醉醺醺的眼睛打量了一下，就回过头嚷开了：“嘿，是雪肯同狗争死马哩！”一连串的怪叫和狞笑顿时从帐篷里传出，钻进我耳里，刺到我心中。这时，那几头恶狗吠得更加厉害，又气势汹汹扑来。我举起木棒打去，那牧主听到狗的惨叫，顿时提着鞭子就朝我打来：“你这臭雪肯，敢打我的狗，看我今天把你打死！”我一边挡住那几只恶狗，一边拉起阿妈，招呼弟妹和妻子迅速离开了这鬼地方。

我们强把仇恨咽下，一家人艰难地往前挪着步子。听到小朵吉的哭声，我心里真象刀割。“雪肯的女儿比牧主的狗都不如啊！”我想着、走着。突然，妻子惊叫了一声，我回过头去，只见阿妹倒在阿妈的怀里，两腿蜷曲到胸前，不住地抽搐。在这茫茫的大草原里，眼巴巴地望着阿妹离开了我们。

我们往前走啊，来到甘孜下扎科的桑珠寺边上，喇嘛们不准

我们住下。

我们又往前走。在离曲欧寺还有二十来里的地方，阿妈病倒了，我们就找了一个山洞住下。为了找点吃的，我同阿弟一道出去寻找雪猪去了。

直到黄昏，好不容易才打到一只雪猪。阿弟急忙剥皮，还没剥到一半，忽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从洞外传来，越来越近。只听到一个嘶哑的声音在喊：“相子，他们在这个山洞里！”接着，另一个乌鸦似的叫声响起来：“哪里来的雪肯，敢在神山打雪猪，给我滚出来！”我走出洞口，按住怒火道：“人都快饿死了，我们……”没等我说完，那相子就吼开了：“哼！什么？雪肯也算人？”几个喇嘛上来就要捆人，我怒火难忍，一手摔倒了一个。他们人多，死力把我抓住。阿弟冲出来，一脚就把一个家伙踢得蹲下去了。阿弟扭打了一阵，也被他们抓住。

第二天，寺庙喇嘛强迫我们去给经堂屋顶背泥巴，直到太阳偏西，我们才拖着沉重的两腿赶回山洞。

离山洞还老远，就听到隐隐的哭声。越是走近，哭声越是凄厉。我们顾不得浑身的疲乏，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钻进了山洞，眼前看到的是：阿妈已经僵直地躺在地上了。

阿弟激怒得浑身打颤，要冲出去找曲欧寺的相子拚命，被我妻子一把拦住。这时候，我只觉耳朵里“嗡”地一声之后，什么也不知道了。

荒原雪山那么大，可是雪肯死了还找不到一块葬身的地方啊！我们把阿妈的尸骨背到坡坎上，一个喇嘛跑来恶狠狠地骂道：“不许埋在神山上，快滚！”我们抬到山谷下，那家伙又撵过来：“瞎了眼啦！没看见前面就是牧主的庄房？”最后，我们只好悄悄把

阿妈的尸体抛到一条河里。……河水滚滚东流，那不是河水啊，是雪肯的仇恨和愤怒。雪肯的仇，苏奈雪山担不起！我们的恨，新路海子装不下呀！

在苦难和屈辱中，小朵吉慢慢长大了。看到孩子一天天懂事，我和妻子都感到欣慰。没想到，在她十岁上，突然得了麻疹，成天迷迷糊糊，我和小朵吉的阿妈心坎上就象扎上一把刀子那样绞痛。有时，她阿妈自言自语地叨念：“要是有人来看看孩子的病该多好啊！”望着妻子和女儿，我只有叹气：“门巴，是我们请得起的吗？就是有钱去请，他也不会给雪肯的女儿看病啊！”

野花在风雪里生，孩子在饥寒中长。拖了一天又一天，大约过了七、八天的光景，朵吉的病居然慢慢松了。孩子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回来，扎在我们心上的那把刀子算抽掉了。但是，想到小朵吉今后漫长的生活，心里还是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阳光灿烂照高原，我们藏族的穷苦人民跨进了新时代，伟大的民主改革，把我们为孩子担心的那块石头搬开了。

民主改革后，人民政府发给我们帐篷、牲畜、衣物和粮食。从此，我们在竹庆草原上定居下来，过去四处都不准落脚的雪肯，才算有了家啦！在庆祝民改胜利的大会上，朵吉一次又一次指给我看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我止不住眼眶里饱含着的泪水，激动地对女儿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要永远感谢他老人家呀！”

山花开放一朵挨一朵，幸福的生活一天更比一天新。我这个旧社会的“雪肯”，不仅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也一天比一天过得香甜啊！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女儿朵吉正在幸福地成长。在民

改斗争中，她加入了共青团。民改后，党组织送她去民干校学习。当我和她阿妈听说女儿学习回来要当门巴时，眼前一下又出现了女儿害麻疹时的情景。我们是多么希望有更多翻身农奴的门巴成长！一九六〇年，朵吉被分到县人民医院工作，雪肯的女儿当门巴了，我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一次，朵吉说到她自己怀着翻身农奴的深厚感情细心护理病员的情况时，我和她阿妈都赞许地点点头，对女儿说：“是呀，一定要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决不能忘本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我们翻身农奴心贴心！没多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开了旧大学的门槛，工农兵迈开了大步，跨进了大学的校门，雪肯的女儿上大学了。

“雪肯的女儿要上大学了！”这消息象惊雷一样在草原上炸开了。干部和乡亲们纷纷跑来祝贺。朵吉的阿妈乐得象年轻了许多。她对大家说：“雪肯的女儿要到省城去念大学，这不是做梦吧？”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说：“饥饿的肚子只会梦到糌粑，要是过去，做梦也不会梦到这么美的事哇！”党支部书记一把拉着她的手说：“不是做梦啊！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翻身农奴的一件大喜事，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来的呀！”书记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激动得老泪纵横，尽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乡亲们也同我们一道欢呼，这声音在欢乐的人群中，在翻身农奴的心坎上回荡。

女儿上大学去了。收到她从学校写来的信，想起了这个雪肯的女儿解放前所受的苦难和屈辱，我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记得有一次，女儿摔在雪地里，破砂罐在她脸上留下一条伤痕。现在，

这条伤痕已经看不见了，但是，过去的苦难一直刻在我心上。我回信给女儿，叮咛道：“孩子，你能去上大学，不容易呀。脸上的伤疤可以消失，农奴的苦难可不能忘记。你是代表广大翻身农奴去上大学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的权利。你一定要为翻身农奴争气，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光，坚决沿着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前进，将来作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门巴，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而战斗一辈子啊！”

革命路上永不停

巴 珍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入党了，乡亲们议论开来：

“阿嫗^①巴珍七十三岁入党了，真不简单呐！”

“雅砻江一浪推一浪，四季奔流不停息。我们的老巴珍也象雅砻江一样啊！”

……

听听乡亲们的话，我暗暗想，加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这个孤老婆子的美好愿望，是该高兴啊。但是，入党，这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我活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年间，在黑暗残酷的农奴社会里就度过了五十多年。是毛主席把我从农奴的苦难中救出来，指引我走上革命路，教育我懂得革命的道理，使我还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这真是一种无比的幸福啊！为了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停步，走过的路决不能忘记。

过去走过的路，一步一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前五十多年，每一个脚印都浸透了农奴的血泪；后二十多年，每前进一步都洒满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阳光啊！

乡亲们都知道我是个孤老婆子。水有源，树有根，我是怎样

① 阿嫗：即大娘。

成了孤老婆子的呢？

我小的时候，有阿妈、阿嬢，还有两个阿姐和一个阿弟，也是一家人啊。那时，我家是德格土司的差巴。阿妈养不活一家人，两个阿姐都被迫给农奴主家当了娃子。我小的时候，还清楚地记得，阿妈病得不能起床了，连翻个身也要我帮帮忙。乡亲们说阿妈害的是寒病，要惹人。拖了一些日子，阿妈的病越来越重，她不住地叨念自己的女儿。两个阿姐要回来看看阿妈，农奴主怎么也不答应，她们心一横，就跑了回来。我们几姊妹白天守着奄奄一息的阿妈，夜晚蜷缩在门口的乱草堆里听着阿妈痛苦的呻吟。在那黑暗的农奴社会里，差巴被土司吸干了血汗，害了重病，要想喝碗糌粑汤汤都不可能，哪里还有钱去请门巴看病啊。两天过去了，阿妈含恨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阿妈死后，我一个阿姐在一怒之下，奔西藏讨口去了。另一个阿姐惹上了阿妈的病，不久也就死去。阿嬢养不活小阿弟，没有法子，逼得将阿弟给了一家农奴主当终身娃子。那时候，我身边唯一的亲人就只有阿嬢啦。

跟着阿嬢流浪到九岁，我也被迫当了娃子。那时，我才九岁啊。每天放六、七十头牛，砍一驮子柴，还得背上一背。汗水流尽，筋骨累断，还常常遭到毒打。十五岁那年的冬天，我放的羊子被狼拖走了一只，想起农奴主那副凶相，我丢下羊群，跑到山上一个岩洞里躲藏起来。一天又一天，没吃又没喝，到了第五天，下雪了。我实在挺不住，就爬到洞口去舔地上的积雪。薄薄的一层雪花，哪能浇得熄胸中的怒火。被踩过的野草，会重新生长；遭迫害的孤儿，一定要生存。我爬到洞口，希望有人从山下路过。等了很久，好容易才看见一个放羊的阿叔。我已无力呼喊，就往

山下丢了一颗石子。那阿叔发现了我，才把我救了。

阿嬷看着我在农奴主家受苦，心里非常难过，总想设法让我跳出火坑。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她领着我逃走了。我们到白玉县一带流浪。过了一年多，一个从甘孜来转经^①的活佛却把我同阿嬷永远分开了。

记得那天，活佛一帮人上山转经，我们就住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身上穿的遮不住羞，看到一帮人往山上爬，我就钻进一个刺笆笼里躲起来。不料被活佛的老妈看见了，缠着阿嬷说好说歹，要我们一道到甘孜去。阿嬷勉强答应了。没几天，活佛的老妈又对阿嬷说，他们还要到山下转经，要我去帮他们烧茶，等转经完了，再来接阿嬷去甘孜。善良的阿嬷哪里知道那鬼婆子的黑心，就让我去了。下了山，那鬼婆子再也不提起上山接阿嬷的事，逼着我，踏着深雪，冒着寒风，迳直往甘孜去了。一路上，我哭啊，喊啊，他们就打我，骂我。在风雪中磕磕绊绊，终于被骗到了甘孜。从此，我永远离开了阿嬷，当了活佛家的娃子。

我成年后，先后带过两个孩子。大儿子泽呷才落地两天，活佛就强迫我下地干活。孩子无人管，屎里爬，尿里滚。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他捆在木桩上，再去下地。泽呷四岁的时候，小儿子邓呷出世了。我一个娃子，拖两个孩子，那苦情真是难说。

是给活佛当娃子的第四个冬天里，有一天，他们把我支得远远的去做活。等我傍晚回来，屋里只有我的小泽呷守着阿弟哇哇大哭。院子里乱糟糟的。一看，活佛家的人全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我惊诧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很是不安，又急急忙

^①转经：一种宗教活动，为了祈神免灾，人们一边念经文，一边绕着寺庙或麻柳堆转。

忙跑到屋里去哄娃娃。没过多久，忽然门外响起一阵惊鸣呐喊的声音，紧接着就钻进一个提枪的国民党匪兵，把我拖了出去。一个匪军官横眉勒眼吼道：“把东西交出来！”我一时懵懵懂懂，说：“我一个穷娃子，哪有什么东西呀？”那家伙口沫乱飞，破口骂人：“妈的，还装疯卖傻。活佛家藏的东西，你还不知道？”听这话，我有些明白了，大半是这些家伙同活佛家争夺什么东西。这些狗咬狗的事，见得多了。我不慌不忙地说道：“活佛搬家都不让我知道，他藏东西，我怎能知道？”那狗官红了眼马上叫一个匪兵从屋子里找来一把火香，伸到我面前，大声威胁：“看看这是什么？说不说？”“不知道！”我也没好气地说。那家伙怪叫一声，就扯开我身上披的羊皮，把燃得正红的一柱香杵在我背上。火烧皮肉，疼痛钻心。我气极了，大骂起来：“你们这些畜牲，你们不去找活佛，在我这个穷娃子身上逞什么威风？”那家伙看到在我身上榨不出什么东西，就把我拖到一间黑屋里锁了起来。屋里还关着另外一个年轻人，匪兵便把我和他的脚铐在一起。可怜我的两个儿子哭哭啼啼，听着哭声，我心痛得直颤。面对这一切，怎么不叫人怒火千丈！那年月，真不知道是怎么活出来的。

一个多月以后，我从黑牢里出来，我又被迫去给一家农奴主当娃子。这时，我的小泽呷拖得只剩下一身皮包骨头，不到九岁就折磨死了。我想，守着小邓呷，累死累活，也要把他拉扯大呀。可是，正当他成年的时候，又被寺庙害死了。

邓呷十二岁就被迫当了扎巴，长年累月都在帮寺庙驮脚。我的心全放在他身上了，好容易看到儿子长到了十八岁。我想，这下孩子算是成人了，当阿妈的心也踏实了。那里知道苦难仍然象影子一样跟随着我啊！就是那年的一天，儿子回家来说，庙里的管

家要他跟着到拉萨去。这话真象一个炸雷打在我头上。那晚，我守着他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我含着眼泪，怀着恨，把儿子送到雅砻江桥头。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望着远走的背影，心里盘算着他回来的时间。我眼巴巴地望啊，望啊！两个多月以后，传来的却是儿子的凶信，他是怎么死的，我从来没有弄清，也没有法子弄清。那年头，去拉萨拜佛驮脚的扎巴，一路上起早摸黑，忍饥熬寒，被迫侍候那些吸血鬼活佛、管家，许多人不是饿死、病死、冻死，就是被上层喇嘛打死哟！我的邓呷再也不会回来了，而我胸中的仇恨，也永远不会忘记。

万恶的农奴社会就这么夺去了我所有的亲人。从此，我孤苦伶仃，先后给农奴主郎加和木西两家当娃子。二十多年的娃子生活中，我的汗水流成了河，苦难堆成了山，可是到民改前夕，那黑心的农奴主还说我倒欠他十五斗粮食呢！我逃跑，我反抗，总想摆脱那苦难的深渊，但是那万恶的农奴制度就象一个无边的苦海，无论农奴们是逃、是跑，都逃不脱那罪恶的人间地狱。

解放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我这个孤老婆子才有了家。这是毛主席给我安排的啊！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翻身农奴带来好光景，真不知经过了多么困难和险阻才斗争得来的啊！

青稞扬花结子，是因为雨露的滋润，我们翻身农奴要当家作主人，世世代代不再做牛马，就得听毛主席的话，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懂得了继续革命的道理，我就想：“是毛主席让我过上了社会主义的好生活，我可不能坐着享福呀！没有毛主席，没有社会主义，我巴珍哪能活到今天啊！我要把毛主席给我的生命点点滴滴全用在革命上。”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干部和社员们都劝我当“五保户”，他们同情的话儿说一屋子，劝告的话儿说了一坝子，我怎么也听不进去。

“阿妮，反动的农奴社会夺去了你所有的亲人；解放了，你年纪老啦，集体该照顾你呀！”干部们这么说。

提起万恶的农奴社会，心里就充满了仇恨。干部们看出了我的心事，又继续劝说：“阿妮呀，你到底还是老了啊！”

“说我老，我可不承认啊。我想想老愚公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里讲了，愚公九十多岁还带领儿孙挖山不止，我比他还差一大截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学习老愚公。”

干部和乡亲们到底让我说服了。不过，队上还是硬要每天派人给我背水，照顾我的生活。我心里乐滋滋的，决心要把集体的事情搞得更好。生产队让我喂羊羔，我把羊羔都养成绒团团。后来叫我喂小猪，我把小猪儿都喂得油光光的。晒草的季节，我在晒场上忙。秋收的时候，我在田野里忙。地里那一片片金色的青稞，真逗人爱啊！我忍不住也拿起镰刀下地去帮助收割。干部们看见了，硬要我回去。我不肯，他们就要缴镰刀，没办法，我只得去做轻活。我天天拿着小扫把，沿着社员们运青稞的大道、小路和晒青稞的田边场院，把撒在地上的青稞扫起来，淘净，晒干，再交到保管室。去年和今年，我交到队上的粮食就有六、七百斤。看看大家都在抓革命，促生产，用丰收的成果回击林彪一伙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诬蔑和攻击，我哪里还闲得住呀！

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任何时候都要牢牢记住的大事啊！

记得一九七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呼地卷着雪花漫天

飞舞，我已经快睡着了。突然听到门外有许多人集合、跑步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任务，便翻身起来，鞋也没来得及穿就跑了出去。原来是公社接到区里的电话，说城南那边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逃窜到我们色西底来了，命令民兵马上出动搜捕。听说是捉敌人，我哪里顾得天寒地冻，就光着脚在风雪中奔跑。完成任务回来时，民兵们在队伍里发现了我。

“阿姬，你怎么也来了？”有人惊诧地问。我说：“捉敌人嘛，还不兴我来？”

有人发现我光着脚：“你看，鞋也不穿，冻坏了，扎破了，怎么办？”

“追敌人嘛，恨不得一下抓住。过去我当娃子，一年四季都没鞋穿。今天抓敌人，时间紧迫，哪还顾得上穿鞋呀！”

一个小伙子发现我两手空空，就插嘴进来：“阿姬呀，敌人手中有凶器，你空着两手，碰上敌人怎么对付？”

这一下，把我愣住了。“哼，他到底是敌人嘛，我捡块石头也要砸倒他！”我说。

听了这话大家都“哈”地一声笑了……

一九七三年，纪念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指示发表十五周年的时候，我高兴地要求参加民兵组织。可是他们一听就皱眉头。莫奈何，我就直接去找公社的武装中队长。中队长微笑着对我说：“阿姬呀，你老了，跑不动，拿不动枪，算了吧！”我接过他的话说：“你说过，民兵组织是搞阶级斗争，向阶级敌人专政，我是翻身农奴，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有我一份责任。我是老了。在那反动的农奴社会里，我过了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给我带来的一是穷，二是苦，三是恨啦！这都是由于枪杆子掌握在农

奴隶手里……”

中队长见我越说越激动，忙把茶碗递到我手里。我啜了两口，接着说：“今天我们翻了身，手中有了枪杆子。拿枪跑步我虽赶不上年轻人。但是，他们训练时，我可以烧茶，让他们一个个都专心搞训练。再说，青年人他们在新社会生，幸福里长，没受过阶级压迫，得有老一辈给他们讲讲呀！眼睛再好，心里不亮也打不准靶啊！……”我把想得到的理由都说了，直到他在名册里写上我的名字，才满意地走了。

批林批孔运动中，听说叛徒、卖国贼林彪诬蔑我们劳动人民只知道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肺都快气炸了。他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劳动人民心中装的是革命！我当然也想念我的儿子，他们是被旧社会害死的，怎么能够忘记？想起他们，我就想起旧社会的罪恶；想起他们，我就更要积极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倒是巴不得我们只管自己，不管阶级斗争，不搞革命。他的奸计骗不了我们。他越是怕我们革命，我们越是要坚决革命，不断革命，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斗到底，用实际行动来回击他对我们劳动人民的诬蔑。

怀着坚决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我又一次向党组织申请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我的申请得到上级党组织批准时，我热血直涌，浑身感到有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党章里说：“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把这话牢牢记在心中。为了不再遭受农奴社会的侮辱与损害，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我要献出我的一切！

格桑花开永朝阳

赤乃彭措

夏天，繁星点点，象无数颗珍珠嵌在天空，闪闪发光；草原上，阵阵凉风吹来，使人感到格外清爽。这时候，参加政治学习的社员们，都陆陆续续来到民办小学的帐篷里。年轻人坐在一起，高声学唱革命现代戏中的唱段；老年人坐在一起，议论着队里队外的为人好事。帐篷里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晚上主要是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大队支部安排，要我结合自己的家史，讲讲有关阶级斗争的问题。

大卖国贼林彪，为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曾经捡起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大肆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真是反动透顶！在旧社会里，我们农奴同农奴主之间，决不是什么因为“斗”了才成为仇敌，而是因为农奴主对我们农奴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我们农奴才不得不起来斗争。更不是什么只要“和”了就会成为“朋友”，你越“和”，农奴主就越要把你往死里整。所以，农奴同农奴主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啊！

记得我七岁的时候，家里的苦日子实在难熬，阿妈就叫我跟阿舅去挖金。听说挖金，我欢喜得跳了起来。心想：“这下可好了，有了金子，可以买到盐巴、茶叶和糌粑，可以还土司家的债了。”

大雪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到处是白茫茫的。我跟着阿舅来到荒芜的夺窝沟。这里哪是什么挖金的地方，简直是一座人间魔窟。排排金洞，就象张着血盆大口的吃人猛虎；闪烁着昏暗的松明灯，好似双双饿狼的绿眼。在头人彭错郎加的帐篷门口，恶狗伸出长长的红舌头，见人就“汪汪汪”地狂吠。

春天的最后一场大雪过去了，气候渐渐暖和起来。天还没有亮，金工头就把我们从破毡垫上赶起来，提着牛皮鞭子，横眉瞪眼，站在湿漉漉的金洞门口，把一群群衣衫褴褛、还未成年的金娃子赶进阴森森的金洞里。

我跟在阿舅后面，踩着齐膝深的泥浆水，躬着腰杆走进漆黑的金洞子，心里“咚咚”地跳。洞子很深，又没有灯光，只好边摸边往里面钻。头碰出了血，脚划破了条条伤口。我忍着剧痛，用手握着小铁锄吃力地刨着矿碴。装满一筐粗砂，就拴在背上爬出洞来。粗砂不满筐，金工头的鞭子就劈头盖脑地打起来。

一个月劳累过去，管家一算账，佯说我和阿舅的工钱可以分到六分金子。那天，我们去领金子。一进帐篷，看见头人彭错郎加盘腿坐在毡垫上，一脸横肉，正在啃牛肉。他一见我们，放下牛肉，慢吞吞地问：“作雪猪的还不快去钻洞子，到这来干什么呀？”

阿舅惊诧地回答：“不是让我们来领金子吗！”

彭错郎加两眼一瞪，说道：“兔子想吃老熊的肉，没有那么容易。你们来挖金的金租还没够，就想分金子！？”

我愤怒极了，握紧小拳头，真想冲上去把这吸血的豺狼揍一顿。可是，阿舅拦住了我，继续同彭错郎加争辩。

在反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哪有农奴说话的权利啊。彭

错郎加不容阿舅争辩，提着鞭子乱抽乱打，然后叫金工头把我们拖出帐篷。阿舅不停地咒骂头人彭错郎加，我真恨死了这个狠毒的家伙。

又一个月过去，好不容易熬到分金子的时候，管家说我们可以分到七分金子，但这七分金子放进彭错郎加的秤盘，仍说不够两人的金租。阿舅气极了，冲上前要夺回金子，反被彭错郎加一掌打在地上，看着这种情景，我的一对小拳头都快要捏出水来。

为了活命，我同阿舅又辛辛苦苦了一个月。这时，我的腿已开始溃烂了。这个月除了六分金租外，还剩两分，心想：这两分金子拿回家去可以添补点茶叶，买点盐巴。哪晓得金子往头人的秤盘里一放，还是说不够两人的金租。我气得实在忍不住了，眼里射出火来，冲上去在彭错郎加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家伙“阿喇”一声尖叫，狗腿子们立即上来，把我打得半死。

这一下，惹了大祸，狠毒的头人竟带着狗腿子抢走了我家仅有的几头牛羊和帐篷。

牛有圈，鸟有窝，我家什么也没有了。阿妈和阿舅带着我跟阿弟，踏着白雪覆盖的大地，含恨离开了这虎狼横行的毛垭坝。我一边走，一边对阿舅说：“等着吧，当格桑花再开的时候，我一定要回来报仇！”

雅砻江的流水，涨了五次又落了五次，马鞍山的树叶青了五次又黄了五次。我同阿舅、阿妈在新龙、乡城、稻城一带整整讨口了五年。

我十三岁那年，我们回到了毛垭坝，乡亲们帮助我们垒起了一个草皮棚棚，还送给我家两只山羊。彭错郎加听说我们回到了毛垭坝，便带着人马闯来，气势汹汹地说：“鸟飞了要回林，兔

子跑了要回窝。你们跑得掉吗？欠的金租，赶紧交还！”阿舅一听这家伙是来催收金租的，便忿忿地说：“哼！谁欠你的金租？你吸干了我们的血汗，抢走了我们的牛羊和帐篷，你这贪馋的豺狼……”那家伙一听，跳起八丈高，“快给我打！”狗腿子把阿舅毒打了一顿，并且把乡亲们送给我家的两只山羊也抢走了。

阿舅按捺不住怒火，他用力地撑起身子，一步一拐地向外走去。

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同另外两个阿叔摸进了彭错郎加的帐篷，没料到那只癞皮狗不在家，只把他那象肥猪样的女人结果了。

消息一传开，毛垭草原顿时沸腾起来。穷人们心里暗暗高兴，土司头人都惊惶失措，四处张罗。一队马队跑过去了，又一队马队跑过来，搅得整个毛垭草原乌烟瘴气。

四天过去了，彭错郎加带着狗腿子跑遍了毛垭草原，查遍了每个帐篷，仍然没查到结果。

狡猾的彭错郎加，绞尽脑汁地思索着一个又一个娃子。他看着手上留下的伤疤，想起我阿舅那双满含仇恨的眼睛，最后，他把怀疑集中到阿舅身上。

一天，土司派出大队人马抓走了阿舅，给他戴上木枷、手铐、脚镣，还觉得不放心，又找铁匠把脚镣钉死。阿舅尽管受尽种种酷刑，可是，他连吭都没有吭一声。过了些日子，这群野兽就在一个傍晚，穷凶极恶地抽去了阿舅的脚筋。

当天晚上，一个穷苦的老阿尼把阿舅背了回来。一家人见他满身血迹，遍体伤痕，又被抽了脚筋，都放声大哭起来。阿舅却抑制了哭声，咬牙地说：“彭错郎加这只恶狼，经常逼租、吊打我们，

抢光我们的家产，今天又抽了我的脚筋，这个仇一定要报！如果我不死，就饶不过他。如果我死了，你们兄弟一定要报这个仇啊！”我安慰阿舅说：“放心吧，你的伤一定会好的。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三个月以后，阿舅的伤势渐渐好转。他看到一家人在一起讨口，日子太难熬了，便对阿妈说：“你带着小阿侄去下坝讨口，我带着赤乃彭错去木拉，边讨口，边养伤。”这样，我就跟阿舅走了。同阿舅一起杀掉彭错朗加女人的那两个阿叔，也一道到了木拉。

怀着旧恨新仇的阿舅，在木拉养好伤后，便同那两个阿叔又摸回毛垭坝，准备去杀掉彭错郎加。

在木拉，我独自天天盼阿舅回来。每天，从东方发白望到太阳落山，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见他们回来。日子一天挨一天，我再也不能等了，就悄悄跑回了毛垭坝。一打听，哪里知道阿舅他们没有报到仇就被土司抓住，绑在柏枝树上枪杀了。

这个晴天霹雳，激起了我无比的仇恨烈火，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嘱咐：“如果我死了，你们兄弟一定要报仇啊！”为了报仇，我把心一横，一口气又跑回木拉。

毛垭土司哪肯放过我这个“祸根”，立即派人到木拉把我抓了回去，给我戴上木枷和脚镣，关在邓恩寺的水牢里。

这是个四丈多深的黑牢，污水淹过膝盖，周围又臭又湿，拉屎拉尿都在里面。土司怕我跑掉，还在洞口上架起木头，铺上草，派人睡在上面守着。就这样，我在水牢里熬过了四个月，脚泡烂了，腿泡肿了，昏倒了不知多少次。有一天，他叫人把我吊起来，带到一个帐篷里拷问。他假惺惺地说：“你年纪还小，如果你承

认是你阿舅杀了我家的人，同意赔偿命价，我就放了你。”我看透了他的诡计，愤怒地回答：“你是毛垭土司的人，有钱有势，你想打死谁就可以打死谁。是谁杀死你家的人我不知道，只知道我阿舅是你杀死的，身子捆在树上，血流在地下，这是毛垭坝的人都看到了的。你杀了我阿舅，还要我赔偿命价，哪有这个道理？”那家伙一听暴跳如雷，站起来东转西转，赶忙叫人把我带下去。于是，我又被关进了水牢。

农奴主的心真比豺狼还狠，比蛇蝎还毒啊！土司、头人把我的脚泡烂了，腿泡肿了，他们还不死心，定要抽掉我的脚筋。

他们下毒手的那天，把我从黑牢里提出来，押到河边。无量河边风凄水咽。大小头人全副武装，站在土司两旁。河滩上已躺着七个人，他们的脚分别捆在七对木桩上。我被彭错郎加拉到另一对木桩前，他一脚把我踢倒，就叫狗腿子用牛皮绳把我双脚牢牢捆在木桩上，大小头人一齐鸣枪示威，刽子手们便象疯狗一样扑向每个受害人的面前……一会儿，大小头人一声吆喝，便簇拥着土司大摇大摆地走了。

受害的穷苦人一个个都被亲人背走了。河滩上只剩下了我一人，坐不起来也爬不动，终因流血过多昏死过去了。等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一位贫苦的老阿尼的帐篷里。经过老人的精心照顾，伤已渐渐好转。不多久，阿妈得到信，马上赶回了毛垭坝。她一看见我，就把我紧紧抱着，一会儿，只见她嘴唇咬出血来。

穷乡亲们见我家一无所有，便找来几块烂毡子，帮助搭了个小帐篷。由于我两条腿在水牢里泡坏，又惨遭酷刑，伤口受了感染，渐渐溃烂，再也站不起来了。

半年过去了。我要报仇的心更迫切了，在阿妈、阿弟的照护

下，我天天练习走路，不知跌倒过多少次，痛昏过多少次，渐渐地可以走动了。

为了避免再遭土司头人的迫害，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阿妈带着我和阿弟又逃出了毛垭草原，过着天当被子地作床的流浪生活。后来，我们流浪到了昌都。在那黑暗的农奴社会里，同我们作伴的只有一个烂木碗和草原上开放着的格桑花……

一九五六年，我们在昌都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康巴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差巴、娃子都起来抗差抗债，反对土司头人。不久，又听说毛垭土司抗拒民主改革，在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中，被金珠玛打死了。我日日夜夜盼望要杀死那伙吃人的野兽，想不到金珠玛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我决心要去找亲人金珠玛。

在格桑花开遍草原的时候，我们一家从昌都回到了毛垭坝。这时，我们县的平叛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我给金珠玛送情报、带路、驮运物资，干得非常起劲。

一天，我找到工作队的同志说：“我要参加金珠玛，保卫毛主席，保卫我们祖国的边疆！”上级根据我的身体情况，把我同爱人一起派到军马场去当放牧员。

在军马场，我们受到党和亲人金珠玛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对养马工作更加热爱。雨季，是牧草最旺盛的季节，我风里来，雨里去，白天黑夜放牧。看到马儿一天天壮起来，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草原上的牧草绿了七次，格桑花开了七次，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连续七年被评为五好放牧员。

一九七一年，军马场搬迁阿坝，领导上考虑到我的身体情况，就让我转业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党组织把我派到一个阶级斗争复杂的奔戈乡二社去工作。我想：这里过去是毛垭土司的老巢，工作做得好与坏，对整个毛垭草原影响很大。我满怀信心地到了这个合作社。我一去，阶级敌人就拿颜色给我看。有一次，合作社要给国家交售牦牛，阶级敌人就趁机煽动极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把瘦牛、小牛卖给国家，把膘肥体壮的牛留下来分。我知道后，立即赶到牧场去，给牧民作思想工作，组织大家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同大家一起学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广大牧民提高了觉悟，就挑出最肥最大的牦牛卖给国家。

一九七三年夏天，正是格桑花盛开的季节，毛垭草原在筹备成立人民公社。可是，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想方设法要进行破坏。有个反动牧主暗地里造谣：“人民公社要收自留牛，自留马，要饿死人，无量河的死人坑里要填满尸体……”妄图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我就同群众一起对这个反动牧主进行了揭发斗争，用奔戈解放前后的变化，有力地说明人民公社是藏族人民的一条金光大道，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我们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的道路。阶级敌人的谣言破产了，人民公社很快就成立起来。

可是，阶级斗争并没熄灭啊。成立人民公社后，阶级敌人又煽动极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把集体的奶牛牵走了，有的用坏奶牛换了集体的好奶牛。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合我们公社现实阶级斗争的情况，狠批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用毛垭草原解放前反动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残酷统治，同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作对比，教育广大翻身农奴认清农奴社会的反动本质，坚决不许它复辟。群众觉悟提高了，

大家都起来刹住了阶级敌人煽起的歪风。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更清楚地认识到：卖国贼林彪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就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方面恶意挑拨革命队伍内部的关系，否定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是这一“斗”就都成了仇敌，妄图分裂党，分裂群众；另一方面要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同农奴主阶级结成和平共处的“朋友”，来掩护他们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讲到这里，社员们都议论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我们翻身农奴的命根子啊！”

“为了不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牢记阶级斗争这个纲！”

……

草原上的格桑花没有阳光不会开放，翻身农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翻身农奴永远不忘旧社会的苦难，无比珍惜新社会的幸福。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我们都是永远向着红太阳开放的格桑花。